

责任编辑 赵 英

封面设计 卫 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鉴赏大典/夏于全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1074—284—1

I .唐... II .夏... III .唐诗—鉴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768 号

唐诗鉴赏大典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北京市平谷县玉福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50 20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74—284—1/I·27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990.00 元 (全十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第五卷目录

杜甫

《望岳》(岱宗夫如何)	(3)
《画鹰》(素练风霜起)	(6)
《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	(9)
《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	(12)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	(16)
《送孔巢父谪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巢父掉头不肯住)	(21)
《魏将军歌》(将军昔著从事衫)	(24)
《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	(27)
《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	(33)
《兵车行》(车辚辚)	(35)
《前出塞》九首	(40)
(戚戚去故里)	(40)
(出门日以远)	(42)
(磨刀呜咽水)	(44)
(送徒既有长)	(45)
(迢迢万余里)	(47)
(挽弓当挽强)	(48)

(驱马天雨雪)	(50)
(单于寇我垒)	(51)
(从军十余年)	(53)
《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	(54)
《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	(58)
《后出塞》	(62)
(男儿生世间)	(62)
(朝进东门营)	(65)
(古人重守边)	(67)
(献凯日继踵)	(70)
(我本良家子)	(72)
《自京赴奉先肥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	(74)
《月夜》(今夜鄜州月)	(86)
《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	(89)
《悲青坂》(我军青坂在东门)	(91)
《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	(93)
《春望》(国破山河在)	(97)
《北征》(皇帝二载秋)	(101)
《羌村》三首	(114)
(峥嵘赤云西)	(114)
(晚岁迫偷生)	(116)
(群鸡正乱叫)	(119)
《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	(121)
《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	(123)

《至德二载 ,甫自京金光门出 ,问道归凤翔。 乾元初 ,从左拾遗移华州掾 ,与亲故别因出 此门 ,有悲往事》(此道昔归顺).....	(125)
《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	(127)
《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	(130)
《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	(133)
《新安吏》(客行新安道).....	(136)
《潼关吏》(士卒何草草).....	(141)
《石壕吏》(暮投石壕村).....	(144)
《新婚别》(兔丝附蓬麻).....	(148)
《垂老别》(四郊未宁静).....	(153)
《无家别》(寂寞天宝后).....	(157)
《佳人》(绝代有佳人).....	(161)
《梦李白》二首	(164)
(死别已吞声).....	(164)
(浮云终日行).....	(167)
《秦州杂诗》(莽莽万重山).....	(170)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山).....	(173)
《不见》(不见李生久).....	(175)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	(177)
《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	(183)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二首	(185)
(黄四娘家花满溪).....	(185)
(黄四塔前江水东).....	(188)

《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	(189)
《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	(191)
《水槛遣心》(去廓轩楹敞).....	(195)
《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	(197)
《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	(200)
《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	(203)
《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	(205)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	(207)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	(21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	(213)
《将赴成都草堂 途中有作 先寄严郑公》 (常苦沙崩损药栏).....	(216)
《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	(218)
《别房太尉墓》(他乡处复行役).....	(220)
《宿府》(清秋幕府井梧寒).....	(222)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国初已来画鞍马)	(224)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将军魏武之子孙).....	(229)
《绝句》.....	(235)
(江碧鸟逾白).....	(235)
(两个黄鹂鸣翠柳).....	(236)
(二十一家同入蜀).....	(239)
(殿前兵马虽骁雄).....	(240)
《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	(241)

《八阵图》(功盖三分国).....	(243)
《负薪行》(夔州处女发半华).....	(244)
《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	(247)
《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仄旌旗愁).....	(250)
《秋兴》八首	(252)
(玉露凋伤枫叶林).....	(252)
(夔府孤城落日斜).....	(254)
(千家山廓尽朝晖).....	(257)
(闻道长安似弈棋).....	(259)
(蓬莱宫阙对南山).....	(261)
(瞿塘峡口曲江头).....	(263)
(昆明池水汉时功).....	(265)
(昆吾御宿自逶迤).....	(267)
《诸将五首》.....	(270)
(汉朝陵墓对南山).....	(270)
(韩公本意筑三城).....	(272)
(洛阳宫殿化为烽).....	(274)
(回首扶桑铜柱标).....	(276)
(锦江春色逐人来).....	(278)
《寄韩议注》(今我不乐思岳阳).....	(280)
《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	(284)
《咏怀》五首	(287)
(支离东北风尘际).....	(288)
(摇落深知宋玉悲).....	(290)

(群山万壑赴荆门).....	(291)
(吴主窥吴幸三山峡).....	(294)
(诸葛大名垂宇宙).....	(295)
《偶题》(文章千古事).....	(297)
《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	(306)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309)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	
.....	(313)
《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	(318)
《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	(321)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	
.....	(326)
《岁晏行》(岁云暮矣多北风).....	(328)
《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	(331)
《小寒食舟中作》(佳辰强饭食犹寒).....	(333)

杜 子 美 像



杜甫画像

——〔清〕《历代名人画像》

杜 甫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遯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馈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

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望 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是诗人现存诗作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作品。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赴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第而归，于是飘游于齐鲁大地，此诗即是作于这一时期。诗中描写了泰山的雄伟、秀丽、壮观的景象，抒发了诗人青年时期积极向上的进取情怀。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以问句开头，出语即抒发惊叹仰慕之情，独出机杼，引人入胜。泰山到底怎么样呢？诗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它苍翠的山色无穷无尽，横亘在齐鲁大地，美不胜收。岱是泰山的别名，又因泰山是五岳之首，故曰岱宗，说岱宗而不说泰

山，体现了泰山在五岳之中的独尊地位。“青未了”三字写出了泰山的外形特征，给人以鲜明的整体印象，同时又是紧扣诗题中的一个“望”字，突出了诗人远望泰山所获得的直观视觉感受。诗人写泰山之势，避繁就简，以囊括千里的磅礴气势，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开阔苍茫的“泰山远景图”。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泰山凝聚着大自然的神奇秀美，把山南山北分成了明暗不同的两个世界。此联进一步写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造化”即天地或大自然。“钟”，聚集，汇集。一个“钟”字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送给了泰山。“阴阳”指山北山南，山北为阴，

山南为阳。由于山高，以致山的南北两侧昏晓有别，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割”字，写出了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泰山自己，是它以自己的高峻主宰了南北两侧的昏晓状况。诗人如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古往今来的无数文人墨客以及帝王将相在它面前拜倒。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泰山云气缭绕，浩茫无边，放眼望去，令人胸怀激荡；张目极视，但见天边归来的鸟儿一只只没入了山中。此联写云雾笼罩下的泰山所呈现的神奇景观，那云雾虚无缥缈，若隐若现，像是蓬莱仙界的仙气，让人心旷神怡。天边的鸟儿归来更给这神奇的景观增添了活力，鸟儿一只只没入山中正是泰山包容万象的博大胸襟的体现。“决眦”二字甚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面前像着了迷似的，想把这一切看个够，看个明白，因而使劲儿地睁大眼睛张望。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站在绝顶上，将四周那些低矮渺小的众山尽收眼底。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不仅气魄宏大，而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虽然科场失利，但诗人并不气馁，并在漫游中开

阔了眼界，充实了阅历见闻，增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信心和决心。“众山小”化用了《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句意，既生动地展示了泰山巍峨高峻的五岳至尊气势，更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藐视一切的自信。

此诗格调高昂，句奇语重，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全诗由远望至近观，由南到北，由朝至暮，层层递进，气象万千，表现了泰山的雄浑与博大，使人读来无不惊叹于泰山神奇秀美的丰富内涵。篇末“一览众山小”更是语出惊人，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山河和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情怀。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多么的精妙奇绝。

夏于全

画 鹰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拟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这首诗是诗人早年的作品，大约作于开元末年。在诗中，诗人以精炼形象的语言对画中鹰矫健善搏、卓尔不群的形象作了细腻的描述，抒发了自己愤世嫉邪、不畏强御、积极奋发、亟欲有所作为的思想情怀。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素练，即白绢，此二字点明诗中之画是一幅绢画。诗人开篇极为讲究，他力图让读者乍一看来不是在写画中之鹰，而是写现实生活中的鹰，故起笔极为飞动。用来画鹰的白绢本来是静止不动的，但一句“素练风霜起”，画鹰威猛如挟风霜而起，使整个画面一下子鲜活飞动起来。为什么会“素练风霜起”呢？原来是“苍鹰画作殊”，即画中的苍鹰画得实在太不一般了；

“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擫，挺立，耸立。画中鹰耸身挺立像要掠取狐兔似的，而它那侧目而视的神态又恰似凝神思虑的猢猻。“愁胡”二字典出孙楚《鹰赋》：“深目蛾眉，状如愁胡。”“胡”即猢猻。此联描绘形象逼真，很有立体感。一个“擫”字，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画中鹰欲展翅一搏的气势和雄姿。“愁胡”二字更使画中的苍鹰显得生动传神，给人以极强的真实感。

“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绦，丝绳。镞，金属制的圆柱。轩楹，即廊柱。此两句大意是说：悬挂在廊柱间的画中鹰光彩照人，简直可以直接伸手摘取。那活

灵活现的样子，真可以呼唤去打猎。在此联中，诗人大胆假设说一旦把系鹰的绳子摘掉，廊柱上的苍鹰立即可以被呼唤去打猎，这就把苍鹰那种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战斗的雄姿刻画得颇具风采，让人刮目相看。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神采焕发的苍鹰如果让其展翅飞翔，去搏击那些平庸的鸟类，那些凡鸟的毛血一定会洒遍郊原。“何当”即何时才能之意，寄托了诗人的满怀期望。

杜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写过很多题画诗，无论数量与质量，终唐一代，鲜有出其右者。此诗章法严谨，形象生动，诗人以苍劲奔放的笔力，于静中营造出一种雄浑飞动之势，并借助于“起”、“掬”、“摘”、“呼”、“击”、“洒”等动词，把画中鹰描绘得英姿勃发，势如搏击，简直可以呼之欲出，读来让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画中的苍鹰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英俊奋发欲有所作为的有志之士，只要它一出现，就意味着大批有志之士得到朝廷重用，那么那些误国的庸人，即“凡鸟”就只有灰飞烟灭，社会将更加稳定和繁荣。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早年的杜甫从“开元盛世”这一鼎盛时期已看到了一些由盛转衰的迹象，比如李林甫专权等，因此亟欲有所作为的他迫切希望朝廷中能出现理想的正直的雷厉风行之士来革除这些弊端，故而借助于“画中鹰”发出了“何当击凡鸟，毛血

洒平芜”的期望之声。

夏于全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是一首咏马诗，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诗的前半部分论胡马骨相之异，后半部分写其骁腾无比的性情。诗人以马喻人，表达了对房兵曹的赞誉，同时亦有自勉之意。房兵曹，名字及生平不详，估计是诗人的一位好友。兵曹：官职名，即兵曹参军事的简称，唐代大的州叫府，府下设兵曹参军事，主要职责是辅佐府的长官管理军事。胡马泛指出产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宝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大宛，是汉代西域国名，以盛产良马而闻名。首联大意即：房兵曹的这匹马是一匹产自大宛国的名马。它那精瘦的筋骨像锋刃一样突出分明。此联交待胡马的产地，概括描写其与众不同

的骨相，诗人把胡马的筋骨比作锋刃，可见胡马的骨骼是多么瘦硬清劲，引人注目，内行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匹与众不同的骏马。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批：削。峻：此处指马耳的尖锐。此联大意为：它的双耳如斜削的竹片一样尖锐，跑起来四蹄生风，好像蹄不践地一样。“竹批”二字突出了胡马的神骏，因为古代的相马书上说双耳尖削正是千里马的标志。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一跑起来便轻如风举，十分快捷。此联点明了房兵曹的这匹马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马奔驰起来，从不

以道路的空阔辽远为难，骑着它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驰骋沙场，逾越险阻。托死生：即危难之时，可将生命托付良马。此联双管齐下，既言其日行千里之才，更言其危难护主之德，如此德才兼备之良马实属罕见，能拥有这样一匹好马真是万幸之中的万幸。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此联借马誉人，勉励房兵曹应借助此好马立功疆场，大意即：你拥有如此快捷、堪托死生的好马，真可以横行万里，为国立功了。

在这首诗中，诗人紧扣日常生活中相马的要素及要点来写房兵曹之胡马，把胡马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一位丹青妙手为我们勾画点染了一幅气韵鲜活的“骏马图”，读来真切可感。诗人在借马喻人，勉励友人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那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远大志向与抱负，体现了青年时代的杜甫迫切希望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夏于全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
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此诗当是杜甫于天宝年间追忆友人饮酒旧事而作，具体年代不详。诗人以赞赏的语气描写了时人所推许的“饮中八仙”的饮酒风采。八人皆嗜酒，但个性不同，所以表现各具特色。诗歌对其描摹可谓穷形尽相又各有

千秋，读来情趣盎然。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知章：贺知章，会稽永兴人，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醉后属辞，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上疏请度为道士，还乡里。似乘船：样子好像乘船。因吴人善乘船，故以此比。眼花：醉眼昏花。这两句的大意是：贺知章喝醉后骑着马像乘船一样左摇右晃，醉眼昏花，一不小心就跌进了井里，在水中睡着了。这一部分极摹贺公狂态。骑马若乘船，言其自得；落井且成眠，言其醉后忘躯之不羁。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阳：皇帝长子璿，封汝阳王，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朝天：朝见天子。麴车：装酒麴的车。移封：改换封地。酒泉：酒泉郡，因其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这三句诗的大意是：汝阳王璿每天要先喝酒三斗，然后才去朝见天子，在路上碰到装酒麴的车就馋得口水直流，恨不能改换封地到酒泉郡去任职。三句话生动地刻画出了汝阳王好酒之甚。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指李适之。其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与李林甫争权。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太保。与亲友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

个来？”七月，贬宜春太守，仰药而卒。衔杯：指喝酒。乐：喜爱。避贤、乐圣：皆出自李适之诗。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贤”，此是双关，既指酒又指代李林甫。这三句诗的大意是：左丞相李适之每天要花费万钱喝酒，喝起酒来就像长鲸要把江河喝干一样，罢相以后仍然每日以饮酒为乐。这一部分言李适之之好酒。“费万钱”，言其奢侈；“饮如长鲸”，言其豪饮；“乐圣”、“避贤”是引其诗句，说其爱酒胜过权力和地位。

“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宗之：崔宗之，日用之子，封齐国公。尝谪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萧洒：即潇洒，洒脱无拘束。白眼望青天：形容其傲岸的样子。皎：洁白。玉树临风：形容其醉后姿态摇曳而光彩照人。这三句诗的大意是：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美少年，酒席上他洋洋举杯，醉后眼神迷离，心比天高；白皙英俊而又微带醉意的神态，宛如玉树临风。这里生动描写了崔宗之的神态和风姿。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珣之子，少有奇才。举进士，先天年间为中书舍人。玄宗监国，诏命苏晋及贾曾定稿。屡进谏，天子嘉允。历户、吏二部侍郎，终于太子庶子。长斋：长期斋戒。绣佛：指画的佛像。逃禅：指违背佛教的清规戒律。这两句的

大意是：苏晋曾长期斋戒，佛像就挂在堂前。但由于戒不了酒而常常触犯佛教的清规戒律。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天宝初，至长安，经贺知章引见被玄宗下诏供奉翰林。玄宗坐沉香亭，欲得白为乐章，时白与饮徒醉于市。召入，以水喷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甚爱其才。玄宗又尝泛舟白莲池，白不在宴。帝召白作序，时白已酒醉翰林院，帝命人扶以登舟。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李白好酒，喝一斗酒能作诗百篇，整日里不是醉卧市上酒家就是醉卧翰林院，有一次皇上召见他赋诗作序，已喝得酩酊大醉的他被扶上船后，即妙笔生花，写出了优美的诗文，因此自称是酒中神仙。这一段生动地写出了李白的狂放、潇洒及敏捷的才思。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著名书法家，善草书。吴郡人，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瞬间即成，其书变化无穷，若有神功，人称“草圣”。脱帽露顶：形容其醉后不拘礼节的样子。如云烟：形容其书法之飘逸和变化无穷。这三句的大意是：张旭因酒后写狂草而被誉为“草圣”，每当醉后，不顾王公大臣在面前，摘下帽子，露出头顶，然后在纸上挥毫疾书，其字苍劲、飘逸，如云行纸上变化无穷。这一段刻画了张旭好酒而多才，狂放

而潇洒的性格。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焦遂：布衣之人，开元中为陶岷客，与陶岷等共载游山水。卓然：精神振奋。四筵：四座。这两句诗的大意是：焦遂五斗酒下肚后依然精神焕发，高谈阔论，思路清晰，四座都为之惊讶。此段言布衣焦遂不但酒量大，而且须借酒方能淋漓尽致地挥洒其口才及学识。

这首诗描述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一人一段，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内容上，描写八位酒中之仙各尽其生平之醉趣，似铭似赞，十分生动；文字上，如云在晴空，纵横开合，舒卷自如；结构上，合之共为一篇，分之各成一章，为作者所独创。全诗飘逸、潇洒，行文如风行水上，字里行间透露着仙灵之气，读来心气清爽。这种风格的诗在杜诗中是不多见的。

朱立春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掌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一年（752）秋。此时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相，而李又妒贤嫉能，以致朝纲失统，政治混乱，危机四伏。诗人借这首诗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情。慈恩寺，在长安东南，原是隋代无漏寺故地。此诗是贞观十二年（646）唐高宗做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故名慈恩。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为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和尚所建。

这首诗可分为四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五到八句为第二部分，九到十六句为第三部分，剩下的为第四部分。

第一部分写诗人刚登上塔楼时的感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高标即指塔，不言高

塔而言高标，是极言塔势之高，好像横空出世，插入云霄。站在上面，烈风刮个不停，让人读来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诗人用“跨”字与“苍穹”相配，再恰当不过了，苍穹，形容天空像穹窿一样，因而用“跨”，就好像骑在马背上一样形象。此两句蕴含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烈风象征着李林甫之辈种种扰乱朝纲的倒行逆施之举。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诗人不是超然出世之士，一向以忧济天下为己任，所以登上塔，目睹烈风肆虐，不觉忧从中来，百感交集。第一部分以登塔起兴，以塔之高突出时事之险危，以烈风无时休暗示危机爆发前的征兆。诗人目睹朝纲失统，奸臣当道，国家危机四伏的现状，登斯塔也，甚觉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部分，极写塔之构建极其雄伟，巧夺天工，为下文感叹时事烘托环境气氛。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象教”即佛教。“冥搜”即探幽，探微索隐，寻根究底。意为：现在才知道佛教潜移默化的威力，可以让人从中感悟到世间万物的因果变化，来龙去脉。这就为下文追述朝纲混乱的缘由埋下伏笔。接下来是写在塔中行走的感受。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掌幽。”诗人登塔时，在塔中沿石级而上，倍感幽暗，如同穿走于蛇洞，等绕过塔内犬牙交错的梁栏，来到顶层时，顿觉豁然开朗，极目四

望，视野竟是如此开阔。此两句暗寓了当局（朝）者迷，旁观者清之意。

第三部分写诗人站在塔上所见，寓情于景。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诗人大胆想象，站在塔顶，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就在北窗外，好像听到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此两句和首句“高标跨苍穹”相照应，极言塔顶之高。这和李白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有异曲同工之妙。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此处引用典故，描写登临时黄昏景色。羲和是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神，“鞭白日”，意为太阳走得太慢，鞭策它快跑；少昊是传说中黄帝的儿子，主管秋天时令。上半句指明此时已是黄昏，下半句点明当时为秋季。秋季本来就是多悲伤的季节，多肃杀凄凉之气。黄昏更使人感觉到好景不长了。

紧接着诗人转移视线，俯瞰四周，但见“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意即：秦山高低起伏，好像破碎了一样，泾水和渭水就像两条模糊的带子，很难分辨孰清孰浊。大地朦胧一片，哪里还能分辨出京城长安。这几句饱含着诗人对国家政治昏暗，必将导致祖国山河破碎、京师遭劫的忧虑。和上文的“百忧”遥相呼应。

最后一部分是诗人触景伤怀所发出的感慨。

既然“皇州不可辨”，就只有“回首叫虞舜”了，

“虞舜”在这里指代唐太宗。诗人回过头来轻轻呼唤着古代帝王的名字，回想起贞观时代政治清明的盛世景象，不禁为当今皇帝的昏庸、政治的腐败而愁。“苍梧”指舜的坟茔所在地，这里指太宗陵墓。“云正愁”，指九泉之下的太宗也在为目前的朝政犯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二句借周穆王与西王母饮瑶池的故事，讽刺唐玄宗与杨贵妃游宴骊山，荒淫无度，整日不理朝政一事。表达了诗人对当今皇帝昏庸无度的愤怒。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由于李林甫妒贤嫉能，有才德的人才都相继离散而去，他们内心哀愁，报国无门。朝纲被那些势利小人把持，他们假公济私，毫不顾及国家安危。“黄鹄”，指有远大志向的人，“随阳雁”指善于钻营投机的人。“何所投”和“稻粱谋”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朝政的昏暗，暗示着国家危在旦夕。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忧患爱国意识。

杜新刚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
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
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此诗为杜甫于天宝年间在长安所作。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与韩准、李白、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此诗写孔巢父决意离开长安，蔡侯为之设宴饯行，杜甫在筵上赋此诗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诗中赞扬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谢病：即托病自请退职归田。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巢父”句：史载，孔巢父以

辞永王璘辟署而知名，广德中授右卫兵曹参军。在天宝间尝游长安，后辞官归隐江东。诗卷：指巢父的《徂徕集》。珊瑚树：生海底，一树数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这四句的大意是：孔巢父不肯再居长安，要归隐江东。他的诗卷将永被世人所传颂，而他本人则将在烟雾茫茫的东海边逍遥垂钓，度过余生。这一部分叙孔巢父辞长安往江东。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蓬莱：东海三仙山之一。织女：星宿名，为吴越分野。云车：仙车。虚无：虚无缥缈的神仙幻境。征路：去路。其大意是：你此去将经过龙蛇混杂的深山大泽，此时正值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阴风惨惨、景象萧索，但你不必为此犯愁，蓬莱仙界的织女将驾着云车前来为你指点通往仙界的道路。这一部分是诗人对孔巢此去途中的想象。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仙骨：即仙缘、慧根。葛洪《神仙传》载：严青居贫，忽有人以一卷素书与青，曰：“汝有仙骨，应得长生。”这里指超世绝俗的志趣和风骨。苦死留：拼命相留。其大意是：您自有其超凡脱俗的志趣和风骨，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出于爱惜您才拼命相挽留，哪里知道富贵功名在你看来只不过如草头之露，转眼即逝。这四句言孔巢父对人生有

独特的见解，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且归隐之心已决。

“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蔡侯”句：言蔡侯为人恬静而意气有余。前除：庭前的台阶。几岁：何时。空中书：此指从仙界寄来的信。据传：有人漂于海，忽至一神岛，岛人授其一函，题曰：“寄葛公。”令其归，上云神仙事。其大意是：蔡侯为人对富贵看得很淡而又很重意气，清夜在庭前台阶上摆酒为孔巢父饯行。席上抚琴完毕，送行者心怀惆怅，淡淡的月光照在筵席上，大家纷纷询问巢父此去何时能捎回信来。这四句言蔡侯置酒为孔巢父饯行的情景。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如何。”禹穴：传说中禹的坟墓，在今绍兴会稽。天宝初李白居会稽。这两句点题中之“兼呈李白”之意。其大意是：你往南寻禹穴如果见到李白，请代我转达问候，也不知他现在过得怎样。这两句又从侧面点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深厚情谊。

这首诗为杜甫即席为孔巢父所赋，诗中对其归隐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对其远行寄予了真诚的祝福，并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意。因孔巢父欲遁世归隐，修身养性，故在本诗中颇多神仙典故，部分语句生涩，读起来易产生歧义。诗无的诂，以上所述仅是笔者一家之言而已。

另有一本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

书卷长携天地间，钓竿欲拂三珠树。我拟把袂苦留君，
富贵何如草头露。深山大泽龙蛇远，花繁草青春日暮。
仙人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若逢李白骑鲸鱼，
道甫问讯今何如。”

朱立春

魏将军歌

将军昔著从事衫，铁马驰突重两衔。
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
君门羽林万猛士，恶若哮虎子所监。
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过海收风帆。
平生流辈徒蠢蠢，长安少年气欲尽。
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
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
欃枪荧惑不敢动，翠蕤云旂相荡摩。
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
钩陈苍苍玄武暮，
万岁千秋奉明主，临江节士安足数。

此诗作于天宝末年，时杜甫居长安。诗中高度赞扬

了魏将军的赫赫战功及忠君卫国的高贵品质。

“将军昔著从事衫，铁马驰突重两衔。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从事衫：戎衣、军衣。铁马：色赤黑如铁的马，也言其健壮如铁。衔：马口勒，马嚼头。被坚执锐：身披铁甲，手执利刃。被同“披”。西极：最西边。月窟：月亮升起的地方。崭岩：形容山石高峻的样子。这四句叙写魏将军立功西陲，率军西征，一直打到昆仑以西。这一部分的大意是：魏将军当年作幕府武官时，一身戎装，身披铁甲，手执利刃，骑着装备良好的战马纵横驰骋，一直打到西方之极，回视昆仑山上的月亮，正升起在东边高峻的山岩上。

“君门羽林万猛士，恶若哮虎子所监。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过海收风帆。”羽林：指皇家禁卫军。恶：凶猛。监：统领。列霜戟：指官阶高。官阶三品，然后可门列棨戟。过海收风帆：从青海收兵而回。这一部分言魏将军从战场归来，因战功赫赫而被授高官，并统领御林军。其大意是：皇家禁卫军的士兵们个个强悍如咆哮的猛虎，他们都受魏将军的统领。将军从戎五年从青海边疆收兵回来，因战功赫赫而位列高官。

“平生流辈徒蠢蠢，长安少年气欲尽。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蠢蠢：蠕动的样子。“魏侯”两句：形容魏将军之英姿飒爽。华岳峰尖，比其骨耸；秋隼，比其精爽。隼，一种凶猛的鸟。这四句言魏将军

英气过人。其大意是：平庸之辈举止猥缩，哪能与魏将军相比？就连长安城的那些游侠少年见了他也自愧不如。他挺拔而又英姿飒爽，宛如秋天在华山峰顶盘旋的大隼。

“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欃枪荧惑不敢动，翠蕤云旂相荡摩。”，星缠：言其战马装束之精美。宝校：马具。盘陀：马鞍。天驷：汉中四星。照：一跃而上。欃枪：彗星的别称，古人以为此星不祥，象征战乱，故以欃枪名之。荧惑：火星。“翠蕤云旂”句：指旌旗飘扬，装饰美丽。形容军容整肃的样子。这四句言其所率之军队的军容和气势之非凡。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生动表现了其军容之整齐，装备之华丽精良，展示了强大的军威。其大意是：其战马的马鞍和其他马具乃金银所造，有日照星缠之丽，仿佛骑着天驷星一跃而上天河，旌旗飘扬，军容严整，彗星、火星都吓得不敢动。

“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钩沉苍苍玄武暮。万岁千秋奉明主，临江节士安足数。”都护：指《丁都护歌》。阑：稀。肝胆露：显露忠心。钩沉：星名。天子殿前亦有钩沉象征宫卫。玄武：星名，象征羽林军。临江节士：汉景帝废太子为临江王，时人称其为节士。这四句言魏将军之忠勇可以委以大任。其大意是：我为将军高歌一曲，酒至尽兴时，魏将军拔剑表露

其忠心，这时只见夜空中钩沉星苍茫而玄武星昏暗，羽林军正需要有杰出的将领来统领。像魏将军这样的忠勇之士，应该长期为天子所用，非特临江节士而已。

这首诗先言魏将军之立功及其统领禁军之事，然后赞其英姿和威仪，最后颂其忠勇可嘉，水到渠成地将一个少年得志、英姿飒爽、忠心耿耿、英勇善战的人物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全诗善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并多用典故；语言精炼生动，绮丽多彩，反复铺陈，富于表现力。

朱立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欷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快快，只是走踆踆。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此诗作于唐玄宗天宝七年（748），时杜甫居长安。天宝六年（747），玄宗下诏召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入京赴试，李林甫命尚书省试，对所有应试之人统统不予录取。并上贺朝廷演出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杜甫与元结等皆不第。韦左丞丈：韦济，天宝七年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韦济很赏识杜甫的才华，杜甫也把他视为知

己，在这首诗中，向他吐露了平生的抱负，并诉说了自己功名不就的感慨。因为韦济年纪大，是长辈，所以杜甫尊称其为“丈”或“丈人”。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纨绔：代指富家子弟。儒冠：指儒者。丈人：对韦济的尊称。贱子：杜甫自称。具陈：细说。这四句总领全篇，大意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从无衣食之忧，而读书人却大多穷困不得志，真是不公平啊。韦大人请静心倾听，让我给您详细道来。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充观国宾：喻指参加进士考试。开元二十三年，杜甫考功第，时年方二十余岁，故自谓少年。料：估计。扬雄：西汉大辞赋家，尝作《甘泉》等赋。敌：匹敌。子建：即曹植，曹操之子，三国时著名诗人，能七步成诗。亲：接近。李邕：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杜甫少贫不自振，客齐、赵间，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王翰：唐代著名诗人，并州晋阳人，及进士第，终道州司马。卜邻：择为邻居。挺出：突出、杰出。要路津：喻指显要的职位。风俗淳：民风淳朴。这一部分是诗人自述自己年少时学优才敏而且踌躇满志。杜甫少年早慧，以诗文见长，而且关心时政，以正君善俗为己

任。因为他视韦左丞为知己，所以自述时并不作故意谦虚之语。这几句的大意是：我在二十几岁时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因为我从小勤奋刻苦、饱读诗书，所以写文章时可以左右逢源，如有神助。我写的赋估计只有扬雄可以匹敌，我的诗才可能只有曹植可以相提并论。当时李邕赏识我，并枉驾来见我，大诗人王翰更是愿意和我比邻而居。我自认为才能学识很突出了，很快就能走上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就连连向圣上自荐、上疏，想辅佐皇上把国家和人民治理得更好。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萧条：落空。行歌：奔走作诗。隐沦：隐居之士。旅食：客居谋生。十三载：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到天宝六载整整十三载。京华：京城、京师。肥马：代指富贵人家之马。潜：隐藏。顷：不久前。见征：指玄宗下诏召天下有一艺者入京应试一事。欻然：忽然。伸：伸展。青冥：蓝天。蹭蹬：失势。纵鳞：鱼得意遨游。这一部分叙述其困顿不得志，即“误身”之意。前八句是言其贡举不第，到处漂流。后四句言蒙玄宗之诏到长安却又遭李林甫阻挠而退。“骑驴”六句，极写其困厄之状，“见征”四句，表现其志不得伸。这一部分诗人以自己的坎坷经历充分论证了开头提出的“纨绔不

饿死，儒冠多误身”的论点。其大意是：没想到我的这些志向全都落空了，但我到处奔走作诗，不断向王公大臣们投诗干谒，希望得到引荐，并没有转而去作隐士。自开元二十三年至天宝六年整整十三年，我一直流落京城，客居谋生。早晨去敲富人家的门，晚上跟随在他们的队伍后面，以讨得一点残羹冷炙，其中的悲痛辛酸哪能道得尽？不久前，皇上又下诏征天下有一艺者入京，我忽然间仿佛觉得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可以展翅飞翔了，不料刚飞到半空又被打落，仿佛如鱼困浅池一样不能纵情遨游。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快快，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厚：厚意。真：对人真诚。猥：承蒙。贡公喜：汉代贡禹与王吉为友，王吉作了大官，贡禹非常高兴，等待着他来推荐自己。原宪：孔子的弟子，极贫而有才。快快：气愤不平。踆踆：且前且退的样子。去秦：指离开长安。终南山：山名，在长安南五十里。清渭：渭水。渭水在京北万年县北五十里，古云“清渭浊泾”。一饭：一饭之恩。驯：驯服。这几句写诗人因感怀韦左丞，而致临别缱绻之情。“甚愧”四句言对韦左丞知遇之恩的感激；“窃效”四句言不得志而思去；“今欲”四

句言欲去而不忍去；“常拟”四句言欲留而不能留。临别之际，作者心潮澎湃，其思想既矛盾又复杂，因此在表达上犹豫徘徊，百转千回，其大意是：我对于大人的厚恩深感惭愧，对大人的真情实意深深了解。您曾经屡屡在朝堂上称诵我的诗文，尽力帮助我。我也曾私下里希望能借助您的引荐而实现理想，不想像原宪一样空有才学而一辈子受穷。虽然现在理想没有能够实现，心中闷闷不乐，我想就此离去，但又有些依依不舍。我想离开长安远游，但又舍不得终南山，并屡屡回望渭水河畔。我经常盘算着去报答您的一饭之恩，而一直又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要和您告别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这一去如同白鸥没于烟波间，从此相隔万里，要再联系可能就很难了。

此诗开篇立论，提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观点，然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论证之，结尾点题，点明辞别奉赠之意，结构安排非常得体、巧妙。通篇直抒胸臆，语句颇多排比，语意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又时而缱绻踌躇，曲尽其妙。诗人虽郁郁不得志，却并无拜望请求提携之私，词气坦荡磊落，英锋俊彩，不失儒者之风。

朱立春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唐天宝三年（744），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洛阳相遇，二人促膝长谈，举杯论诗，话语十分投机，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以后他们一起到宋州，在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以北的汶水上，和诗人高适相逢。后来又一起到大梁城。分手后李白赶往江东，杜甫奔赴长安。到达长安后，诗人写了好几首怀念李白的诗，这首便是其中之一。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诗人一开头便对李白赞赏有加：他的诗天下无敌，他的思想超前，卓尔不群，人品不凡，卓然高蹈。这并非是溢美夸张之词，李白才思敏捷，“斗酒诗百篇”，其诗飘逸潇洒，豪迈奔放，颇为朝野上下赏识。一个“白”字，流露出深深的亲切之感，体现了两位诗坛双子星的深厚友谊。李白不仅诗作惊人，其人品更令君子之辈钦佩，他傲岸不屈，

从不谄事权贵，不怕得罪权贵，不平则鸣，诗人是很欣赏他这一性格的。首联开篇点题，极力称颂李白的文才与高风亮节，反映了诗人对友人的深深思念。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既有庾信诗作的清新之气，也有鲍照诗歌的那种俊逸之风。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受诗人佩服的重量级人物，诗人曾慨叹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而鲍照则是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并对律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诗人以庾信和鲍照与李白并论，可见其对李白的诗歌是多么赏识和钦佩，因为庾鲍二人都是诗坛集大成者一类的人物，这就进一步衬托出李白的诗在当代天下无敌，在行文上照应了首联。

颈联借景抒情，寓思念之情于两地景色之中，情景交融，妙趣横生。“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乍一看此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细细一想，诗人当时身在长安，正是所谓的“渭北”之地，而李白正在江东，这两地的景物恰好将两颗互相思念牵挂的心联系在一起。你我二人如同这渭北的树、江东的云一样天各一方，相互思念，彼此都希望能早日再聚。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一起欢聚，把酒论诗呢？“论文”即论诗，六朝时期通常称诗为文。诗人第一次与李白相遇正是在把酒论诗中相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而把酒论诗是他最难

以忘怀，最为向往的一幕。以此作结，体现了诗人对往事的追忆。“重与”二字既突出了过去情景，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期待，更流露出了眼前思而不能见的怅惘，因而使得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变得更为浓烈。

全诗感情真挚，文笔直率，怀念之情倾怀而出，表达了诗人与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人在抒写怀念之情时，亦随笔锋之所至，高度评价了李白诗歌的重要地位和突出风格，因而这篇怀友之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更是一首诗歌鉴赏之作，读来颇耐人寻味。

夏于全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兵车行”，杜甫新创的一个乐府诗题目。此诗揭示了繁重的兵役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辚辚：车轮滚动的声音。行人：此指征夫。耶娘：即爷娘。咸阳桥：在长安城外咸阳县西南的渭河上，是当时由长安通往西北的必经之处。干：冲。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战车辚辚地响起，战马不住地嘶鸣，征夫们全副武装往前线开发。父母妻子奔走相送，因为人马太多，扬起的滚滚尘土把咸阳桥都挡在了视线之外。送行的人们有的拽住亲人的衣服，有的捶胸顿足，拦在

路上大哭，哭声响彻云霄。这一部分描绘出征送别的悲壮场面，“叙起一片惨景，笔势如风潮骤涌，不可迫视”。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点行：按名册点名征召入伍出征。或：有的。北防河：到黄河以北防守。西营田：到西边屯田。里正：唐代百户为一里，长官为里正。裹头：包扎头巾，古代



以皂罗三尺裹头。开边：以武力开拓边疆。武皇：与下文的“汉家”均是以古代今。武皇是汉武帝，此代指唐玄宗。意未已：想法不曾停止过。这八句诗的大意是：我从路旁经过，问征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征夫回答说上边征兵频繁，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这已不是什么大

惊小怪的事了，有的人从十五岁起到黄河以北去戍守边防，到了四十岁又被调到西边去屯田垦荒。初次出征时里正为之裹头，回来后已头发花白却还要继续去戍守边疆。有什么办法呢！尽管边疆血流如海，可是当今皇帝仍然没有放弃开边拓土的决心。此部分征夫叙述了唐代兵役的繁重，其时间之长，战争之残酷令人难以置信。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山东：指崤山以东。荆杞：荆棘枸杞，代指野生植物。把：持。陇亩：即垌亩。东西：行列、次序。这四句话的大意是：您没听说过吗？现在崤山以东的二百多个州县的村庄，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纵然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妇女来握锄扶犁耕种，田野里的庄稼还是垌不成垌，行不成行。征夫的这一席话，深刻揭示了兵役给农村生产力带来的巨大破坏。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况复：更加上，何况。秦兵：关中的兵。长者：即上文的“道旁过者”，这里是役夫对作者的尊称。且如：况且像。休：停止征调，让士兵休息。这八句诗的大意是：何况关中的士兵因坚忍耐战，故驱之尤迫，如同驱赶鸡、狗一样。承蒙长者有问，但我们哪里敢申诉怨恨呢？比如像今年冬天，关西一带就一直未停

止征兵事宜。官府催租很紧，这租税从何而来呢？不但兵役不断，而且租税还是照样征收，可见繁重的兵役和赋役已压得广大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信知：确实知道，深知。比邻：近邻。青海头：青海边上。这一带是唐与吐蕃长期交战的地方。烦冤：烦愁冤愤。啾啾：呜咽声。这八句的大意是：现在总算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生儿子还不如生女儿，生个女儿还能够嫁给近邻，有所归宿，生个男儿却只能战死疆场被随便埋在荒郊野外。您难道没有看见那青海边上，白骨累累，自古以来就无人收尸的惨象吗？新鬼负屈衔冤，旧鬼恸哭失声，每当阴雨天来临，那啾啾的呜咽抽泣声是多么令人心摧骨折，悲不欲生。这一部分的前四句化用了古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用哺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大意，百姓不愿生男愿生女，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显然是无可奈何之举，可见其为兵役所苦之重。后四句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边疆战场上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把战争和无止境的兵役所带来的痛苦渲染到了极致。

本诗是针对唐玄宗时连年与吐蕃作战，军队损失惨重，因而频繁征兵，国内民不聊生的现实而作。诗文以

人哭始，以鬼哭终，中言内政之凋敝，深刻表现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含蓄地批判了唐玄宗近乎穷兵黩武的荒唐行为。在艺术成就上，这首诗和《悲青坂》、“三吏三别”等诗一样，因时事而自出己意，“略不蹈前人陈迹”，以乐府诗体写时事，并加以创新，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朱立春

前出塞九首

其一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前出塞》九首是以乐府旧题反映时事的组诗。此诗是这组诗中的第一首。天宝年间，歌舒翰率军征讨吐蕃，诗人对此次出征颇有微词，认为师出无名，故不言出师而言出塞。此诗叙述了兵士初发时辞别家室之状况。

前两句叙述兵士辞别家人赴交河。“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交河：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在唐代是防御吐蕃的要塞。诗人开篇点题，言兵士与家人含泪告别，奔赴交河，“戚戚”二字形象地刻画了兵士与家人告别时的忧伤情状。“悠悠”二字点明此去路途十分遥远，征途中充满了艰辛。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程期：即行程期限。亡命：即逃命。婴：触犯。祸：灾祸。罗：罗网，法网。婴祸罗：独犯军法，唐时，兵有定籍，不能逃脱，否则，家人会遭受牵连，故曰“婴祸罗”。此二句言：此去遥远，行程期限十分紧迫，想逃跑又怕触犯军法，祸及家人。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此二句是言：当今皇上富有四海，物产丰富，为什么还要无止境地开边拓土呢？诗人借兵士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此次远征的异议。《杜臆》中说：“已富而开边，乃讽刺语，亦国家安危所系。”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朝廷只顾无止境地开疆拓土，殊不知有多少人在为此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与家人生离死别，忍气吞声地扛着武器前往战场。

此诗为《前出塞》九首之开始，首句便言开边，以下诸章，皆顺而下，描写出征之事。诗人悯民，对兵士的同情之心贯串在每一首诗中，但诗人毕竟是忠君爱国

之士，所以对此次出征虽有异议，但并不直接指责，只是“吞声”而已，体现了诗人针砭时事时怨而不怒的风格。

杜新刚

其二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
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此首紧承上章，描述途中士兵的思想变化。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徒旅欺：徒旅，即徒侣，指军中同行者。军中兵卒新老混编，新兵初来乍到，未免受欺，故曰“徒旅欺”。此二句言：离家多日，军中一切已经熟悉，不再受欺于徒侣。此二句似是兵士之自语，又似在向家人诉说，以免为其担忧。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死无时：即时时可能死，生死难料。初次出门，且已久远，思家之情，在所难免，故曰“骨肉恩岂断”，但一想到此次从军远征，生死无时，骨肉之情，也就无暇顾及了。这两句体现了

士卒思想的转变，开始还是思念亲人，情绪低落，及到“男儿死无时”，则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念头。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青丝：驭马的缰绳。辔头：即马勒，是带嚼口的马笼头。士卒既已抱着必死的念头，自然就奋不顾身了，于是，放马驰骋，纵横疆场。“脱辔头”、“挑青丝”都是形容士卒斗志冲天，时时准备舍生蹈危。“脱”、“挑”二字用得最恰当不过，把士卒的气盛之态刻画得相当传神。

“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万仞冈：很高的山冈，仞，七尺为一仞。搴：拔取。此二句由“走马”而引起，言士卒斗志昂扬，飞马跑下高高的山冈，只身入敌营，拔取敌军旗帜如探囊取物一般。“捷”、“俯”二字体现了士卒身手之敏捷，也是承“男儿死无时”而写。

这首诗写出了士兵们的思想变化，表现了其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诗人对此次出征虽有微辞，但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军队既已开赴前线，和敌人已正面接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而鼓舞士气、歌颂士兵们舍身报国的精神就成了当务之急。

杜新刚

其三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
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
功名图骥驎，战骨当速朽。

此诗是《出塞》组诗中的第三首，写战士们听到外族入侵，磨刀霍霍，慷慨言志，誓死保家卫国的情景，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激情。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诗人大胆想象，说听到吐蕃入侵的消息，将士们义愤填膺，即将出征的士兵用呜咽水霍霍磨战刀，水为之变红，刀刃锋利无比，一碰就会伤手。呜咽水：《三秦记》中有“陇头顶有泉，清水四注，东望秦川，如四五里”之言，而《陇头歌辞》中又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之言。诗人言“磨刀呜咽水”，意在烘托士兵收复失地的迫切心情。“赤”字形容磨刀之久，水都被磨下来的刀锈染红，刀刃之锋利可想而知，极见将士们对侵略者的痛恨之情。

“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众将士听到吐蕃入

侵，义愤填膺，心中哪里还能平静下来，所以诗人说“心绪乱已久”。而“欲轻肠断声”则是写将士们欲誓死杀敌，保卫祖国，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决心。欲：是指杀敌建功的欲望。轻是看轻的意思。肠断声：指将士们辞别亲人上前线时，亲人们的伤心情景。整句话表达出了众将士强烈的保家卫国之志。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大丈夫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哪还有心思去想那些不顺心的事呢？

“功名图骐骥，战骨当速朽。”骐骥：即麒麟阁。西汉宣帝曾图画霍光、苏武等功臣一十八人于麒麟阁，以表彰他们对巩固汉王朝统治的卓著功勋。诗人化用这一典故，以“功名图骐骥”来表达建功立业、誓死报国之志。“战骨当速朽”是“誓许国”的最好表现。这两句话的大意是：众将士发誓为保家卫国而建功立业，流芳百世，连战死后的尸骨都希望能尽快腐朽。

这首诗充满了震撼力，高度赞扬了将士们保家为国、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夸张，把爱国主义激情渲染到了极致。

杜新刚

其四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
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此诗为《前出塞》九首之第四首，描述应募士卒远戍途中因被官吏驱迫前行，而伤心感叹的情景。

前半首痛斥随行官吏的凶狠和不近人情。“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送徒：即把应募士卒送往前线。长：指押送士卒的军官。远戍：即远征。身：强壮的身体。此联看似平淡，实则充满了对押送军官的愤恨之情。大意即：长官呀！长途远赴边疆需要有强健的身体，你何苦要如此折磨我们呢？“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不劳：不用。怒嗔：怒目以待的样子，指军官对待士兵的凶狠模样。大意为：我们奔赴前线，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用得着你们大声呵斥、驱赶着前进吗？

后半首写士卒思念家人的心情。“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六亲：即父母兄弟妻子，代指亲人。此联可理解为：在路上遇到了认识的人，匆匆写了几个字，托其带给家人。《杜臆》中说：“初出门则父母难割，在途久则遍想六亲，此人情也。”“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哀哉：悲哀的样子。决绝：亲人分离曰决，永难见面曰绝。此联是信中所写的话，可理解为：此次从

军，无异于生离死别，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与你们同甘苦、共患难了。

全诗笔触深婉，感情悲怆，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士卒的深切同情。

杜新刚

其五

迢迢万余里，领我赴三军。
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
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
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这首诗抒写的是士兵初到军中之感叹。迢迢：遥远的样子。异苦乐：苦乐不均，将乐兵苦。宁：岂，怎么。胡骑：少数民族骑兵，此指吐蕃骑兵。倏忽：顷刻。奴仆：军队侍从。树：建树。这首诗前四句写士兵发现了军中的弊端，而伤主将之寡恩。经长途跋涉，初到军中，便深深感受到了军队生活的艰苦，并且发现了军中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现象，而主将对此却不闻不问，对士兵的疾苦毫不体恤。后四句写士兵惆怅立功无日。看到敌兵却不能亲自上战场，则立功之志难效。整首诗

的大意是：我跟从头领长途奔波，才来到军中。军中生活的苦乐不均主将怎不能一一体察呢？看到河对岸敌人的骑兵列队而过，我虽有心杀敌，无奈自己仅仅才是一个军中侍从，如此下去，何时才能建立战功呢？

这首诗是《前出塞》九首的第五首。诗人以一个战地新闻记者的身份追踪报道了普通士兵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了他们的真实心声：他们对于出征吐蕃之苦并不抱怨，也渴望在战斗中立功，但对于军中的苦乐不均却颇有微词。本诗以一个士兵的独特视角，暴露了边塞军队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是一首纪实性的边塞诗。

朱立春

其六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这首诗是《前出塞》组诗中的第六首，也是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讨吐蕃一事。但与前几首诗不同，诗中写诗人出于悯民之心，奉劝前线将士，不要穷兵黩武，滥

杀无辜。

在诗人看来，前线将士以守土卫国为职责，只要能击退敌军，收复失地即可，没有必要杀人无限，但如果平铺直叙，直陈其旨，未免落入俗套，同时也可能让人产生误解。所以诗人仍以劝将士奋勇作战为入诗着眼点。“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众将士用弓要用强弓，用箭应当用长箭。以优良的武器装备增强战斗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杀伤敌人，在战场克敌制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人由浅入深，步步推进，逐渐表达出自己对战争的见解。诗人劝众将士要讲究战术，不要一味胡乱杀人。诗人的这种见解合乎情理，只要马倒了，骑马之人自然投降。只要擒住贼首，自然是树倒猢猻散，军心随之瓦解，士卒为之溃散。诗人告诫前方将士，最好能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去赢得最大的胜利。首联和颔联极富韵致，颇似歌谣，表达了诗人对练兵、克敌的精深见解。

在前四句铺垫的基础上，诗人又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见解。“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历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征而不伐，战争是以武力去平息争端，属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杀人应有限度，国家要有疆界，只要把敌人赶出疆界之外即可，千万不要杀人无限。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诗人看来，战争并非制止侵略的唯一途径。如果能制止侵略，那又何必

一定要去多杀人呢？因为战争带来的毕竟是伤痛，了结了旧怨，势必又要添新恨，以战争制止战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岂不是更好的事。

此诗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冷静思考，诗人并非单纯地反对战争，而着意于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战争，王者之师之所以所向无敌，其关键在于不滥杀无辜，“故兵不钝而利可全”。

杜新刚

其七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这首诗乃戍边筑城士兵的悲叹。天宝年间，哥舒翰屡筑军城以备吐蕃，筑青海城时正值寒冬，军士不胜其苦，故有此苦寒之吟。雨雪：下雪。径危：山间小路狭窄危险。曾：通“层”。去：距离。汉：此处是以汉代唐。南征：向南飘去。全诗的大意是：严冬时节，大雪

纷飞，士兵们行军来到处处是崇山峻岭的青海戍边筑城。他们抱着冰冷的石头沿着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攀行，有很多士兵的手指被冻落在结着厚厚冰层的路面上。这里距离家乡有千万里之遥，士兵们思家心切，却不知何时才能够筑完城池返回家园？傍晚时候他们遥望往南飘去的浮云，真想让云儿把自己载回家，可浮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这首诗同样也是作者对前线将士战斗生活情况的报道。前四句写严冬筑城之苦，后四句言战士思归之情。“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非常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士兵们苦寒之甚；诗中用望“汉月”，甚至希望乘云而回等非常细致入微的行动和心理描写来烘托战士们的思归情绪，极富想象力，展现了杜诗现实而又雄奇瑰丽的一面。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军旅生活的真实体察。诗人对战争给士兵带来的痛苦是深表同情和理解的。

朱立春

其八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
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击颈授辕门。

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这首诗刻画了一位战士的勇猛善战，抒发了这位战士意欲彻底扫净边尘的雄心壮志。单于：汉时指匈奴的君主，此指吐蕃军队的首领。寇：侵犯。自外侵内曰寇。垒：营垒。百里句：言战争场面的激烈。雄剑：指传说中的神剑。据《烈士传》载，楚王夫人抱铁柱纳凉，心有所感，遂怀孕而产一铁。楚王命莫邪铸此为双剑，三年乃成，一雌一雄。又据传：唐开元中，河西将宋青春，每战运剑大呼，执酋而旋，未尝中锋镝。后获吐蕃主帅，问之，曰：“常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如及铜铁，以为神助也。”始知剑之异。彼军：指敌军。名王：指大王，有大名之王。授：交给。辕门：军门。潜身：藏身。备：充任、充数。全诗的大意是：敌军进犯我军的营垒，我军将士奋勇出击，战场上尘土飞扬，一片昏暗。那位挥舞神剑的壮士何其勇猛，长剑所指敌人纷纷丧命，在他的奋勇冲杀下，敌军四散奔逃。在追击中他又俘虏了敌军首领，将其捆绑回来交给辕门官以备发落。然后他又默默地回到队伍中，并不表功，主将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取得一场胜利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本诗重点描摹了一位奋勇杀敌而不居功的猛士。前四句言其临敌致胜，一上战场则剑动寇奔，可见其英勇

善战。后四句写其得胜归来潜身隐功一事，并借此抒发了他意欲扫净边尘，彻底打垮胡人而后快的雄心壮志。全诗简洁凝炼，寥寥数语即再现了激烈的战斗情景及战后论功言志的情况，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位有勇有谋且志存高远的英雄形象。

朱立春

其九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这首诗是针对冒功邀赏的不合理现象而发，借一位有功而不自夸，忠贞守节的军士的自陈表达了诗人对此种现象的忧虑。

贵：想要。苟得：指不当得而得，如滥杀无辜、以败称胜、夺人之功等皆是。羞：怕。雷同：相同。语自“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应者。”中原：此处与边疆相对，泛指国内。狄、戎：古代少数民族。北方曰狄，西方曰戎。四方：天下。固穷：甘处贫困，不失气节。全

诗的大意是：我从军十多年了，身经百战，当然立过不少战功。现在的边将都喜欢冒功邀赏，我有心想表一表我的战功，又害怕有与之雷同之嫌。如果任此风蔓延，将士个个争功而斗，即使是中原地区也不得安宁，更何况我们正肩负着防御戎狄、保卫边疆的重任呢？大丈夫应该志在天下，怎么可以为求虚名而不顾气节呢？

这首诗以一位军士的口吻揭露了军中边将冒功领赏、营私舞弊的恶习，表现了其志在天下，不为自身打算的坦荡胸怀及忠贞报国之志，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不为军中流俗所左右，固穷守节，先国家之急、而后个人利益的忠志之士的形象。

朱立春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_鵝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春。诗中以华丽的语言、铺陈的手法，极力渲染了玄宗时诸杨游春之盛况，对其一人得宠、全家皆贵并把持朝政大权的现象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三月三日：汉以前以农历三月的上巳日为“上巳节”，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此日多为妇游立赏春之时，故又称“丽人节”或“踏春节”。态浓意远：姿色浓艳，神气高远不俗。淑且真：贤淑自然。肌理：肌肤的纹理。此四句的大意是：三月三日那天正当春光明媚、天气清新怡人之时，长安城的曲江边上满是游宴的美人。她们个个姿容艳丽、气质不凡，既贤淑又端庄，而且肌肤细腻，体格匀称。此四句写的是长安城游春佳丽出众的风神、体貌。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鬋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褊稳称身。”蹙金：用金线绣。鬋叶：古代妇女鬓饰上的花叶。鬓唇：鬓边。珠压腰褊：珍珠镶缀在腰部的裙带上。稳称身：妥贴合身。此六句的大意是：她们的锦绣衣裳在暮春的天气里更显光彩照人，上面用金线绣着孔雀或用银线绣着麒麟。她们的头上戴着什么呢？头上有青绿色的鬋叶垂在鬓边。她们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妥贴合身的用珍珠镶缀的裙带系在腰间。这一部分细致地描绘了游春丽人服饰之美。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就中：其中，内中。云幕：宫殿内一重重的帐幕。椒房：后妃所住的宫殿，代指后妃。亲：亲戚。赐名大国虢与秦：据《旧唐书》载：太真姊三人，皆有才貌，并封国夫人。大姊封韩国，三姊封虢国，八姊为秦国。水精：即水晶。素鳞：白色的鲜鱼。厌饫：饱食。鸾刀：刀环有铃的刀子。空纷纶：白白地忙碌。黄门：宦官。飞鞚：飞奔的马。杂遝：杂乱众多的样子。实要津：塞满了交通要道。这段话的大意是：这些游春的丽人中有那贵妃娘娘的亲戚，就是那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翠绿色的锅中盛出精美的驼峰羹，

水晶做的盘子里盛着鲜嫩可口的清蒸鱼。犀牛角做的筷子因为饱食油腻而长时间不愿动，切肉的鸾刀不停地切着，却只是在白白忙碌。黄门官骑着快马飞快地进出，御厨连续不断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箫鼓齐鸣，那声音可使鬼神动容，跟从的客人杂乱众多，塞满了交通要道。此部分描写了虢、秦游宴时的气派和奢侈。“驼峰”、“八珍”、“素鳞”言其肴饌之精美；“云幕椒房亲”、“黄门飞鞚”言其倍受皇帝恩宠；“箫管”言其声乐之盛；“宾从杂遝”言其趋炎附势者颇多。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后来鞍马：这里代指杨国忠。逡巡：慢慢走的样子。锦茵：锦绣地毯。杨花二句：此为隐语，言杨国忠与从妹虢国夫人之淫乱。《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绝伦：无人可比。嗔：生气。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杨国忠骑着高头大马在后面缓慢前行，到门口便径直下马走进了铺着锦绣地毯的房间内。杨花如雪落下，覆盖在路上好像开满了白苹，青鸟飞去衔来红巾充当信使。诸杨势焰之薰灼真是无人可比，千万不要近前，要不然丞相会生气的。这一部分写诸杨的烜赫声势，而寓讽于其中。秦、虢前行，国忠殿后，按辔徐行，然后当轩下马，可见其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

杨花青鸟，貌似点暮春景物，实则讽其淫乱；“慎莫近前丞相嗔”写游人对其不敢正视，隐寓了诗人的愤恨之情。

全诗是讥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首段却以丽人概之，是诗人含蓄得体之处。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气势的烜赫，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淫靡的穷奢极侈的生活。

朱立春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春。原诗题下有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据史载，天宝九载，国子监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事。郑虔久被贬谪，是岁还京师参选，玄宗爱其才，以虔为博士。虔善著书，时号郑广文。诗中先写郑虔的困顿不得志，对其才德给予高度评价；次写二人惺惺相惜，结下忘年之交，并时常沽酒对饮，以酒浇愁；最后抒发感慨，以自嘲排遣胸中块垒。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衮衮：多的样子。台省：御史台和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显要之地。甲第：豪门显贵之家。梁肉：泛指美食。出羲皇：超出伏羲氏。过屈宋：超过屈原、宋玉。德尊一代：品德高尚为一代所尊。这一部分的大意是：人们纷纷奔赴台省，而广文先生所在的广文馆却唯独十分冷落。那些豪门显贵之家吃腻了美味佳肴，而广文先生却常常一日三餐都吃不饱。先生的道德几乎可以超出羲

皇，先生的才学几乎能够超过屈原、宋玉。先生品德高尚为一代之尊，却郁郁不得志，纵然以后能名垂万古，于今世又有何用呢？这八句话是作者感叹郑虔怀才德而生活困窘，有“儒冠多误身”之意，“名垂万古知何用”是作者愤愤不平之词。

“杜陵野客更嗤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余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杜陵野客：杜甫自称。被褐：穿着粗布衣，即为平民。余：买入米谷。太仓米：据《旧唐书》载：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赈与贫人。同襟期：彼此性情志向相投。不复疑：毫不迟疑。这六句诗的大意是：我这穿着又短又窄的粗布衣服、两鬓苍苍、空有满腹文章而未能作官的杜陵野客，更是遭人讥笑。有时我余上五升米，就到郑老那里去，因为我们性格相投，志向一样。如果手头有了钱就去寻访对方，立刻去买酒喝。这一部分叙述了作者同郑虔的深厚交情。彼此情意相投，惺惺相惜，很有共同语言。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尔汝：指彼此亲昵，不拘礼节。《文士传》载：祢衡有逸才，与孔融为尔汝交，时衡年二十，融年已四十。清夜沉沉：形容夜景之妙。高歌：放歌。有鬼神：惊动鬼神。填沟壑：野死。沟壑指溪谷。这六句的大意是：彼

此得意忘形到直呼尔汝而不拘礼节，师徒二人一齐开怀痛饮。春夜清静，夜色沉沉，我们一起灯下品酒，外面下着细雨，屋檐边有花悄然坠地。只觉得随意放歌简直可以令鬼神陶醉，哪管以后会不会饿死郊外。这一部分写二人痛饮之欢，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意。其实这不过是诗人在借酒浇愁，借酒麻醉自己而已。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相如涤器：据《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车骑，置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自涤器于市中。”子云识字终投阁：汉扬雄曾教刘棻作奇字。他因刘棻被王莽治罪而受株连。当使者来收捕他时，便从天禄阁上跳下，险些丧命。归去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石田：沙石薄瘠之田。儒术：儒家之道。盗跖：传说中春秋时代著名的大盗，后多为坏人的代称。惨怆：极度悲伤。衔杯：即喝酒。这八句的大意是：司马相如有过人之才，尚且亲自洗酒器卖酒；扬雄博学多识奇字，终于导致差点跳楼而死；陶渊明辞官不做，写出一首《归去来兮辞》之后，便回家开薄田，住茅屋，过起了隐居生活。所以说儒家之道对我有什么用呢？孔丘和盗跖虽然贤愚大不相同，但不是都难逃一死吗？也不要听到这些事便感到悲伤难过，其实我们之间也算是难

得相遇，还是让我们来尽情喝酒吧。这一部分是作者借古人以自慰，表达及时行乐之意。

这首诗为杜甫少有的“放浪形骸”之作，是其长期遭受压抑和困顿后的不平之鸣和无可奈何之词。杜甫一生是很积极入世的，忠君忧国，尊崇儒道，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偶尔也会使他心灰意冷而愤世嫉俗，以致自嘲自慰，以酒浇愁，放纵一下自己。正因如此，才冠此诗曰“醉时歌”，我们在理解此诗时也权当它是“醉时之语”，但酒醉吐真言，这醉时之语其实正是诗人对自己怀才不遇、受人排挤、报国无门的不幸遭遇的发泄，是诗人的真情流露，读来感人肺腑，引人深思。

朱立春

后出塞五首

其一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后出塞》五首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反叛之初。这一组诗讽刺朝廷好大喜功，无止境开疆拓土，对外连年征战，以致边将邀功，拥兵自大，导致尾大不掉，叛乱爆发。五首诗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此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记述的是诗中主人公当初应募和亲朋送别的情景。

诗的前八句是写主人公当初志在赴边立功，于是慷慨应募从军。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男子汉生于人世间，应当趁着年轻力壮有所作为。封侯：是成就功名的意思。诗人在这也有自勉之意。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仍是写男子应募的动机，大意为：从戎为国而战，战斗中可建功立业，怎能困守家乡，坐老乡里。旧丘，指家乡、故乡。前四句写应募从军之男儿，意在建功立业，与安禄山之拥军造反形成对比。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大意为：我应召从军，奔赴蓟门前线，大军开始行动，我哪敢怠慢逗留。蓟门：指蓟门关，代指战场。

“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二句模仿《木兰诗》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鞢”的句法，极写武器之精当，所谓欲成其事，必先工其器；千金买马鞭，百金装饰刀头，主人公是何等珍惜自己的武器，对赴边立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诗的后六句描写男儿应召从戎时的送别场面。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是说邻居和亲戚都热情地为主人公送行，希望他此去杀敌报国，衣锦归来。闾里：《大司徒》中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这里代指邻居。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白发老翁坐在上席，大家痛饮美酒，各种美味佳肴不断端上桌来。酒酣：即酒喝至高兴处；斑白：指白发老人；羞：同“馐”，指诸多佳肴。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年少时的好友临别时送了我不少珍贵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我含笑凝视那把宝刀。吴钩：《吴越春秋》中载：阖闾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百金。”有人杀其二子，以血衅金成二钩，献之。王曰：“何异于众钩乎？”钩师呼二子名：“顺鸿、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大惊，赏之百金。此处的吴钩代指宝刀。

整首诗写主人公当时从军的初衷及亲朋好友热情送别的情景，写得很有豪气。《杜臆》中说：“召赴蓟门

者，禄山也，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其装饰之盛，饯送之勤，与前出塞大不同矣。”此时安禄山原形未露，打着为唐王朝开疆拓土、安定边境的旗号趁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诗中主人公此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所以慷慨从戎，并对立功边塞充满了憧憬，这就为后来叛军原形暴露，主人公义不从贼而逃亡埋下伏笔。

杜新刚

其二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此诗为《后出塞》五首中的第二首。此首承接第一首，描写应募途中行军和宿营的情景。

诗的前六句描写军队薄暮景事，言军容之整肃。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描写军队行军路线，

交待宿营地点。东门营：洛阳东门的军营。河阳：古孟津，在今河南省孟津县。大意为：早晨向东门营方向进发，傍晚时分即来到了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此二句描写军队列阵旷野，安营扎寨前的场面：落日余辉下，大军在河阳桥畔停了下来，军中大旗迎风招展，战马仰天长啸，军容十分整肃。《杜臆》中说：“萧萧，原非马鸣声，此加一风字，更为爽豁。”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此二句描述士卒井然有序地安营扎寨。平沙：即铲平沙丘。列：即排列。幕：帐幕。各见招，按指定的编组列阵宿营。大意是：兵士们铲平沙丘，旷野里排列着成千上万张帐篷。所有士卒都按指定的编组宿营，井然有序。

诗的后六句是描写夜半情景，言军令之森严。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虽然当空皓月引人思乡，但因军令严明，军



营中寂静一片。中天：此处指夜半时分。“寂”字表明军营寂静，纪律严明，同时也暗含士卒寂寞思乡之意。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可理解为：远处传来几声笳声，让人心为之悲伤，即使是当初那些雄心勃勃之士，此时也没有一点矜骄了。《杜臆》中说：“前篇言唾手封侯，何等气魄，至此惨不骄矣，束于军法故也。”

诗的最后两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嫫姚”点明军法如此严明的军队，其主帅正是安禄山。大将：安禄山入朝，奉封称旨，进为骠骑大将军。霍嫫姚：指霍去病，霍去病善骑射，为嫫姚校尉。张涎注解此句说：“将似霍嫫姚，盖武皇开边，而去病勤远，故托言之。”而安禄山此时打着为唐王朝开边拓土、保境安民的旗号招兵买马，故以霍嫫姚代之。但霍嫫姚对汉王朝忠心耿耿，而安禄山却狼子野心，最后反叛唐朝，故诗人此处以霍喻安不免带有几分讽刺。

杜新刚

其三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这首诗以一位从战地归来士兵的口吻，对唐王朝自恃强大，不断在四方少数民族地区开拓疆域，以致连年战争不断的事发表了议论，讽刺了皇上的贪得无厌、好大喜功以及边将的投其所好、邀功请赏。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重：重视，看重。两句大意是：在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巩固边防，以防止外族入侵。但在如今，不论是皇上还是边将，都非常重视向外开拓疆域，对外族用兵，并以在战争中建立功勋为荣。开首两句采用同样的句式，仅置换个别词语，使之形成强烈的对比，说明唐王朝的穷兵黩武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办法。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岂知：哪知。英雄主：指唐玄宗。因其好大喜功，好逞英雄，所以称他是“英雄主”，褒中寓贬。亘长云：像天上的浓云一样连绵不断。亘，延续不断。两句大意是：我们现在的皇上勇武好战，不断兴师出征，那派往战场的士兵们像天上的浓云一样连绵不断。“岂知”在这里是加强语气，说明皇上的频繁用兵不合乎民意，师出无名。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六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六方，泛指天下或宇宙。四夷：即东夷、西戎、南

蛮、北狄，古代泛指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孤军：即狐军，狐疑之军。两句大意是：现在唐王朝已经统一了天下，可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是对我们怀有狐疑之心，不愿诚心归顺。这两句以皇上和边将的语气言唐军出征的理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貔虎士：像貔虎一样凶猛的士兵。貔，古书中说的一种猛兽，有的说像虎，有的说像熊，也有的说即白黑。奋身：奋不顾身。勇：勇敢地向前冲。所闻：指所听到的进军号令。两句大意是：于是边将们便遵照皇上的指示，命令勇猛的士兵们依号令勇敢地向前冲。士兵们也个个奋不顾身。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大荒：最荒凉旷远的边地。收：收掠，掳获。胡马群：胡人的大量马匹。两句大意是：士兵们远征最荒凉旷远的边地，与对手展开激烈的厮杀格斗，不断地取得了胜利，每天都能掳掠胡人的大量马匹。这两句揭露了统治者之所以极力出兵的原因，讽刺他们让士兵在前线卖命，为的是不断掳掠财物，满足其贪欲。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开：开拓。玄冥：幽奥深远。吾君：指唐玄宗，即上文的“英雄主”。两句大意是：一定要继续向北开拓疆域，直打到那幽奥深远的北部边地，把它攻取下来，以之来献给皇上。这两句

是以边将的口吻写的，是其向皇上表达忠心的誓言，从这两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将为了讨好皇上，不惜以战争作为换取封赏与爵位的资本的可耻嘴脸，也可窥见唐玄宗对疆域和财富的贪得无厌。

全诗以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为主题，发表其观点和看法，见解独到精辟，反映出杜甫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伟大诗人的本色。诗歌语言朴实、沉郁，言简意丰，深深的讽喻之意隐藏于含蓄的语句之中，须细细体味。

朱立春

其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这首诗揭露了安禄山虚报战功，乘机扩军积粮，阴谋叛乱的种种活动。同时也指出唐玄宗贪图边功，纵容边将，乃是酿成安禄山叛乱的根本原因。

献凯：报捷。继踵：接连不断。踵，脚后跟。两蕃，指奚与契丹两国；静无虞，指没有忧患，太平无事。据史载，天宝四载，奚契丹杀公主以叛，安禄山把契丹诸酋骗至，置毒酒，悉斩其首，献阙下。天宝十三载，禄山奏击破奚契丹，掳其王李日越。十四载，又奏破奚契丹。渔阳：地名，属幽州。辽海：即辽东，因南临渤海，故曰辽海。粳稻：稻米。越罗：越州的罗绮。楚练：楚地的白色的熟绢。舆、台：古代十等人中两个地位比较低的等级。崇：尊崇。位益崇：指天宝七载，封安禄山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凌：超过。上都：指长安。“气骄”句：据史载，安禄山自归范阳后逆节渐露，使者至，称病不来迎接，戒备而后见之，无复臣礼。路衢：大路。全诗的大意是：安禄山接连不断地派人送来捷报，说奚与契丹现在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边庭太平无事。渔阳到处击鼓吹笙，恣意欢娱。把东吴出产的稻米通过水运运到辽东。大肆封赏，就连舆台之类的低贱之人也穿着赏赐的越州罗绮和楚地熟绢。安禄山的地位更加尊崇，气势更加骄纵，几乎要超过唐朝皇帝了。而对此，边地之人又不敢多加非议，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首诗前两句言安禄山阳奉阴违，一方面谎报军情，一方面积聚力量。下面六句言安禄山恣情欢娱，并滥赏以收买军心。再两句言安禄山叛心渐露，只是皇上

尚未察觉。最后两句言安禄山严刑以箝众口。时值天宝末年，安禄山叛逆之势已成，杜甫凭借其现实主义诗人的直觉已经敏锐察觉到了这一切，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所以作此诗为唐王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遗憾的是诗人人微言轻，这一声警钟没能引起当局者的重视，叛乱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朱立春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此诗是《后出塞》组诗中的第五首，从一个叛军逃兵的角度来痛诉了叛军的罪恶。

诗人一开头先简要交待了诗中主人公的身份及经历。“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这两句是说我本是平民出身的良家子弟，曾多次从军作战，立下许多战功。

良家子：古代多以罪人、赘婿、商贾入军籍，平民入籍者称“良家子”。“良家子”说明“我”的“善”，和下文边将的作恶犯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门：指多处用兵作战。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是写诗中主人公的隐忧。军中主将日益骄横跋扈，真让人提心吊胆，愁思百结，他身居高位，富贵无比，目空一切，干了许多越轨之事，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写诗中主人公不愿与叛乱者为伍，从军打仗二十年，志在保家卫国，惟恐辜负当今圣上的浩大皇恩。面对主将种种越轨之事，怎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呢？此二句为诗中主人公逃离叛军营垒埋下了伏笔。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此二句正面描写边将犯上作乱的事实。“幽州骑”指安禄山的军队。“洛河”是指黄河洛水一带。安禄山拥兵自大，羽翼丰满，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挥师长驱直入河洛，安史之乱正式爆发了。“坐”字为下文写“我”之“归”作铺垫。“昏”是对战场的描述，写出了叛军来势之凶猛。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写“我”不忍辜负圣恩，助纣为虐，于是半夜里逃离叛军营垒，抄小道逃回家乡，但家乡已经遭受了战乱带来的灾难，家乡父老或死于刀兵，或逃亡他乡，只剩下荒村一座。“中夜”即

夜半时分，“间道”即为抄小道之意。“空村”是战争造成的，表达了“我”对叛乱战争的痛恨。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诗中主人公因逃离叛军营垒而有幸摆脱了犯上作乱的罪名，回到家里却免不了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终老一生的命运。“我”之“幸”，即是叛军之不幸，说明他们难逃恶名。“穷老无儿孙”和“故里但空村”相照应，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对叛军的痛斥。

在这首诗中，诗人层层铺垫，处处作比，反衬出安禄山知恩不报，犯上作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罪行。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朝廷好大喜功，纵容边将拥兵自重，以致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苦果。

杜新刚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凯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嵯峨。
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岑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窶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湏洞不可掇。

此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杜甫在长安游历十年后始被委以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于是年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家属后，遂写此诗。此时，安禄山已于范阳发动了叛乱，只不过消息还未传到长安，正处于盛唐结束、乱世开始的交接点上，是时代的分水岭。奉先：县名，今陕西蒲城县，在长安东北。当时杜甫家属寄居于此。

这首五百字的咏怀诗，可以说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后的一篇对社会问题的小结。诗人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朝的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通过旅途所见所感，将其细致生动地描写出来，所概括的生活内容是相当深广的。诗人善于从当时的生活中选择典型事件，并加以概括提炼，写来很有感染力。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陵：位于长安东南郊，杜甫的远祖是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转：反而。拙：原指不通世故，此指执着。许身：自许，期望自己。窃比：私下里比。稷与契：传说中尧的两位贤臣。这四句

诗的大意是：我虽是一介平民，但私下里常自比于稷、契，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去辅佐君王，这听起来好像好笑，但我这一志向从未改变，到一大把年纪了反而变得更加执着。这四句概述了自己崇高的政治抱负。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凯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居然：果然。濩落：大而无当，大而无用。契阔：辛苦。盖棺：指死亡。凯豁：希望达到目的。穷年：经年，一年到头。黎元：指百姓。肠内热：内心受煎熬而忧心如焚。同学翁：年辈相当的知识分子。浩歌：高歌。这八句的大意是：虽然我志大才疏，志向不得实现，但即使辛苦一生也在所不辞。我要立志实现自己的理想，直到死去才肯罢休。我一年到头为百姓担忧，为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叹息，忧心如焚。虽然经常被同辈人讥笑，但我却更加激昂地高歌勇进。这一部分和前面四句充分表达了诗人以身许国，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穷年忧黎元”的表白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江海志：指隐于江湖的志向。送日月：度日月，打发时光。尧舜君：此指玄宗。永诀：长别。廊庙具：指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栋梁之材。构厦：建造大厦，喻建设国家。葵藿：冬葵和豆叶，都有向光性。物性：事物

的本性。这八句的大意是：我也并不是没有隐居江湖的心愿，那样的日子确实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但我有幸遇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又不忍心离君永别。不过当今朝廷人才济济，建设国家哪里会缺少我这样的人呢？我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像冬葵和豆叶倾向于太阳的本性一样，有一颗忠君之心啊。这一部分作者继续表达其一腔忠君爱国之志，充满着求官不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想归隐江海，但又眷念国君而不忍诀别的矛盾心情。其中“当今廊庙具”两句是愤愤不平的反语，有一种小人当道，而自己怀才不遇，不被皇上重视的愤慨和无奈。同时，在这一部分中，诗人自比“葵藿”，终要倾向太阳，表现了浓厚的忠君思想。把唐玄宗美化为“尧舜君”，则体现了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顾惟：回头想想。蝼蚁辈：本指蝼蛄和蚂蚁，此喻那些为个人利禄而营求奔走的人。求其穴：谋求自己的安乐窝。胡为：为何。辄拟：老是打算。偃：游息。溟渤：茫茫无际的大海。兹：此，指代“蝼蚁”和“大鲸”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生理：人生的道理。干谒：奔走权门。兀兀：勤苦的样子。这八句诗的大意是：转而想想那些胸无大志之人，只知道去经营谋求自己的安乐窝，为何我却羡慕大鲸，老是打算到茫茫无际

的大海中去遨游呢？从蝼蚁和大鲸身上我悟出了人生的意义，我独以奔走权门、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投机钻营为耻，所以我辛勤劳苦至今，甘愿一生埋没于尘埃。这一部分抒发了作者不肯同流合污去依附权贵，而始终坚持自己的清白志向的决心。其中也夹杂着自视甚高而仕途坎坷的辛酸和愤懑。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巢与由：指巢父和许由，是尧时的两个隐士，历来被认为品格最高洁。易：改变。节：指“窃比稷与契”的志节。沉饮：沉湎于酒。自遣：打发自己的时光。放歌：纵情高歌。破：排遣，发泄。愁绝：极度愁闷。这四句的大意是：然而我终于没有效仿巢父和许由那些人人崇敬的高士而出世，始终积极入世，从未改变那辅佐君王之志向。无奈不能为王所用，只能沉湎于酒中，姑且来打发自己的光阴，在极度愁闷时便纵情高歌以排遣心中的郁闷。这四句诗表达了诗人欲做一番事业而终不得志的忧愁苦闷之情。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嵚崟。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岁暮：年底。天衢：指长安的街道。峥嵘：形容天上黑云密布的样子。客子：作者自称。中夜：夜半。结：系。嵚崟：形容山险峻陡峭的样子。蚩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部落酋长，

善作雾。此代指大雾。蹴：踩踏。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时值年底，百草凋零，凛烈的寒风从高山上刮过时，好像要把山岗都给吹裂了。走在京城大街上，天空阴森森的，乌云密布，我从半夜开始登程出发。寒霜把衣带都给冻断了，而手指僵硬又无法系住它。凌晨时我经过骊山，看到皇上的行宫就建在那险峻陡峭的山坡上。天空浓雾弥漫，踏在山崖上十分湿滑难行。这十句描写了作者从京城出发时所见到的寒冷、萧瑟的场景，并于后四句写到骊山行宫，引起下面对统治阶级豪奢生活的描写。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瑶池：传说中西王母与周穆王宴会的地方，此代指骊山温泉。郁律：水汽氤氲的样子。羽林：羽林军，皇帝的禁卫军。摩戛：众多的样子。殷：盛。胶葛：天空旷远的样子，这里代指天空。长缨：代指大官。短褐：老百姓穿的粗布衣服，代指平民。彤：朱红色。古代宫殿楹柱多用红色涂饰。所分帛：分赐给臣下的绢帛。聚敛：搜刮、聚集、收取。城阙：京城。这十句的大意是：骊山温泉水汽蒸腾，很多羽林军在站岗保卫。君臣在此纵情欢乐，音乐声震天动地。蒙皇上恩赐浴于温泉的，都是些高官显贵，参加宴会的更不会有平民百姓。朝廷所分赐给臣下

的绢帛，乃是衣不蔽体的民妇所织，官府用武力催逼，从他们家里搜刮而来，并进贡到京城。这一部分描写了皇室显贵们依靠赋敛而过着奢侈淫靡的寄生生活，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不公平社会现实的愤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圣人：唐人对皇帝的习惯称呼。筐篚：两种竹器，方的叫筐，圆的叫篚，皇帝常用筐篚盛金帛等赐给臣下。邦国活：使国家繁荣昌盛。至理：最高的道理、原则。多士：众多的官员。这六句话的大意是：皇上恩赐臣下金帛等物，是为了使国家繁荣昌盛啊，臣子如果忽视了这一原则，那皇上又何必白白浪费钱物呢？朝廷百官林立，那些正直仁义之士应该为此感到警惕戒惧呀。这一部分表达了作者对其位不谋其政的贪官酷吏的愤恨。在这里，诗人把造成黑暗社会现实的责任归罪于权贵不能体念君心，行惠于民，所以期望朝廷中由“仁者”执政，以匡世济时，挽救危局，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内金盘：皇帝宫中的珍宝。卫霍：卫青、霍去病。卫青是汉武帝卫皇后之弟，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

儿子，两人都是外戚。这里用卫霍来影射杨贵妃家族。中堂：厅堂。神仙：指美丽的歌舞伎。烟雾：比喻像烟雾一样薄薄的半透明的舞衣。悲、清：形容乐器的声音动人。霜橙、香橘：经霜的橙子和橘子。因是南方水果，运到长安极珍贵。朱门：代指豪贵之家。荣：富贵豪华。枯：此指困苦饥寒。咫尺：指距离很近。这一部分的大意是：况且我听说皇帝宫中的珍宝大都送给了杨家。他们家的厅堂里美丽的歌伎在翩翩起舞，雪白细腻的肌肤上披着薄薄的半透明的纱衣。客人们穿着华贵的貂皮银鼠袄，箫管伴奏着琴瑟，乐音清丽婉转。主人不断让客人吃珍贵的驼蹄羹及南方运来的经霜的橙子和香气馥郁的橘子。豪门权贵人家的酒肉因吃不完都变质了，可路上却有百姓因冻和饿而死在那里。相隔这么近，但富贵豪华与饥寒困苦的对比却是如此鲜明，看到这些景象，我内心的悲痛愁苦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这一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诸杨家中的穷奢极侈，联系到广大百姓的艰难痛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这一部分和前面过骊山时之所见，表现了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生活，抨击他们恣意搜刮，聚敛无度；指斥他们歌舞酣饮，任意挥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传诵的名句，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鲜明的阶级对立状况。其语意大胆、辛辣，入木三分。

“北轅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岑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北轅：驾车向北。就：靠近。官渡：指官家设在泾渭二水合流处的渡口。改辙：改道。岑兀：高峻而危险的样子。崆峒：山名，在甘肃岷县。泾渭二水都是从陇西发源的，所以怀疑水从崆峒山来。天柱：传说中支撑天的柱子。河梁：河上的桥。坼：裂开、散架。枝撑：桥的支柱。窸窣：形容摇晃的声音。行旅：行人。攀援：搀扶。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我驾车向北来到泾河渭河边上，渡口又改了道。只见两河交汇处大水从西边滚滚而来，放眼望去，惊涛骇浪像小山一样危险高峻，让人怀疑是陇县的崆峒山，那气势如此恢宏，真担心会把天柱冲断。河上的桥幸亏还未散架，桥柱被水冲得摇摇晃晃，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行人互相搀扶着，因为河太宽，几乎渡不过去。这十句诗描写了旅途的险恶。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窶有仓卒。”寄异县：寄居在别县（指奉先）。庶：希望。宁舍：即使能忍住。里巷：街坊四邻。夭折：指儿童、少年或青年死去。登：成熟，进仓。仓卒：即仓猝，突然、意外的意思。这十二句的大意是：老妻带着孩子寄

居在奉先，我和他们隔着风雪身处两地。谁能长期不顾念自己的妻子儿女？我也希望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啊。一进门就听见有人号啕大哭，原来是小儿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时候即使我能忍住不哭，街坊四邻却都已抽泣不止了。想想自己身为人父，却使自己的幼子活活饿死，真是惭愧呀。谁能想到秋天的庄稼早已收获进仓，却突然如此贫困无食呢？此部分叙述作者赶回家却赶上幼子饿死，表现了诗人的不幸遭遇。其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危机的深重。像杜甫这样的家庭，都有断炊之困、亡子之痛，那么广大被压迫人民遭遇之悲惨可想而知。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醉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湔洞不可掇。”“生常免租税”二句：按制，凡授有品爵官职者，本人及其子孙皆享有豁免赋税之特权。杜甫出身“奉儒守官”世家，所以也享有此特权，并且也不用服兵役。抚迹：回想自己所遭遇的惨痛经历。平人：平民、百姓。骚屑：纷扰不安。失业徒：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忧端：愁绪。终南：终南山。湔洞：水势浩大无边的样子。这八句的大意是：我的家庭属于免征租税之族，也不用服兵役，可是追忆我所遭遇的惨痛经历却是如此辛酸悲痛，平民百姓也许更该纷扰不安吧。默想那些因苦于租税而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到边远地区戍守作战

的士兵，我的愁绪和终南山一样高可际天，像江河水一样漫无边际，不可控制。这一部分作者由自己的经历推己及人，悯天下之苍生，对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对社会危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本篇是一首长诗，前述平时之衷曲，后写当前之酸楚，至于中幅，以所经为纲，所见为目，句句深切，字字沉痛，是一首现实主义的优秀诗篇。作者通过在长安十年困顿生活的磨炼，对社会、对国家的观察和体验已日趋深刻和成熟，对当时的阶级对立状况有了较鲜明的认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诗人仍对皇帝寄予很高期望，存在盲目忠君思想，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君王的治理和改革上，对此应正确认识。

朱立春

月 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是一首身在贼中而心思家室的诗。写于至德元年

(756) 八月，时值安史之乱，社会急剧动荡不安，至德元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时杜甫携家眷暂住鄜州。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身前往灵武，途中被安史叛军掳获至长安。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而诗人却身陷囹圄，身心经历着极端的痛苦。诗人借月抒情，深刻地表现了对亲人的思念，并通过抒写战乱岁月中的离别之苦，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今夜里鄜州上空的月亮是多么皎洁，只可惜家中只有妻子一人在闺房里观看。诗题为《月夜》，本应写诗人自己在月下看月，可诗人偏偏开头直写妻子闺中看月，起笔甚为出人意料，正如纪晓岚评论此诗时说“入手便摆落现景，纯从对面着笔，蹊径甚别”（《瀛奎律髓刊误》），一开篇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闺中月下思人图。“独”字用得恰到好处，表达了诗人希望与妻子“共邀明月”的心情，同时又反衬出诗人此时的孤独。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可爱的儿女们年幼无知，他们根本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思念长安。“怜”字表达了诗人对儿女的思念，“忆”字其实指的是两地相忆，既是妻子因丈夫身在长安而忆，也是诗人自己在长安思念家中的妻子，患难夫妻，其情弥深，于此可见一斑。此联在行文上照应了首联，家中并非只有妻子一人，还

有好几个可爱的小儿女，正因为他们年幼无知，不懂思念为何物，不解“忆长安”，故而才使诗人有“闺中只独看”之语。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此联描写诗人想象妻子长时间在屋外望月思念自己的情景：浓雾湿透了她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下她的两臂已在发凉。此时的鄜州，并不是多冷，一句“清辉玉臂寒”衬托出妻子望月之久。此联写出了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无限怀念亲人的深情；同时也含蓄地反衬出诗人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伉俪情深，悲婉微至。

“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此联描写诗人期待着与妻子团圆的迫切心情：何时才能与妻子同倚薄帷望月，让月光把双方的眼泪照干呢？此联抒写的不仅仅是夫妻恩爱之情，更多的是家国之恨。因为安史叛乱才导致国家不安，使自己身陷囹圄，以致抛妻别子，天各一方，饱尝离别之苦。诗人盼望夫妻团聚，实则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乱，因为只有国家安宁，夫妻才可共“倚虚幌”，让明月“双照泪痕干”。

此诗借看月而抒写离别之情，寓家国之恨于两地相思之中，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的痛苦。诗人在遣词炼字上颇为讲究，独具匠心。尤其是“独”字和“双”字，颇耐人咀嚼和寻味，一个“独”字反映了战乱方炽，夫妻之间因离散而彼此都忍

受着孤独寂寞的煎熬，表达了对战乱的痛恨。而结尾句一个“双”字则是对和平安宁岁月的向往，只有战乱结束，国家安定，夫妻才能结束天各一方的生活，双倚虚幌，四目凝视。这一“独”一“双”，一前一后很自然地把夫妻的聚散和时局的安危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了乱离时代亲人离别的痛苦心情和强烈盼望团聚的愿望，反映了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总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家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全诗笔触深婉，感情真挚，读来哀婉动人。

夏于全

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琯自请带兵以图收复长安，十一月与安禄山的部将安守忠战于陈陶，因决策失误而兵败，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当时杜甫身陷长安，闻此消息，目睹获胜归来的叛军骄奢放纵，

写下了这首声泪俱下的慷慨悲陈陶之作。陈陶：即陈陶泽，在今咸阳县东。

题目名为“悲陈陶”，即是为陈陶之败而悲，诗人直陈其事，一开头便写战况之惨烈，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对安史之乱的愤慨。首句“孟冬十郡良家子”，展示战争爆发的时间，参加人数之多，渲染了正义之师慷慨赴义的大无畏精神。“血作陈陶泽中水”极写战争之惨烈，伤亡重大，鲜血染红了陈陶泽中水。只此两句读之顿觉惊心动魄，目不忍睹。诗人十分热爱这支正义之师，所以根本不忍描写惨败场面，故以“血作陈陶泽中水”来暗示官军的惨败。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大意是：战斗结束了，空旷的原野格外凄清，天地之间死一般沉寂，好像在为慷慨赴义而死的四万子弟兵默哀。“四万义军同日死”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壮，诗人在此以悲痛的心情为他们唱挽歌，他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因此天地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颈联“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表达诗人的无限愤慨。获胜的叛军归来，得意狂欢。浸润着烈士的鲜血，他们狂呼乱叫，饮酒作乐，欢庆胜利，这一切让诗人更加疾首痛心。“血洗箭”和前面的“血作陈陶水”相照应，再次突出了战斗的惨烈。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此联控诉了

叛军的罪恶。在叛军铁蹄统治下的长安一片恐怖，民不聊生，烧杀抢掠时时发生。老百姓在这种高压中听说陈陶兵败，均向北痛哭，面向肃宗所在的地方，希望官军百折不挠，早日收复长安。这一“望”一“哭”很有象征意义，象征了民心的向背，这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并从中看到了官军收复长安的希望。

诗人描写陈陶之败，虽是直陈其事，却不忍直言其状，不过又处处让人感到战败一事，在诗人看来官军毕竟是正义之师，理应为其战败避讳，故而展示的是正义之师慷慨赴义的场面，这就使全诗的格调显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给人以更为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夏于全

悲青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唐肃宗至德元年十月，宰相房琯带中军、北军收复长安，兵败于陈陶后，于十月癸卯率南军作战，结果又

败于青坂，诗人在贼营中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心疾首，愤笔疾书，写下此诗，批评统帅决策失误。

此诗和《悲陈陶》一样，首先交待战争发生地：“我军青坂在东门”，即战争发生在陈陶东城门外的青坂。军：指军队驻扎。“天寒饮马太白窟”一句描写的是当时不利作战的恶劣环境，天气如此寒冷，大军只能在太白山的冰窟中取水饮马。首联开门见山指出，战争还没开始前，我军已处于劣势，怎么能不自量力而冒进呢？这是战败的原因，为下文提出“忍待明年莫仓卒”一论作铺垫。

颔联“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是交待战败的另一原因，当时胡兵士气正盛，哪怕只有数骑便敢驰驱突进。日向西：指太阳运行到西方贼兵所在地，喻指贼兵士气正盛。“敢”字渲染胡骑士气之盛。在敌人士气最盛时我军贸然进击，又怎能不败呢？“黄头奚儿”，指安禄山所部的边疆少数民族士兵。颔联写胡骑士气之盛，为写“莫仓卒”作了第二次铺垫。

分析完战败的原因后，诗人开始写我军青坂战败的场面，诗人先以“山雪河冰野萧瑟”来烘托战斗结束后，战场四周弥漫的悲凉气氛，有山河冰雪皆为之含悲之意。接着诗人大胆想象，直笔描写惨败情景。“青是烽烟白人骨”，让人惨不忍睹，战场上烽火余灰未尽，青烟缭绕，到处是死人的骸骨。这一“青”一“白”让

人触目惊心，这不是一般的战败，而是惨败。

尾联“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是诗人对战争的思考，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审时度势，注重战略战术，不能仅凭热情，诗人告戒军中统帅，天时、地利、人和我军皆不占，千万不要心急，要“忍待明年莫仓卒”。虽然百姓“日夜更望官军至”，诗人身陷城中，当然盼望早日收复长安，但诗人还是奉劝军中统帅忍待明年，充分表现了顾全大局，悯民爱国之理智及热情。

此诗和《悲陈陶》同写战败，立意却不一样，《悲陈陶》突出官军慷慨赴义，为国捐躯，故不忍言其败，诗风悲壮，而此诗意在批评官军主帅不审时度势，急躁冒进，导致失败的行为，故而以“青是烽烟白是骨”直言其败，诗风悲愤。

夏于全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羣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春。至德元年（756）秋天，安禄山攻陷长安，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即自鄜州前去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虏，带回长安，诗人在长安于757年春逃出后，写下了此诗。全诗描绘了长安在遭叛军洗劫后的萧条冷落景象。

题目中一“哀”字总领全诗，为全诗定下了凄婉悲凉的基调，全诗自始至终被一片哀愁之气所笼罩。“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诗一开头，诗人于春天在曲江偏僻弯曲之处漫步，以排遣心中的郁闷，禁不住“哀”生心中，无法控制，以致吞声哭泣。一个“吞”字刻画了诗人因哀而哭但又不敢失声的情状。少陵：汉宣帝许后的陵墓，杜甫曾在此居住，故以“少陵野老”自称。曲江：是唐代长安有名的风景名胜，曲江曲，指曲江偏僻弯曲的地方。“潜”字与“吞”字相照应，因潜行而吞声，暗寓了叛军在长安的跋扈嚣张和恐

怖气氛。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诗人“潜行曲江曲”，见到的是曲江边的宫殿大门紧锁，纤细的柳丝在风中晃动，水中的蒲苇在抽芽返青。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真是说不尽的伤心，诉不完的凄凉，怎不令人吞声而哭呢？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诗人触景伤情，自然引起了对以往曲江繁华景象的回忆。想当初，皇帝游览南苑，那场面之盛大使苑中万物为之生辉。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贵妃娘娘与皇上同车而行，辇前女官骑马带箭在前开道，那些马的嚼口笼头都是用黄金做的。才人们张弓搭箭，转身仰射高空，正好射中比翼双飞的鸟。只可惜这精湛的技艺，没有用在疆场上，没有保住天下的太平。昭阳殿里第一人，原指汉成帝宠妃赵飞燕，诗人以汉成帝与赵飞燕影射唐明皇与杨贵妃荒淫误国之事。“双飞翼”暗喻唐明皇和杨贵妃，才女“一笑正坠双飞翼”暗示唐明皇与杨贵妃这对同命鸳鸯，必将乐极生悲，自取灭亡。这几句看似在回忆往日曲江的繁华盛况，实则是在追述安史之乱的根源。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抒发了作者的历史兴亡感慨。明皇与杨贵妃的荒淫误国导致安史之

乱，昔日明眸皓齿的杨贵妃成为千夫所指，横尸马嵬，连游魂也“归不得”了。“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清渭，指流经马嵬驿的渭水，此指杨贵妃死处。剑阁：由长安入川必经的险要之地，玄宗经此入蜀而去，而杨贵妃埋尸马嵬，死生异路，死者和生者永远隔绝，彼此音信毫无。昔日“侍君侧”，今日两相离。这悲剧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他们二人。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诗人目睹兴衰更替，触景伤情，不禁泪洒胸襟。但又有什么办法呀。江水自流，江花依旧，大自然在遵循自身的规律而运行，不会因人间之沧桑而改变。“泪沾臆”照应“吞声哭”，加剧了悲哀气氛。诗人以“不变”衬“巨变”，情更浓，泪更多，以至于视线模糊，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意为安史叛军在黄昏时分骑马满城飞奔，尘土飞扬，自己往城南走却边走边回头看城北，这就把遭劫后的长安的恐怖高压气氛渲染到了极致。城南是诗人家之所在，而城北则代指朝廷，也暗指远在灵武督师讨伐叛军的唐肃宗所在地。一个“望”字把诗人那种一步一回头，希望唐肃宗整军经武，早日平叛的爱国心愿刻画得淋漓尽致。

全诗以哀为核心，犹如一曲哀伤的挽歌，诗人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感情是复杂的，故在写法上采取了曲笔。正如《杜诗说》中评论道：“诗意本哀贵妃；不敢斥言，

故借江头行幸处，标为题目耳。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讯。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诗人哀李唐王朝之不幸，怒唐明皇之不争，但其忠厚朴实的胸襟使他只能藉此抒发一下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以警示来者而已。全诗层次清晰，结构严整，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艺术构思非常缜密。语言形象精炼，笔落之处，处处生花，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夏于全

春 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三月，时杜甫被叛军所虏，困居长安，目睹了战乱中的长安春景，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春望》诗。诗中抒写了诗人强烈的家国破亡之恨，体现了其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国，此处指京城长安。国破，指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攻破潼

关，继而陷长安一事。首联触景生情，表达了诗人内心深沉的悲痛：长安已被攻破，陷入了安史叛军之手，举目遥望，虽然山河依旧，但已物是人非，战乱的阴霾笼罩着大地。暮春时节，遭受叛军洗劫后的长安城草木深密，一片荒凉。此联用语精深，入木三分，“破”字让人怵目惊心，“深”字让人顿感凄然。这一“破”一“深”，形象地揭示出战乱后的衰败景象。正如司马光所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温公续诗话》）。叛乱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这就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安史之乱的痛心疾首。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叛军气焰嚣张，士气正旺，时局非常艰难，这使诗人万分忧虑，以至于看到了悦目的花反而忍不住要掉泪，听见鸟鸣便感到自己像一只惊弓之鸟，时时在心惊肉跳。孤身陷于贼中，这种与家人、与朝廷隔绝的痛苦，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此联紧扣“春望”，从正面抒发了诗人伤乱思家的感慨。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三月，即数月，古代“三”、“六”、“九”、“十二”往往是虚指，不一定是实数。颈联大意即：战争已持续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家人音讯阻绝，想收到一封家书就好比得到万两黄金一样艰难。此联紧扣上联，以“烽火”承“感时”，以“家书”承“恨别”，写战乱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在行

文上不仅层次分明，结构严整，而且使诗人忧时伤别这一感情更为深沉而具体。一封“家书”居然抵上“万金”，这更突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这心情并不仅仅是诗人一个人的，而是千千万万因战乱而离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甚至可以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共鸣。因而一句“家书抵万金”千百年来不知引起过多少恨别之士的感慨。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由于烽火连天，感时恨别，诗人心情忧郁愁闷，不断地搔头自遣，原本就十分稀疏的白发越搔越少，简直连发簪都承受不住了。白发本因愁而生，搔头本为消愁，如今这不断的搔头不仅没能解除无尽的烦恼，反而使头发越来越稀少，这感时伤别之愁何时才是尽头，“不胜簪”三字极其形象地刻画出诗人伤时悯乱的忧伤情状，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乱，不再烦恼的愿望。

此诗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语句凝炼，情致沉郁婉转，写景抒情浑然一体。景物的形象，体现着诗人的感情；作者的感情，又贯串在景物形象的描绘中，真可谓“一切情语皆景语，一切景语皆情语”。此诗高度地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恋家人的美好情操，它的思想内容的强烈感染力超越了时空，尤其是在动乱的岁月里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故而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人们传诵。

夏于全



《春望》杜甫

——选自《三希堂画宝》

北 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坡陀望鄜畲，岩谷互出没。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
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
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

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俎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妣。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闕。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本诗题下有原注：“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至德元年，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一年后逃到凤翔谒见肃宗，被授左拾遗。不久，因为房琯兵败之事上疏营救，得罪肃宗，多亏宰相张镐解救，才得免罪。随后于闰八月应肃宗诏离开凤翔，到鄜州看望妻子，因写下此诗。诗中描述了诗人一路上的所见所感，表达了希望朝廷早日平息叛乱的愿望。因为由凤翔到鄜州得向东北方向走，故曰“北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

家室。”皇帝二载：指唐肃宗至德二载，即公元756年。初吉：朔日，即初一。杜子：作者自称。苍茫：匆忙急遽。问：即探望。这四句诗叙述北征的时间和原因。大意是：至德二年秋闰八月初一日，我奉诏从凤翔匆忙赶赴鄜州，回家探望妻子。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维时：此时。艰虞：艰难忧患。顾惭：自顾惭愧。恩私被：蒙皇帝私恩相加。蓬荜：蓬门荜户，代指穷人的住处。阙下：朝廷。怵惕：惶恐不安。谏诤姿：谏官的风度。经纬：治理国家。密勿：劳心勤勉。东胡：指安庆绪。愤所切：最深切忧愤的事。行在：皇帝临时的驻地，此指凤翔。疮痍：创伤，此指国家灾难。忧虞：忧患。这一部分是叙述蒙诏探家时的辞朝恋主之情。其大意是：此时国家正遭受艰难忧患，朝野上下一片忙碌。有劳圣上能于此时对我私恩相加，下诏准许我回寒舍探视家室，真令我自顾惭愧。我到朝廷上去拜辞圣上，心内惶恐不安，很久才辞出。我虽不是什么犯颜谏诤之臣，但我担心左拾遗一职空缺会耽误国事呀。圣上确实是一位中兴大唐的明主，治理国家非常劳苦勤勉，我所深深忧愤的是安史叛乱尚未平息。辞别上路

后，我心恋朝廷，泪落不已，走在路上感觉神情恍惚。国家遭受战乱的创伤已经很久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忧患呀！此部分直陈北征事由，诗人先言感君忧君，后言忧国忧民，真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片赤胆忠心可鉴。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靡靡：走路缓慢的样子。眇：少。被伤：带伤。寒山重：一重重的山。因时在旧历闰八月，西北地区已较冷，故云寒山。饮马窟：原是长城下可供饮马的泉窟，后以此比喻边境或北方寒冷荒凉战乱不息的地方。邠郊入地底：指从山上俯看，邠地的原野如入地底。荡潏：水流的样子。戴：留有。动高兴：引发高远的兴致。幽事：山中幽静的自然景物。琐细：细小。罗生：罗列丛生。濡：滋润。缅思：遥想。此部分的大意是：慢慢走过田间小道，只见人烟稀少，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路上遇到很多伤兵，他们呻吟着，伤口还流着血。再回头看看凤翔县，依稀能看到旌旗在晚风中飘摇。继续往前登上重重高山，屡屡能看到一些饮马的泉

窟。从山上往下看，只见邠地的原野如同在地底，泾水在静静地奔流。前面山上怪石嶙峋，有一巨石如猛虎蹲踞在那里，如果发一声怒吼，真可把山崖震裂。山菊花正在开放，山石上留着古代战车辗下的车辙痕迹。天高云淡，引得我逸兴横飞，这山中幽静的自然景物也可以使人心情愉悦啊。山上的野果大多都很细瘦，橡子栗子罗列杂生。有的野果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因为有雨露的滋润，不论甜的苦的都一齐长出果实。遥想桃花源内人们以山野为家自给自足的快乐日子，更加悲叹自己命运的坎坷不幸。这一部分叙述了诗人出凤翔至邠郊之所见，其中有萧瑟荒凉的景物，也有呻吟流血的伤兵，这一切让诗人倍感凄凉，而更加心眷朝廷。继续前行，旅途中孤寂忧闷，但有时也能触动诗情，苦中寻乐。不过惆怅总是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坡陀：地势高低不平的样子。鄜畤：据《汉·郊祀志》载：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乃作鄜畤，以三牲郊祀白帝。这里用鄜畤代鄜州。木末：树梢，此处指山顶。鸱枭：皆为恶鸟名。“潼关”句：指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部攻潼关，守将哥舒翰本拟据险坚守，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议让哥舒翰出关迎敌，结果

大败，丧师二十万，溺死者数万人。百万师，是一种夸大。卒：仓猝。半秦民：关中一半的人民。为异物：指死亡。这一部分的大意是：远望鄜州，山谷纵横，高低不平。我已经走到水边，我的仆人还在山上。鸣皋在枯黄的桑树上鸣叫，野鼠在到处挖洞觅食。深夜从以前的战场经过，冷冷的月光照着地上累累的白骨。想当年守卫潼关的百万大军如何这么快就溃败了呢？潼关一失守，于是关中的人民就遭了殃，有近半数的人被叛军所杀。本部分叙述诗人在鄜州所看到的凄惨景象。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堕胡尘：指陷身贼中。衣百结：衣服打满补丁。白胜雪：指很白净，此处指因缺乏营养而面色惨白。耶：即爷。补绽：补缀。海图：绣着海景的图案。坼波涛：波涛因补缝多而坼裂。天吴：海图所画之水神，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色。紫凤：旧绣所

刺之物，是一种以紫色为主的五彩凤鸟。颠倒：花纹图案因补缝而错乱颠倒。短褐：粗陋的衣服。情怀恶：心情不好。那：奈何。衾裯：被与帐。稍罗列：一一罗列出来。栉：梳头。随手抹：信手涂抹。朱铅：脂粉。狼藉：零乱。画眉阔：画出宽阔的眉。唐代女子以阔眉为美。竞挽须：争着拉胡须。嗔喝：气恼喝止。翻思：回想。杂乱聒：杂乱吵嚷。慰意：慰藉，快意。生理：生计，谋生之路。这一部分的大意是：何况我曾为叛军所俘，等到逃出来时已是满头白发了。从被俘到回家整整一年了，回到我的茅屋，只见妻子的衣服已打满了补丁。夫妻相对恸哭失声，松涛似乎也在回应，低低地抽泣，泉水似乎也在为我们呜咽。平生所最喜爱的娇儿，面色惨白，见了我背对着我放声大哭，浑身是污垢，脚上也未穿袜子。床前的两个小女儿，所穿的衣服又破旧又短小。衣服上绘着的海景图案中，波涛因缝补过多而坼裂，旧绣也都变了形。那破旧衣服上的天吴和紫凤，因补缝而错乱颠倒。目睹此情此景，我的心情很不好，躺在床上又吐又泄好几天。奈何我囊中没有布帛，否则，就可以使你们不再受冻呀。妻子解开了粉黛的包裹，被和帐子也都一一罗列出来。清瘦的妻子因为施了粉黛脸色复又光润了，不懂事的小女儿也学着自己梳头。早晨起来模仿她母亲的样子信手涂抹化妆。过了一会儿又敷上脂粉，并画了一对零乱的阔眉。我有幸从叛

贼手中逃回，面对着这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似乎连饥渴也忘了。孩子们来问我外面所经历之事，争着拉我的胡子，我也不忍心喝斥他们。回想陷身贼中时的愁苦，家里再杂乱聒噪我也甘心承受。刚刚回到家，能高兴就高兴，生计问题先放在一边吧。这一部分写诗人归家之情状。家中妻儿的穷苦令人悲，妻子儿女所营造的家的温馨又令人悲过而喜。用生动细腻的描绘写出了妻儿的形貌衣饰及孩子的天真可爱，从而表达了其回家后复杂的思想感情。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至尊：指肃宗皇帝。蒙尘：指皇帝流亡在外。天色改：气运有所好转。坐觉：遂觉。妖氛豁：叛军的势头渐渐明朗。回鹘，即回纥，今维吾尔族，郭子仪曾劝肃宗借回纥兵来平定叛乱。阴风、惨澹：形容回纥兵的剽悍和杀气腾腾。其王：指回纥王怀仁可汗。助顺：帮助唐王朝。驰突：骑射作战。此辈：指回纥兵。少为贵：少用为好。勇决：骁勇善战。鹰腾：飞腾搏击如

鹰。虚佇：虚心期待。时议：当时的不同议论和主张。气欲夺：慑于皇帝的威严，不敢谏诤。伊洛：指洛阳。指掌：瞬间。拔：攻取。深入：深入敌人巢穴。蓄锐：训练的精兵。旋瞻：不久就可看到。恒碣：恒山、碣石山，在今山西、河北省境内。昊天：秋天。祸转：灾祸转换。皇纲：皇朝的纲纪正统。这一部分的大意是：皇上尚流亡在外，也不知何日才能天下太平？我抬头仰观天象已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朝廷的征兆，于是我认为叛军的败势已渐渐明朗。郭将军请来的回纥兵剽悍骁勇，杀气腾腾，怀仁可汗也愿意帮助唐王朝平叛。这些回纥兵擅长骑射，这一次来的有五千精兵和一万匹战马。但是我认为还是尽量少用他们为妙，虽然他们英勇善战，来的又都是些飞腾搏击如鹰、能迅速杀敌的精兵。不过皇上对他们期望很高，不同的议论和主张也因慑于皇帝的威严而不被采纳。洛阳很快就可收复，攻取长安也不在话下。官兵们要求深入叛军的巢穴，训练的精兵可以同时派出。这一次占领青、徐，不久就可以看到攻占恒碣。时值秋天霜露凛冽，洋溢着浩然正气，如秉浩然之气而行肃杀之令，灾祸已转移到了灭亡叛军的时候，对叛军已形成了攻灭擒拿之势。叛军岂能长期猖獗，我们大唐王朝绝不会灭亡的。这一部分中，诗人的感情从家庭的小圈子中跳出，纵论国家时事。他认为形势已开始有利于唐朝，叛军气数将尽，回纥兵虽勇猛但应少用，

否则将为国患，对肃宗此举的态度稍有微词。诗人认为如充分利用官军，辅以回纥之助，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收两京、定河北、擒安史。杜甫在全家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依然关心国家大事，担忧国家的前途，真正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其中对肃宗不惜低眉屈膝借兵于回纥的做法给予了规劝和提醒，显示了其远见卓识。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妣。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狼狈：指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仓皇奔蜀之事。奸臣：指杨国忠等。菹醢：剁成肉酱。指唐玄宗入蜀至马嵬坡时，龙武将军陈玄礼发动将士，要求斩杀杨国忠和杨贵妃，玄宗无可奈何，只好斩杨国忠，令贵妃自缢，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同恶：指杨国忠的亲属和党羽。荡析：消灭清除。夏殷：夏朝和商朝。妹妣：妹喜和妣己。夏桀宠妹喜、殷纣宠妣己。宣光：指周宣王和汉光武帝。桓桓：威武的样子。仗钺：手持节钺。微尔：没有你。人尽非：人们不再是唐朝臣民，即唐朝灭亡。大同殿：唐宫殿名，玄宗常于此接见群臣。白兽闼：即白虎门，长安宫中禁苑南门。唐代因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讳，改“虎”为“兽”。翠华：

饰有翠鸟羽毛的旌旗，是皇帝仪仗的一种，指代皇帝车驾。金阙：皇帝的宫阙。园陵：唐代历朝皇帝在长安的陵墓。神：英灵。数：礼数。煌煌：辉煌显赫。树立：建树。这一部分的大意是：回想当初潼关失守两京陷落，皇上仓皇入蜀的经历，真是古来少有啊。现在奸臣杨国忠被诛杀，他的党羽和亲属也都被清除了，这就如同夏朝和殷朝衰落之时诛杀妹喜和妲己一样啊。周朝和汉朝能获得中兴，都得力于宣宗和光武帝的贤明智慧呀。陈玄礼将军真是威武神勇啊！他手持伸张正义之剑除掉诸杨之祸，以泄天下之愤，鼓忠义之气，如果没有他，人事早已面目全非，恐怕大唐已经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他此举，才得以保住国家，并有望匡复。现在长安城里的宫殿冷冷清清，人们渴望能重见到皇帝的仪仗，金殿大门常有神光照耀。皇陵里先王的英灵当然还在，每天也有人按时洒扫，应有的礼数一点也不缺。太宗皇帝所创建的大唐伟业，将要被长久地发扬光大。这一部分高度评价了陈玄礼诛杀奸臣的功劳，并指出故国人民思君，陵寝无恙，唐朝的中兴指日可待。

这首五言古体长诗叙述了诗人从凤翔赶往鄜州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结构谨严，描绘生动。诗人采用赋和比的表现手法把叙事、议论、抒情和写景融为一体，成功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诗人虽被贬归家，但仍时时不忘国家，关心唐王朝的安危，盼望早日

平息叛乱，兴复大唐。综观全篇，这一思想渗透于诗篇的字里行间，其忧国忧民之心，“千古之下，犹令人感奋不已。”全诗凡七百字，是杜诗也是全唐诗中篇幅最长的诗作之一，集中展现了杜甫卓越的文学才华、深邃的思想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朱立春

羌村三首

肃宗至德二年（756），杜甫任左拾遗，房琯兵败罢相，杜甫上疏为其辩解，触怒肃宗。多亏宰相张镐解救，才得幸免。随后，肃宗诏许杜甫往鄜州探亲。当时安史之乱正盛，社会动荡不安，诗人有感于回家时亲人相见的情景，写下了著名的《羌村三首》。《古唐诗合解》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了。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藏的深厚社会现实内容。

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前二句写诗人回到家的时间及环境气氛。“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意为峥嵘万状的火烧云，高高地贴在西方的天边，落日的光辉斜射在地面上。“赤云”即火烧云，表明此时已近黄昏。诗人此次触怒肃宗，被放还回家，心里五味俱全，感慨当今朝政多变，这多事之秋，如同这峥嵘赤云一般，自己历经逃难、陷贼、任左拾遗及被贬还等遭遇，想起来真是辛酸啊！

三四句“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写诗人悲凉的心境。千里跋涉已是够劳累的了，一到家门，目睹萧瑟的柴门和鸟雀的聒噪，这境况好生萧条和凄凉。这就是战乱带来的惨状。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写妻子见到亲人生还时的表情变化。是啊，兵荒马乱，音信全无，为之日夜担忧的亲人此时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直到确认眼前确实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时，一家人又忍不住号啕大哭，这哭声既是惊喜，又饱含辛酸，让人百感交集，千言万语

竟不知从何说起。“怪”字和“惊”字生动地表现了普通老百姓在战乱中所特有的恐慌情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诗人由衷感叹，身逢乱世，生死是瞬间的事，战争中死了那么多人，自己能活着回来，确实有些偶然。“偶然遂”和上句的“怪我在”相照应，其中蕴含了诗人九死一生的坎坷遭遇。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此二句写邻居听到诗人生还的消息都前来看望的场面。左邻右舍站在墙头边，围观亲人团聚，表现了父老乡亲们的淳朴，他们倾听着诗人讲述一路上的遭遇，无不为之感慨叹息。这更流露出老百姓渴望早日结束叛乱的心声。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结尾二句进一步烘托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情绪。夜很深了，夫妻相对而坐，仿佛若在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全诗含蓄而不隐晦，虽没有直接写战乱，可字字句句在控诉“安史之乱”的罪恶，深切地表达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情怀。

杜新刚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聊以慰迟暮。

这首诗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居家度日、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战乱侥幸生还，亲人团聚本是件高兴的事，可是当此国家多难之际，忠不被察，并遭放还，不能为朝廷分忧，替百姓解难，诗人的心中充满了苦恼与无奈。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人到晚年，理应颐养天年，而诗人却感到自己是在苟且偷生，但又迫于无奈，终日郁郁寡欢。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当然，诗人的郁郁寡欢不是无病呻吟，这一点连他那不懂事的小儿子都觉察到了。感觉到父亲可能又要离开，非常害怕，以至于赖在父亲膝上，寸步不离。诗人通过对亲情的描写来反衬自己希望能早日离家归京，报效朝廷的急切心情。“畏”字把娇儿那种害怕亲人再次离去的表情刻画得维妙维肖，这种害怕也是战乱带来的创伤。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此二句写诗人闲来无事，绕树漫步，往昔追随肃宗志图匡复的情景出现在眼

前，可如今，事过境迁，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叹息。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回忆完过去，一阵凉风吹来，更觉风景不殊。主上蒙尘，天下多事，民不聊生，战乱频仍，自己赋闲在家，报国无门，这一切使诗人百感交集，倍受煎熬。



最后四句写诗人愁思无限，在不知何去何从，左右为难之际，想到秋收已毕，新酒即将酿出，于是便产生了借酒浇愁的念头。“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是说幸好知道已经秋收了，新酿的家酒虽然还未出糟，但也快了，诗人仿佛感觉到了那醇香的美酒正从糟床汨汨渗出。此句承前，因愁思不得其解，只好去酒中寻找寄托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呀！而“如今足斟酌，聊以慰迟暮”，看似轻松、自我解嘲，其中又蕴藏了多少辛酸

和悲哀！

杜新刚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正当诗人想到借酒浇愁时，碰巧还真有客人提酒来访。无休止的战争使得“黍地无人耕”，“儿童尽东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身在羌村中的杜甫曾在朝中为官，父老乡亲们自然想到了向他诉苦，希望朝廷能早日平息战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诗人以“鸡斗”起兴，首两句突出鸡斗正欢，客人到了，诗人接连描写鸡乱叫、鸡斗争、驱鸡上树，

不无目的。诗人是以鸡斗喻当时之战乱，以驱鸡上树表达希望早日平息战争的愿望，为后文埋下伏笔，因为客人前来是为了向诗人诉说战乱带来的创伤。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父老四五人轻敲柴门，带着清浊不一的酒进来，口里说是为了慰问远行归来的诗人。父老的举止言谈透露出他们的淳朴、善良，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却在经受着战乱的痛苦。饮酒闲谈间，父老们一个劲儿地谦说酒味薄，不好喝，这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酒不好喝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你看这大片的肥田沃土没人耕种，兵荒马乱，兵役徭役毫无休止，连未成年的人都上前线打仗去了。确实拿不出上好的粮食酿美酒呀。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诗人听了父老的诉说，不禁感慨万千。是啊！父老们的日子已够艰难的了，但还不忘拿出自己仅有的那点酒来慰问自己，这份深情够难得了。于是诗人赋诗高歌，答谢父老的盛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然而这歌声带给父老们的也不是安慰，而是彼此之间的长吁短叹，不知不觉满座客人连同诗人自己都已泪下如泉涌了。

《羌村三首》这一组诗，取材现实，略无夸饰，诗人尽情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熔铸在字里行间，折射出无限深沉的伤时悯乱情结。三首诗的语言均平易朴

实，却又洗炼沉郁，表现手法上以白描见长，整体风格沉郁顿挫，给人以无限苍凉、悲怆之感。

杜新刚

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写于乾元元年（758），时杜甫任左拾遗，属门下省，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诤，小事上“封事”。“封事”即密封的奏疏。此诗描写了诗人上封事前在门下省值夜通宵不眠、等待早朝时的紧张心情，表现了诗人忠于讽谏职守，克己奉公的精神。“宿”即值宿，“左省”即左拾遗所属的门下省，因在殿庑之东，故称“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掖垣：禁墙、宫墙。首联是写黄昏时分门下省周围的近景：夜幕将临，宫墙内花影渐渐黯淡，归巢的鸟儿鸣叫着从这里飞过。诗人开篇运笔轻淡，渲染出一派静谧的气氛。花影和鸟声紧扣诗题中的“春”字，烘托出了门下省环境的清幽，自

然这清幽环境中的“花影”和“鸟声”也给读者带来了宁静的视觉和听觉感受。诗人炼字颇为精工，一个“隐”字将静止的花写活了，但这一动也只是隐动，很有分寸，体现了满园的花是多么温馨迷人。同时，“隐”和“栖”字也点明了时间，照应了诗题中的一个“宿”字，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是多么周密。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颔联写入夜时分的京城夜景，大意即：群星照耀，千门万户上空星光灿烂；皓月当空，宫阙之上，洒满光辉。上联诗人以反衬的手法进一步以动衬静，将静止的东西写活，本来是星星在动，而诗人偏偏说“万户动”，这就使得整个京城夜景一下子充满了动感和活力。下联则以“月傍”突出了宫殿的高峨。整个颔联颇有喻意，星月当空象征着皇权的无上之尊。至德二年唐军收复长安，唐肃宗从凤翔还京，继续组织讨伐安史叛军，励精图治，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大唐帝国中兴的希望，故人心踊跃，四方之士纷纷赶赴京师，包括诗人自己。“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形。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金钥：指朝门上的锁。玉珂：马络头上的装饰物。此联写诗人夜不能寐的情景。诗人值禁时睡不着觉，好像听到宫门的锁在响动，风吹檐间铃铎，好像听到了百官上朝的马铃在响。此联把诗人那种勤于国事，唯恐耽误次晨上朝的心情描

绘得十分生动细腻。正是因为想到明日早朝的事，所以才久久不能入眠，夜深人静，随便听到什么声音都会引起他的联想，听到风吹铃铎，便想到了马铃之声。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明天早朝有重要的封事需要上奏，由于怕耽误了时辰，所以几次问下人现在是几更天了。“夜如何”典出《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原意即长夜漫漫没有尽头，诗人化用此意更能烘托出心有所牵挂的紧张心理，而在此前添一“数”字，诗人那坐卧不安的情状就更历历可见了。

此诗层次分明，写景抒情一目了然。首联和颔联写景，并将静态之景写动写活，为下文抒写不安的心理烘托了气氛，颈联和尾联直抒胸臆，反映了一个封建官吏的勤谨、尽职尽责的态度。诗中自暮到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充分反映了杜甫居官小心谨慎，殷勤奉国的精神。

夏于全

曲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时杜甫仍任左拾遗，但于前年获罪，已不受皇帝重用。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朝回：退朝回来。典：典当。江头：指曲江头。寻常行处：到处。“酒债寻常行处有”的故事本指三国时孙权的叔叔孙济嗜酒，不治产业。尝曰：“寻常行坐处，欠人酒债，欲质此温袍偿之。”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我每天退朝回来后就去当掉一件春衣，然后换酒来到曲江头喝酒，直到大醉方归。这一带的酒家我几乎家家都欠下了酒债，但我已年近半百，一大把年纪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自古以来，有多少人能活过七十呢？这四句言诗人之生活态度。春天典当春衣，而且“日日典”，可见其处境之困窘；而典衣却是为了沽酒，且每日必尽醉而归，又见其抑郁苦闷之至。时至暮年，感慨须及时行乐，即使酒债缠身也在所不惜。这看似有些放浪形骸的生活，正是其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一种消极反应。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蛱蝶：一种蝴蝶。深深：形容蝴蝶翩翩隐现的样子。见：现。款款：形容蜻蜓上下往来的样子。传语：寄语，转告。流转：流连盘桓。莫

相违：不要错过。这四句诗的大意是：蝴蝶在花丛中穿梭翻飞，时隐时现；蜻蜓在水面上忽上忽下，时而点水轻扬。请转告人们，快来欣赏这大好的春光，流连于其中吧，不要等它流逝了才空自感叹时光如流水，岁月不饶人。这一部分言春光易逝，须即时行乐。前两句状蝴蝶与蜻蜓的形态，极其生动贴切，细致入微。后两句是出自其祖杜审言之诗句“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而意蕴似乎更是显蕴藉。

国家正值纷乱之时，作者作为谏官却消极颓丧，倡导及时行乐，与其一贯作风似乎有些不合。但细究其当时之境遇，对此亦可以理解。时杜甫虽官居左拾遗，然已不得信任，志不得展，在其位而不能谋其事，再加上生活的窘迫，小人的进谗，故唯有沉醉聊以自遣，托忧愤于行乐。

朱立春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
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
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德二载，杜甫从叛军手中逃脱，至凤翔，拜左拾遗。因上疏为房琯请罪开脱，触怒肃宗，幸宰相张镐相救才得获免。时房琯罢相，犹在朝，故杜甫仍为左拾遗。至乾元元年五月，房琯遭谮而被贬，杜甫遭累亦被逐，出为华州司功参军。金光门：长安外郭城西面的三门的中门。凤翔：指当时唐肃宗行在之所。掾：古代对属官的通称。

归顺：指肃宗在凤翔而杜甫归之也。胡：指安禄山叛军。近侍：指左拾遗，其与皇帝接触机会很多。京邑：指华州。华州的华阴县属京师傍县，故云京邑。移官：贬官。至尊：指皇帝。无才：杜甫自指。千门：指宫殿。这首诗的大意是：当年我从这里辗转奔赴凤翔谒见圣上时，西边的叛军正猖獗。至今我想起仍然心惊胆颤，当年被吓掉的魂恐怕至今还没有完全招回。而今我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虽然是负屈衔冤，但这又怎能是皇上的过错呢？不过是小人进谗罢了。我才庸学浅，日渐衰老，驻马回望圣上的宫殿，不禁心潮澎湃，不忍离去。

这首诗前四句回忆当年奔窜的惊险经历，辗转谒见圣上，可见其拳拳爱国报君之志。后四句写其今日之被贬的感受，虽是蒙冤遭贬，又兼伤己之老迈和别亲友之悲切，但并不抱怨，一腔赤胆忠心昭然可鉴于天地。

朱立春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仍未休兵。

房琯在陈陶兵败，引起肃宗震怒，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被贬官华州司空参军，到华州后因当地发生饥荒，乃弃官西去。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远游至秦州（今天水）时所作。时年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进洛阳。山东、河南等地都处于战乱之中。而诗人的四个兄弟只有杜占相随，其余都失散在山东、河南一带。战争烽火不断，亲人分离，想起自己忠不见察而被贬华州，继而又弃官远游，思亲怀故之情更加炽烈。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戍楼上报警的更鼓不时响起，路上已不见行人的踪影，夜深人静，边塞上响起了一只失群孤雁的哀鸣声。诗人开篇采用托物起兴的手法，先从戍鼓、雁声、明月写起，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自己的思家念弟之情。戍鼓是戍楼用以报时和警戒敌情的更鼓，若在平时，响几下也不会太让人在意，而此时“戍鼓”一响，路上便“断人行”，不见行人往来了，说明此时正是非常时期，战争的阴霾正笼罩在这片土地上。而偏偏在此时一只失群的孤雁从边塞的上空飞过，发出声声哀叫。不见行人只见孤雁已经够让人伤感的了，一声声哀叫更让人内心如针刺一般伤痛难忍。此联中“断”字和“一”字可谓炼字精



妙，“断”字暗示了战争使交通阻绝这一现实，自己与亲人的联系也因而中断。“一”字则烘托出了诗人自己孤苦零丁、思念亲人的孤独情怀。鸿雁可以传书，雁行又喻指兄弟，因而听到失群的孤雁的哀叫声，自然就引起了诗人对因战争而失散的兄弟的怀念。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晚正逢白露节，月光之下的露珠多么晶莹剔透，但我感觉还是我们故乡的月亮更为明亮。此联点题，见明月而思乡，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谁不说俺家乡好”，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自然月亮也是故乡的最明朗了，诗人对故乡的感情通过这两句可见一斑。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此联直抒对兄弟的眷恋之情，表达了对战争的痛恨：虽有兄弟，却全都在战乱中离散，彼此都居无定处，去哪里探问他们的死生呢？“有”字与“无”字，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反映了诗人兄弟离散的痛苦，也概括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

“寄书长不达，况仍未休兵。”太平时候寄封家信都长时间不能到达，何况现在战争还未停息呢。此联表达了诗人思而不得见，思而无所托的失望心情，流露出希望早日平息战乱的强烈愿望。

全诗托物咏怀，层次井然。首联和颔联写景，烘托出战争的氛围。颈联和尾联在此基础上写兄弟因战乱而

离散，居无定处，杳无音信，于是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在入秋以后的白露时节，在戍楼上的鼓声和失群孤雁的哀鸣声的映衬之下，这种思念之情更愈发显得深沉和浓烈。全诗语句精工，格调沉郁哀伤，读来真挚感人。

夏于全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秋，时诗人弃官远游客居秦州。李白在“安史之乱”过程中因永王李璘事件而获罪，被流放夜郎，杜甫问讯而作诗抒发不平。此诗说李白的冤情就像大诗人屈原一样沉重，并想象他经过汨罗江时的情景，对迫害李白的那些奸佞小人和丑恶的社会现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天末：即天边。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诗人开篇以秋风起兴，起笔悲凉，对友人的境况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天边

刮起了萧瑟的秋风，你此时的心情怎样呢？秋风自古以来就是肃杀凄凉的代名词，所谓“悲哉！秋之为气兮”，诗人开篇运笔就刮起一阵悲凉的秋风，为全诗定下了一层悲凉的基调，让人读来顿生人海苍茫，仕途凶险的悲凉感觉。“君子意如何”，既是对朋友的关怀与慰问，同时也表达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此时的诗人贬官远游，客居他乡，心情十分沉重，当至友的不幸消息像“凉风”从“天末”传来，他感到十分震惊，想安慰友人，却不知如何说起，其实自己也是多么需要安慰，一句“君子意如何”看似平淡，可对于知心者来说已足够了，千言万语已凝聚在了这一句之中。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鸿雁，即鸿雁传书，在此处指写给朋友的书信。“几时到”表达了诗人对旧友的关怀和挂念。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一封信几时到达是可以估算的，但在这动乱的岁月，一切都很难说了。“江湖”即指社会，“秋水多”喻指社会风波险恶。此联饱含了诗人对旧友的安慰及劝戒。大意即：我写给你的书信不知什么时候你才能收到，如今社会动荡，江湖险恶，前途变幻不定，此去一路上，你可要千万小心呀！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文章：文学作品，此处指有才学之人。魑魅，山泽中的精怪，喻奸邪小人。此联大意即：自古以来有才学之士，往往命运坎坷，那

些奸佞小人最擅长无中生有，陷害有才学之士。“憎”和“喜”用字贴切，查慎行评云：“一‘喜’一‘憎’，遂令文人无置身地。”上句直陈对友人身世的同情，下句隐喻友人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此联感情深沉，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总结，是诗人发自肺腑的感慨之言。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此联是诗人想象友人途经汨罗江时的情景：当你经过汨罗江时，你应该把冤屈向屈原诉说，并写首诗投赠到汨罗江去。友人亟思平定安史叛乱，一清中原，结果获罪远谪。屈原因忠不见察而遭流放，以至报国无门，投身汨罗。二人的遭遇何其相似，故而诗人由友人联想到了屈原，说友人与屈原“共冤”，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同情和敬重，同时以此种方式作结，把友人与屈原相提并论，更给对友人的这一深切怀念赋予了崇高的思想意义。

全诗感情浓烈，运笔沉痛，格调悲凉，情辞并茂，一唱三叹，如泣如诉，表达了诗人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及愤慨不平，读来真挚感人。此诗颇受后人推崇，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评注》中说：“说到流离生死，千古关情，真堪声泪交下，此怀人之最惨怛者。”患难见真情，诗人与友人的这种崇高友谊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夏于全

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本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天，头年冬，杜甫从华州到洛阳，是年春又回到华州，卫八的家在杜甫回转时经过的路上。卫八：排行第八，名及其况不详。唐有隐士卫大经，居蒲州，卫八或其族子。处士：隐居不仕的人。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

境，家常话语，曲曲写来，生动逼真，意味深长。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此四句叙今昔聚散之情。动如：动不动，往往。参、商：二十八宿中的两个星宿，两星东西相对，此升彼沉，永不相遇。今夕复何夕：语出《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句。这四句诗的大意是：人生在世，动不动就像参星与商星一样一东一西不能相见。今天晚上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晚上啊，我能与老朋友同屋共对温馨的烛光。诗人与卫八分别数十载，一夕相见，心情分外激动，也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此四句为诗人对世事变幻、韶华易逝的感慨。苍：花白、斑白。访旧：打听故友的消息。惊呼：惊讶地叫。热中肠：内心火辣辣地痛。此四句的大意是：青春年少的时光能有几年呢？转眼间我们彼此都已两鬓苍苍了。言谈间打听老朋友们的下落，竟然有一半人已作古，听到这些我不禁惊叹不已，内心火辣辣般地刺痛。二十年沧海桑田，与故友重又相见，“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怎不叫人唏嘘感慨。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此四句言二十年来卫八的巨大变化。焉知：岂料。成行：形容儿女多。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哪里想到分别二十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您的堂上。记得当初分

别时你还未结婚，现在怎么一下子儿女成群了。本部分从诗人的眼里来审视老朋友的变化，愈觉光阴似流水。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觴。”此八句言卫八一家对诗人的热情招待。怡然：高兴的样子。父执：父亲的好友。未及已：还没有结束。罗：陈设，摆出。间：夹杂。黄粱：黄米饭。累：接连。觴：酒器、酒杯。这八句话的大意是：孩子们非常高兴地来拜见父亲的好友，问我从哪里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完，卫八已在吩咐孩子们去摆酒了。连夜冒雨割下春天的韭菜招待我，刚煮的饭里还夹杂着黄米。主人连说见面不容易，要和我连干十杯酒。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此四句是诗人感怀故友款待的真情厚意，致依依惜别之意。大意是：连干十杯也不会醉呀，因为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情谊是如此深长。但是明日你我又要分隔两地了。这世间的事啊是那么难以预料，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和你相见。子：对对方的尊称。故意：旧意、旧情。山岳：此指华山。两茫茫：难以预料。

综观全篇，诗人在与老友二十年后重又短暂相聚时引发了对于人生、对于年华的深沉感慨。二十年风风雨雨，变幻莫测而又转瞬即逝，时光是如此无情，青春总是留不住。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头，以“世事两茫

茫”结尾，不是“如参商”就是“隔山岳”，这些都表达了诗人对人生聚散无常，分别容易相见难的感叹，感因事发，更容易激发起人们的共鸣。

朱立春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本篇和《潼关吏》、《石壕吏》及《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天写的一组“新题乐府”诗，后人合称“三吏三别”。“三吏三别”大都是写“安史之乱”中连年征战不息，人民死亡的痛苦，是杜甫叙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标志着其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

乾元元年（758）秋，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分别率领大军六十万讨伐安史叛军的首领安庆绪。同年十一月，官军围安庆绪于邺城（又叫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但唐肃宗对九节度使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却派一个宦官鱼朝恩作观军容尉处置使，实际上居于统治地位。官军兵力虽多，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迟迟不能取得胜利。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前来救邺城之围的史思明部决战，结果大败，郭子仪退守河阳，保卫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都逃归各自藩镇。由于邺城之败，河南地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急需补充兵源，唐王朝就到处抓丁服役。杜甫在头年冬天由华州到洛阳探望故乡，这年春天正由洛阳返回华州，在新安道目睹了地方政府强行应募不到年龄的“中男”入伍这凄惨的一幕，写下了这首《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客：杜甫自称。新安：县名，在洛阳西，今新安县。点兵：征兵、抓丁。

句意是：我正在新安县的路上行走，只听见吵吵嚷嚷的，原来是官军在征兵。“三吏”中每一篇的开头都是开门见山，直接点出事件的发生。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更：岂，难道。府帖：指征兵的文书，即“军帖”。因为唐代实行府兵制，所以称征兵文书为府帖。次：挨次，依次。中男：指未成丁的男子。《唐会要》载：“天宝三年十二月敕文……自今以后……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按唐律，中男是不服兵役的。此四句的大意是：问一问新安县的差吏，难道是因为县城太小，再也找不到成年男子了吗？只听差吏回答道，我们也没有办法，战事吃紧，昨天夜里刚刚下达了征兵文书，要我们挨次挑选中男去当兵。这四句诗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含蓄地回答了人们对这一特殊现象的疑问。连未成丁的男子都要抓去当兵，可见壮丁早已被征尽了。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绝短小：极矮小。王城：指东都洛阳。此二句的含义是：中男又矮又小，身体还未发育成熟，怎么能守卫好洛阳城呢？作者又发一疑问，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因对唐王朝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伶俜：孤苦伶仃的样子。白水：即河水。此四

句的大意是：送行的人群中，有的是母亲在送胖胖的儿子，也有的孩子瘦骨伶仃而且无人相送。到了晚上，河水默默地往东流去，只留下青山在偷偷地哭泣，那哭声如同出征的孩子及其亲人之间不忍分别。前两句非常细致地描写了送别的情景，而后两句则用借喻渲染了骨肉分离的凄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眼枯：哭干眼泪。天地：暗喻朝廷。此四句的大意是：不要哭干了泪水，收起那纷飞的眼泪吧。即使把眼泪哭干，形容憔悴，甚至皮包骨头，朝廷也不会因此而罢兵的。从此四句开始，诗人开始劝慰那些骨肉分离的人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总要有人去战死疆场，为早日平息叛乱，需要大批的人去参加战斗。作为百姓，即使再难过也得要想开点才好。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日夕：日夜。岂意：哪里料到。归军：指唐朝的败兵。星散营：像星星一样散乱地扎营。就粮：到有粮草的地方就食。旧京：这里是指洛阳。这几句的大意是：我们的军队围攻邺城，日夜都盼望能够攻克，谁想敌情难以预料，在和史思明叛军的邺城决战中，我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败兵像星星一样散乱地扎营。郭子仪部到河阳驻扎，并在洛阳城旁边操练军队。此六句是继续劝慰人们，分析目前的战争

形势告诉他们应征入伍参加战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壕：城下之池。王师顺：朝廷的军队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抚养：爱护。仆射：官名，此指代郭子仪。郭子仪在至德二载（757）五月曾官封左仆射。如父兄：语本《淮南子·兵略训》“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句，指郭子仪和士兵感情深厚。此六句的大意是：在部队里挖护城河沟也不用挖得太深，去放马的活也不重。况且我们的官军是为了平息叛乱而战，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而且朝廷对士兵非常爱护，对士兵家属也厚加抚恤。所以在送别的时候就不要哭得太过悲伤了，郭将军是爱兵如子弟的人呀。这几句是诗人在继续开导人们，孩子到了部队不会太吃苦，军队统帅又富有人情味，而且我们的军队是师出有名，而不是穷兵黩武，当兵平叛也是应该的。

整首诗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前十二句为第一层次，记述了军队抓丁和骨肉分离的场面，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后十六句笔锋一转，开始对百姓进行开导和劝慰，这反映了作者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倾向，杜甫在这一时期虽然已不像未经丧乱前那样热心于政治和充满抱负，对人民的痛苦有了较深的体察，但基本上还对封建统治阶级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尽快

平息叛乱，实现唐王朝的中兴。

朱立春

潼关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本篇是杜甫“三吏”的第二篇。此诗借潼关吏之口描述潼关天险，表达了对当初桃林一战溃败的遗憾，希望守关将士好好利用潼关天险保卫长安的安全。潼关：在华州华阴县东北，因关西一里有潼水而得名。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

丈余。”此四句是言修筑潼关的情况，其中后两句互文见义。草草：出自《诗经》“劳人草草”句，劳苦的样子。铁不如：比铁还坚，言城之坚固。四句话的大意是：士兵们在潼关的小道上筑城，劳苦奔忙。修筑的大城固若金汤，小城则因为跨山而筑，高达万丈，势不可攀。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借问：询问。备胡：此指防备安史叛军，因为叛军首领安禄山是胡人。要：通“邀”。山隅：山边。此四句写诗人问潼关吏筑城的原因，差吏遂为其作介绍。四句话的大意是：问一问守关的差吏，你们重新修筑潼关可是为了防御叛军？差吏邀我下马步行，并指着山那边为我介绍情况。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此八句是潼关吏的介绍，极言关势之险及其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连云：与云相接，形容高。战格：栅栏形的防御工事。逾：越过。西都：与东都对称，指长安。丈人：关吏对杜甫的尊称。要处：险要之处。单车：一辆车子。语出《韩信传》“车不得方轨，不得成列。所谓单车也。”艰难：战事紧急之时。奋：挥动。“艰难”二句化用晋张载《剑阁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此八句的大意是：那些防御工事高耸入云端，即

使飞鸟也不能飞过。叛军若来此只需拒守即可，有这样险固的关塞，又何必忧虑长安的安全呢？老人家您看看那最险要之处窄得仅容一辆车通过，在战事紧急之时挥动兵器拒守，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此八句运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潼关之险要。“连云”、“飞鸟不能逾”、“容单车”、“用一夫”等词语既恰当又生动形象，真实地展示了潼关拒敌于千里之外的险要地势。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此四句是诗人告诫守关将士要以前事为鉴，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守好关塞。桃林战：据《旧唐书·哥舒翰传》所载，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兵北，哥舒翰请坚守潼关，明皇听杨国忠言，力趣出兵。翰抚膺恸哭而出，兵至灵宝，溃，关遂失守。”桃林塞是指自灵宝以西至潼关一带区域。哥舒翰，河西节度使，756年与叛军在潼关战败被杀。百万化为鱼：据《哥舒翰传》载：“翰率兵出关，次灵宝县之西原，为贼所乘，自相蹂践，坠黄河死者数万人。”此四句的大意是：令人哀痛的是当年桃林一战，唐军放弃潼关天险而出关作战，致使兵败，数万人溺死于黄河。请叮嘱守关的将领们，千万不要让当年的悲剧重演呀。

通观全诗，诗人通过叙述重修潼关的艰难，潼关在军事上的有利位置，告诫潼关将士们一定要以史为鉴，坚守关隘，保卫长安。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地

体会到诗人在政治上积极的思想倾向，体会到诗人渴望尽快平息叛乱，结束战争的良好愿望，这是作者爱国精神的体现。

朱立春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是杜甫“三吏”中的第三篇，同样写于公元759

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天由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诗中通过对官府差役在石壕村夜捉老妇应役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服役的罪恶行径，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年代的悲惨遭遇。腐朽的唐王朝，无力平定安史叛乱，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采用极为残酷的手段，深夜捉人，连老妇也不能幸免。石壕：村名，在新安西面。这个村现名干壕村，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七十里的山谷里。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投：投宿。吏：差吏，差役。夜晚投宿在石壕村，听到差吏夜里到村中抓丁。诗人开篇直陈其事，烘托出一派兵荒马乱的紧张恐怖氛围。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逾：翻越。老头吓得赶紧跳墙跑了，让老妇留下开门应对。老头尚且害怕得逃跑，极写出了安史之乱中唐王朝抓丁之滥已到了无丁可抓的地步，这就为下文描写老嫗“急应河阳役”埋下了伏笔。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何：多么，怎么样。差吏的呼喝是多么暴怒，老妇人的啼哭又是多么悲苦！——“呼”——“啼”，——“怒”——“苦”，鲜明的对比刻画出了统治的暴虐和百姓欲诉无门的悲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致词：述说。戍：守边。听到老妇人走上前去述说道，三个儿子都被征发到

邺城当兵去了。此二句道出了前面“老翁逾墙走”的原因。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附书：捎信。一个儿子捎了信回来，另外两个儿子已经战死疆场。三个儿子尽去戍边，两个战死。此二句极写出了战争之惨烈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存者：指侥幸还活着的人。长已矣：永远完了。侥幸活下来的人还在苟且偷生，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而那些战死的却是永远与世长辞了。此二句用老妇的低沉控诉揭示了“安史之乱”中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更：再。乳下孙：正吃奶的孙子。母未去：因有乳儿，母未改嫁。无完裙：意谓衣不蔽体。现在家里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应征的男人了，只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子。因为有这个儿子，所以儿媳没有改嫁，但一个年轻女子却整天衣不蔽体哪里有脸



面出来见人。此四句通过老妇的陈述，巧妙地把老翁藏起，并含蓄地道出了家境的悲苦。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妪：老年妇女的通称。从：随、跟。老太太我虽然年老力衰，但家里实在没有别人可以顶替，就让我跟着差爷连夜回去应差吧。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河阳：今河南孟县。备晨炊：烧早饭。现在赶紧到河阳去服役，还来得及烧好明天的早饭。此四句是老妇自告奋勇，违心地应差。透过老妇看似轻松的话，让我们体察到的是何等的无奈和心酸！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绝：断绝，消失。泣幽咽：低声抽泣。夜深了，说话声渐渐听不到了，隐隐约约好像听见一阵阵低低的抽泣声。此二句运用烘托的

手法，极写悲惨的气氛，直可以感天地泣鬼神，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前途：前去服役的征程。天亮后，开始启程前去服役孤孤



单单地只有老翁一人来送别。最后两句看似平淡，却直可让人肝肠寸断，因为年老体衰的老妪真的已被官军抓去服役了。

全诗运用叙事的手法，通过“安史之乱”中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表现了连年征战不息和沉重的兵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深痛苦，诗风明白晓畅又悲壮沉郁，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这首诗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从结构上看，诗人以时间为序展开描写，层层深入，脉络清晰，完整紧凑。从艺术手法上看，诗人把复杂曲折的事件，集中在一朝一夕，通过故事的发展和典型人物——老妇的言行来抨击官吏的蛮横，揭示人民的苦难，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诗人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艺术才能。

朱立春

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迁，与君永相望。

这是“三别”的第一篇，“三别”选取了三种在和平时期看来不合情理，但在“安史之乱”中却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加以描述，真实地反映了战乱中人民的痛苦和悲惨的生活。此篇讲述了一对因丈夫去服兵役而不得不“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夫妇的分离情景。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兔丝：即菟丝子，蔓生植物，附在别的植物上生长。蓬麻：蓬和麻，低矮的草本植物。引：长出。这四句诗的大意是：菟丝子攀附在低矮的蓬麻上，它长出的藤蔓也不会太长。把女儿嫁给一个征夫，还不如把她

丢弃在路旁呢。这四句诗前两句用的是比兴的手法，借菟丝子附蓬麻起兴，喻嫁女与征夫之不幸。全诗一开头，作者就直接表达了对被迫分离的新婚夫妇的同情。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结发：束发以示成年，此处指代结婚。无乃：未免。此四句的含义是：我与君结婚，成为您的妻子后，床上的席子还没有睡暖，昨天黄昏时候我们成婚，今天早上您就要和我告别，这未免也太匆忙了。此四句写出了新妇对这一不合情理的现象的怨恨。因为据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暮婚晨别，有违人之常情。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此四句继续写新妇的闺怨。赴河阳：一作戍河阳，到河阳当兵守关。妾身未分明：按封建礼法，于新妇婚后三天，告家庙上祖坟，谓之成婚；婚礼既明，名分始定。今暮婚晨别，婚礼未明，故云。姑嫜：公婆。姑，婆婆；嫜，公公。此四句的大意是：君去河阳当兵，虽然离家不算很远，可毕竟是不在家了，我与您成婚未三日，连一个妻子的名分都还未明，让我怎么去拜见公婆呢？这四句诗写新妇所怨之隐情，极其微细，读来让人动容。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

苍黄。”此八句回忆结婚前后情事并道出依依惜别之情。藏：指封建礼法下未出嫁女子必须深居闺阁。归：指女子出嫁。将：跟随。迫中肠：煎熬内心。苍黄：青色和黄色，比喻变化急剧。此八句的大意为：结婚之前靠父母抚养时，父母终日把我养在深闺。作为一个女子，终究要嫁人，而且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刚嫁给你，你就要上前线，而且此去死生难料，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像被煎熬一样沉痛。想要随君前往，怎奈形势变化莫测，由不得人。这八句诗表现了新妇对新婚丈夫的深厚感情，所谓“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于此可见一斑。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此四句是新妇对丈夫的一番温柔叮嘱。戎行：军队。兵气恐不扬：《汉书·李陵传》载：“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陵搜得，皆剑斩之。”此即用此意。这四句诗的大意是：你不要再以新婚为念，在部队好好干吧。我不能跟随你去，如果去了，可能会使军队士气不振。这四句诗是新妇对丈夫的劝勉，既然非要分开不可，那你就在部队作出一番成就来。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嗟：叹。罗襦裳：嫁衣。罗，丝织品；襦，短

衣。施：穿。错迕：交错抵触。这八句诗的大意是：可叹我乃穷苦人家的女儿，为了置办嫁妆费了许多时日，如今嫁衣却再也不能穿了，我要当着你的面把它洗洗收起来。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鸟儿，不管大小，都成双成对地飞，可是世间的事情却是如此难尽人意，今天一别，让我们永远彼此牵挂，并盼着团聚的那一天吧。此八句表达了新妇对丈夫忠贞不渝的感情。在夫妇即将分离之刻，新妇愁绪万端又时时自励，既希望二人能如双飞鸟一样长相厮守，又在被迫分离时立誓守节，其“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同《诗经》中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委婉地表达了新妇决意在丈夫出门后不为容饰以防微避嫌的坚贞，于细微处打动人心，让人凄然泪下。

此篇大都是模拟新妇的口吻来自诉怨情，其中既有离别之苦，又有夫妇二人对爱情的忠贞，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在形式及表现手法上，“全祖乐府遗意，而沉痛更为过之”，是以开创“新题乐府”。对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这是“三别”中的第二首。当时相州溃败，洛阳岌岌可危，长安震动。为了扭转危局，急需补充兵力，于是在洛阳以西、潼关以东一带强行抓丁，连老汉、老妇也被迫服役。诗中通过一个已届垂暮之年的老人被征服役时沉痛的控诉，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以及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四郊：指京城四周之地。垂老：将近暮年。焉：何。身独完：独自保全身家性命。此四句的大意是：京城四周仍然战乱不息，老夫我心不能安。我的子孙们已全部在战争中阵亡了，我还独自保全这条老命何用？开首仍然是开门见山，直接点题。面对国破家亡的残局，老者慨然而起从戎之心，但慷慨之中夹杂着多少辛酸与无奈。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投杖：扔掉拐杖。同行：一起应征的人。骨髓干：形容筋骨衰老。介胄：指披戴铠甲和头盔。上官：大官。这六句诗的大意是：扔掉拐杖出门去，那些一起应征的人都为之感到心酸。所幸我的牙齿还未掉光，悲哀的是我已筋衰骨老。不过既然我已经穿上这身军装，就应该拜别上官开赴前线。本部分是写老者出门时慷慨之情状及对同行问话的回答。“投杖”、“男儿”、“长揖”等词都很好地刻画出了

老者慷慨从戎的大无畏精神，有一种“男儿宁当格斗死”，定要“马革裹尸”还的豪气。但这豪气与“骨髓干”的现状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读来禁不住为之心酸。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此六句叙临别时老夫老妇的缱绻之情。岁暮：年底。孰知：深知。加餐：多进饮食。本段诗的大意是：老妻卧在路旁牵衣啼哭不已，虽然是年底了，她还穿着粗陋的单衣裳。老夫深知这一别定是生离死别，更为她的饥寒而伤感。此次离去必定不会再有归期，却还听到老妻不住地嘱咐老夫要多进饮食。在这一部分中，诀别之际，夫伤妻寒，妻劝加餐，真正是“生人作死别，恨恨哪可论”，再加上岁末寒冬，白首暮年，悲惨之气充塞天地。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土门：即土门口，井陉口，为太行山八陉之第五陉。壁：壁垒。杏园：即卫州汲县之杏园镇。据《旧唐书》载，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势异：形势不同。这里具体指邺城之役时是我军攻打城池，贼为主，我为客；土门杏园之守则是以我为主，贼为客也，劳逸不同，故曰势异。时犹宽：时间还很长。岂择：岂能选择。衰盛端：衰老和年轻之间。迟回：沉吟，迟疑不

决。这八句诗的大意是：土门口壁垒坚固，杏园又十分难渡，坚守此地与攻打邺城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战死也没那么快。而且人生在世，离散是难免的，并不会因为年轻或衰老而有所区别。只是回忆起自己少壮时的情形，再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竟禁不住沉吟不决，长嘘短叹啊。此部分是老者劝慰老妻并自我安慰之词。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被冈峦：布满山冈。盘桓：留连徘徊。蓬室：茅屋。塌然：颓然。摧肺肝：摧肝裂肺，形容极度悲痛。此八句的大意是：全国到处都在征兵，烽火遍地，战争不息。草木上堆满了尸体，发出血腥的气味，战死者的鲜血染红了茫茫川原。放眼举国上下哪里还有一处安居乐业的地方？想到这些我也不敢再留连徘徊了。无奈地离开我居住多年的茅草屋啊，不觉颓然心伤，肝摧肺裂。这一部分叙述老者终于下定决心，慷慨奋起。之前其尚且难舍老妻，并以年迈自怜，此时想到国家到处满目疮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便想与其遭乱而死不如战死沙场，终于毅然而然地鼓起从戎投军的勇气，作出了艰难的抉择。

这首诗紧扣老人因平叛已献出子孙，自己也被迫抛妻弃家的典型事件来烘托渲染，寓主观评价于客观的描述中，让老人自述其在生死离别之时的痛苦心境，使人

如闻其声，形象十分鲜明。在结构上，从老人被强征服役投杖出门起，层层铺叙，突出与老妻的别情，收束在决然上路之时，详略得当，层次分明。

综观全篇，作者对老者的垂老而毅然从戎是持肯定态度的。国家不幸而多事，作为一个百姓，能置杀身弃家于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这是作者赞成的，也是其忠君爱国思想的反映。但他同样同情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对于老嫗应征、老翁上阵等这些有违常情的社会现象及时予以揭露。正是有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为其作品内容的支撑点，杜甫才成为了关心民生疾苦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

朱立春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首诗是“三别”中的第三首，它通过一个士兵自述其战败逃归后又被召去服役的过程，刻画了他内心的痛苦，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寂寞：萧条荒凉。天宝后：指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园庐：田园庐舍。蒿藜：艾蒿和藜藿。里：乡里。各东西：各自东逃西散。贱子：叙述者自称。阵败：此指邺城之败。蹊：路。此八句言一士卒乱后归乡所见到的凄凉景象，其大意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到处是一片萧条、荒凉、冷落的景象，

田园屋舍空无人烟，只有杂乱的野草。我的乡里本来有百多户人家，因为战乱都各自东逃西散了，到现在，活着的人杳无消息，死去的人则早已化为尘泥。我在邛城之战官军溃败后从战场上回来，寻找旧时通往故乡的道路。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日瘦：日光黯淡。狐、狸：两种形似但不同的野兽。寡妻：丈夫已死或已离家在外的妇女。这六句诗写士兵回乡后已无家可归，并叙述其在故乡所看到的荒凉、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空巷”、“日瘦”、“野兽”、“一二老寡妻”这些典型的意象，揭示了战争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此六句的大意是：回到故园我在空无人烟的陋巷中久久徘徊，太阳光出奇的黯淡，到处是一派凄惨的景象。经常遇上狐、狸之类的野兽，见到我后竖起毛来向我怒号。我的四邻还有些什么人在呢？不过是一两个年老的寡妇罢了。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宿鸟：止宿的鸟。本枝：原来止息的树枝。且：暂且。方春：正当春天。荷锄：扛着锄。灌畦：浇菜园。鼓鼙：战鼓。“习鼓鼙”代指从军。此六句诗的大意是：投宿的鸟儿尚依恋旧枝，我何不暂且在这穷困的老地方住下来呢？正值春

天，白天我一个人扛着锄去锄地，傍晚回到家门口浇菜。县里的差吏听说我回来了，把我叫去让我前往州里教练新兵们熟悉鼓鼙之事。这一部分写士兵暂归旋又被征。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即使想孤苦零丁地在故乡自力更生地生活也成为一种奢望，其苦何堪！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无所携：又作无所离，指没有可以告别的人。转迷：奔走各地无定所。荡尽：涤荡净尽。理亦齐：实质是一样。此六句诗是言无家又别，伤自己孤苦无依。其大意是：虽然是在本州服役，但向屋里一看，并没有可以告别的妻儿老小。在附近从军只有我孤身一个，到远处去则要到处奔走居无定所。其实既然家已不复存在，到远处服役或是近处服役实质上都是一样。这六句诗写出了这位士兵无家而别的矛盾心情：在本州服役，幸也；内顾无所携，悲也；家已不在，远近同也——在本州亦伤也。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五年：指从天宝十四载到乾元二年的五年战乱。委：抛弃。酸嘶：心酸痛苦。蒸黎：指老百姓。此六句言无家别时痛亲亡之不见。其大意是：我那长年生病的老母亲，在我从军五年归来前，早已离开了人世，被野葬在沟溪里，这些是我永远为之痛心的啊。母亲生了我却得不到我的赡养，母

子只能饮恨终身啊。活在这世上终致无家而别，这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这首诗是一个邺城败溃回家旋又被征发的士兵的自述。征战五年归家，母亡妻去，田园一片荒芜，想在此孤苦地度过余生，却又不得不再次奔赴战场。诗人通过对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记叙，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悲惨命运。

朱立春

佳人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此诗写于乾元二年（759）秋，时杜甫客秦州。诗中展现了乱离时代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她的高洁品格，对其充满了同情和赞叹。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诗人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位幽居空谷的绝代佳人形象，十分凄美动人。两句诗的大意是：有一位绝代佳人独自住在空旷的山谷中。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此六句是佳人自言其家庭的不幸遭遇。依草木：与草木相依，喻寄身于荒山草野。关中：此处是潼关以西的统称。收骨肉：收拾尸骨。这六句诗的大意是：她自己说她本是出身于官宦世家的良家女子，不幸流落在此荒山草野。当年关中战乱，她的兄弟全都被杀害了。哎！出自高官世家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到头来连兄弟们的尸骨都不能收拾。名门闺秀因战乱家破人亡，致零落失依，其状可怜。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转烛：风吹中的烛光，喻飘摇不定。轻薄：轻佻薄情。合昏：即合欢，又叫夜合，槿类植物，其花晨

舒而昏合。旧人：这里是佳人自称。此八句诗的大意是：在这战乱不息的时代里，世事险恶、难测，就如同风中的烛焰一样。我的丈夫是个轻薄之人，现在有了一个美丽的新妇就抛弃了我。合欢尚且知道晚上把花朵闭上，鸳鸯鸟更是双宿双眠，但我的丈夫眼里只有新人，哪管我的寂寞哭泣。这八句诗写佳人兄弟既丧后又见弃于丈夫。诗人通过佳人自述其孤寂表达了其满腔的幽怨。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泉水：此是佳人自喻。萝：藤萝。动：常常。盈掬：满把。此六句的大意是：泉水在山谷中还是清的，一出山谷就变得浑浊了。侍女去卖掉我的一些珠宝首饰拿回钱来，再去找人拉藤萝修补茅屋。摘下山花并不往头上插，采来满把的柏叶放在家中。此部分言佳人立志守节。虽然所居茅屋破旧，生活贫困，要靠卖珠维生，但她却要像山泉一样不出山谷，且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并时时以松柏自励。一位冰清玉洁的乱世佳人宛然如在眼前。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两句的大意是：傍晚独靠修竹而立，天气很凉，衣衫更显单薄。末两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佳人的寂寞无聊及楚楚可怜。两句虽不着议论，而佳人的高洁坚贞隐然言外，非常有感染力。

本篇写的是一位战乱弃妇的命运，塑造了一位虽遭不幸而贞节自守的乱世佳人形象，但诗人的意图并非如此简单，其“自况之意，盖亦不浅”。杜甫于“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后自鄜州投奔肃宗，被叛军所俘。逃出后终于在凤翔得以谒见肃宗，被授为左拾遗。后来却因房琯一案被贬，其与“佳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也。同“佳人”坚守贞节一样，杜甫对君主、对国家的一片忠心也未尝更改过。

朱立春

梦李白二首

其一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此诗于乾元二年（759）秋作于秦州（今甘肃天水）。乾元元年（758），李白以永王事件长流夜郎，759年春夏间遇赦放还，但杜甫远在西北，尚未听到此消息。因梦中与李白相会有感而有此作。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人感到友人此次被放逐，恐怕是九死一生，想到这里，不禁吞声而哭。此处把“生离死别”这一成语分成两句来写，虽各有侧重，实则互文见义，同指此去以后再见无期，无异于生离死别，表达了诗人和李白之间的深厚情谊。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这句话是说李白自从被放逐到南方瘴疠之地，至今毫无消息。李白被放逐夜郎，夜郎在长江以南，故曰江南。瘴疠地，指南方湿热蒸郁、疾病流行的地区。这句话表达了诗人对李白的思念和担忧之情。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也许是心灵相通，友人知道我很想念他，于是进入了我的梦乡，来听我诉说对他的相思之情。“长”字表明二人情谊之深。“入我梦”为下文写魂来、魂返作铺垫。

长安到夜郎，路途遥远，诗人担心李白死于狱中或途中，所以说“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对自己梦中所见的李白是人还是魂捉摸不定，毕竟此去夜郎千

里迢迢，生死难卜呀。“测”字说明李白凶险莫测，生死难料，照应开头的“死别”、“生别”句。“平生魂”指李白生时之魂，古人认为做梦是因为魂在游走。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枫林：《楚辞·招魂》上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句。诗人借这个典故极力想象李白魂来魂去的情景，魂来时要经过那一片青青的枫林，可魂去时要经过昏暗的秦山关塞，多么艰辛。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此二句照应“路远不可测”，既然你不幸被放逐，形同投入罗网，又怎么能够自由自在地来往呢？这仍是对李白到此是生是死的捉摸不定。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关心和忧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是写诗人一觉醒来，月光满屋，可梦中的情景还清晰可见，如在眼前。“落月”，指夜已经很深了，月光洒落在地上。“颜色”指李白的容貌。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梦已经醒了，友人梦中之魂既已归去，一路上江湖水深，波浪险恶，但愿他多加小心，免遭蛟龙袭击。这两句从梦幻转入现实，暗示友人政治险恶，仕途凶险，一定要当心权奸小人，不能让他们得逞。“波浪阔”此喻政治环境险恶，“蛟龙”喻陷害忠良的权奸小人。

全诗写得迷离恍惚，似真似幻，充分表现了诗人对

挚友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同情。以梦写情不仅表现了诗人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上的独具匠心，而且更给整首诗的意境增添了几分朦胧、迷离的意象。

夏于全

其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首怀念李白的诗重点嗟叹李白的矢志，表现出杜甫对李白同情和相知的深情厚意，写得十分凄恻动人。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游子：即李白。“浮云”、“游子”化用《古诗十九首》之“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及李白诗之“浮云游子意”句。频：多次、连连。此四句的大意是：你

如浮云般终日飘荡不定，已经很久未到我这里来了。这几夜连连梦中与你相见，梦中我们是那么情真意切。这四句诗通过诗人多次梦见李白，表达了二人情意之深厚及对李白的思念之切。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告归：告别。局促：匆忙急促。苦道：再三地说。舟楫：代指船。白首：白头。平生：平素。这六句诗的大意是：梦中你总是匆匆忙忙地跟我道别，一再地说过来一趟不容易。并

说江湖险恶，到处是风浪，这一去也不知小船会不会安然无恙。你华发早生，出门时搔首踟蹰，看上去好像很失意的样子。这六句中前四句记述梦中李白的言语，后两句记其离去时之情状。梦即心事的反映，梦中的仓皇凄凉正折射出诗人对李白遭际的同情和担忧。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冠盖：冠冕和车盖，代指达官贵人。憔悴：困

顿不得志。网恢恢：法网广大无边。出自《老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将老身反累：指李白晚年又被流放夜郎。累，同“縲”，被绳索捆绑。此四句诗的大意是：满京城到处都是达官贵人，唯独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免不了困顿失意。谁说天道公平呢？你诗文满腹却在晚年又被流放。此四句诗表达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和对天道不公的控诉。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的大意是：纵然是以后能名垂千古，亦摆脱不了生前的寂寞失意。这两句诗是诗人对李白一生命运的概括，其中饱含着无尽的心酸。“文籍虽满腹，不值一囊钱”，在“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的社会现实中，寂寞是精神优秀者的宿命，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诗人写此二句既是哀叹李白，又是悲己悲古，千载而后读来仍让我辈怀才不遇者扼腕叹息。

本诗通过写梦李白抒发对李白一生不幸的评论，更多地是表达作者对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得志的一种控诉。其“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两句今天读来仍能激起许多人的共鸣。两首《梦李白》诗是杜甫抒发对李白的深厚友谊、感人至深的代表作，被誉为“千古交情，惟此为至”（《杜诗详注》仇兆鳌评语）的名篇。

朱立春

秦州杂诗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时局动乱，关中饥馑，杜甫由华州举家迁往秦州，过着采药卖药的生活。时值九节度使在相州溃败，西北边防的军队被东调一空，边防空虚，吐蕃军乘机入侵。诗人见国势日非，遂创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抒写所见所闻和忧国伤时之情。此诗是其中的第七首。这首诗是诗人得知唐朝出使吐蕃的大臣被拘留而未能返回一事后而作，表达了诗人对祖国边疆的忧虑之情。秦州在唐代属陇右道，州治在今甘肃天水县。

诗人起笔着墨十分浓厚。“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首二句交待了秦州险要的地理位置。秦州位于陇山之西，渭河上游的山谷间，四周崇山峻岭，是当时唐王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莽莽”与“万重”烘托了秦州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然而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居然兵力空虚，一旦战端开启，孤城恐怕难以自保。因为使

者被扣，已暴露了吐蕃的入侵野心。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位于崇山峻岭的秦州城上空的云无风也会飘出塞外，还没有入夜，月亮便会照临关山。此两句写秦州与吐蕃接近，地势险要，应派重兵把守。诗人以天气之阴云飘荡，月色凄凉来衬托边塞局势。“无风”是暴风雨来前的一种反常现象，而“云出塞”暗寓塞外阴云密布，暗示了塞外的紧张形势，表达了诗人对秦州边防松弛的担忧。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此二句借汉代故事，表达诗人对处理唐和吐蕃关系的看法。属国即典属国，汉官名，此指苏武。他被汉武帝派去出使匈奴，为匈奴所拘留，囚禁了十九年，归国后首拜“典属国”。诗人以苏武代指出使吐蕃的大臣。楼兰是汉朝西域国名。诗人在此借用《汉书》中的典故：“傅介子持节至楼兰，斩其王，持首还，诏封为义阳侯”，表达了他希望出使吐蕃的使节能像傅介子、苏武那样展示朝廷的声威，在外交上战胜敌人，阻止他们入侵。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烟尘：指安史之乱起，陇右边防军被东调，边防空虚，吐蕃军乘机入侵，发动侵略战争。衰飒：萧瑟凄凉的景象。全句是说诗人目睹时局动乱不已，吐蕃不断侵扰，深为忧虑，容颜都为之衰老了。

全诗借景抒情，诗风苍凉悲壮，表达了诗人对时局

深切的忧患意识。

夏于全

戏题王宰山水图歌

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
中有云气随飞龙。
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59），此时杜甫居成都浣花溪。杜甫除了诗文成就卓著之外，亦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尤其精于绘画的鉴赏，写过许多这方面的诗作，如《画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本篇亦是其中之一。这首诗高度评价了王宰山水画的精妙。

“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能事：擅长之事。促迫：催促。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嵌空，巉嵒峭。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十天画成一山，五天画成一石，王宰画画不求

速度，务求精工画出独具其风格的作品。这四句点出了王宰的画风：不求速度，务求精描细绘。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昆仑：我国西北地区的山脉，也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方壶：又叫方丈，传说中东海三仙山之一。素壁：白壁。日本东：日本东面的海。赤岸：此泛指江河湖海的岸。浦溆：港口。亚：倾斜，低伏。远势：画面的远景。咫尺：形容近。这几句的大意是：挂在您家厅堂白壁上的那幅《昆仑方壶图》可真有气势啊！此图上从巴陵郡的洞庭湖一直到日本东面的海洋，水天一色，无边无际。中间那片用烘染法留出的空白云气翻滚升腾，如飞龙在天。渔夫船夫都把船摇进了港口，水面上波涛汹涌，山上的树木都被吹得向一边倾斜，如闻大风呼啸。而且他尤其擅长画远景，画面上看似很近的距离实则横跨万里之遥，这真是古来独有的绝技啊。这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王宰所画之山水画的独特神韵。画面横跨东西，水势浩瀚，风起浪涌，渔舟避而山木摇，而且以微见巨，蔚为壮观。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此二句化自索靖赞叹顾恺之山水画句：“恨不带并州快剪来，剪松江半幅纹练归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唐时以产

剪刀出名。吴松：即淞江，在今江苏省。这两句的大意是：我怎么才能得到一把并州出产的锋利剪刀，好从上面把吴淞江的半江水给剪下来？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画面之生动及作者对此画玩赏而不忍释卷之意。

此诗是杜甫对王宰山水画的赞叹。为了表现其画的神妙，通篇设想，俱有戏意，结尾两句戏意更深，故云“戏题王宰山水图歌”。

朱立春

不 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作于乾元二年（759）冬，时诗人客居成都。乾元元年（758），李白以永王事长流夜郎，759年，未至而途中遇赦，还至浔阳。此时诗人得知友人遇赦的消息后，便作此诗表达了对挚友的怀念和劝戒。

首句“不见李生久”，直抒自己对李白的怀念：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白，特别想知道他的近况，一个

“久”字，也暗寓了李白怀才不遇的悲惨遭遇。“佯狂真可哀”寄寓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同情与理解。正因为怀才不遇，才华难展，李白才采取了玩世不恭的“佯狂”态度，“纵酒放歌”，狂放不羁，藉以虚度时日。可这一看似疯狂，实则痛苦的行为在知音者看来又是多么的悲哀，历史太会捉弄人了。

颌联继续写李白的不幸遭遇，“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世人”是指朝中当权派。怀才不遇而被迫玩世不恭，“佯狂”度日，已经是很惨的了，然而那些排挤他的小人并不因此而放过他。昏庸的当权派认为这种行为有伤风化，皆欲杀之而后快，只有我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才如此同情他。“皆欲杀”和“独怜才”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杜甫对“世人”的愤慨和嘲讽，这真是患难才见真情呀！

颈联“繁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紧承“独怜”其才，表达诗人对李白的由衷赞美。李白才思敏捷，为世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然而，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却免不了飘泊流离的命运，他愤世疾俗，于是只好凭“杯酒”浇愁，殊不知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呀！难道凡是天才人物都逃不过贫穷困厄的劫难吗？

尾联“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表达了世道艰难，不如归老家乡的感慨。匡山是李白幼时读书的地

方。诗人劝告李白，希望他能叶落归根，回归故里，颐养天年。况且成都与匡山相距并不太远，彼此之间还可以往来照应。

这首诗和《天末怀李白》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天末怀李白》中诗人以秋风起兴，通过对种种意象的描述来表达对友人的关心与思念，此诗则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不假外物，同样显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杜新刚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
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杜甫客居秦州时。当时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受累，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而还，隐居在浔阳，很不得志。杜甫对他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写了这首排律，向他表示慰问与同情。诗中竭力称赞李白的才华，表达了对他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统治者不公平对待李白这样一位奇才的不满。李白排行十二，故曰李十二白。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狂客：指贺知章。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谪仙人：降职贬落凡间的仙人。据传，李白母生白时，梦长庚星，故生而名白，以

太白字之，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惊风雨：形容其才思之敏捷。泣鬼神：形容其诗文之神妙。汨没：淹没、埋没。这六句诗的大意是：当年有位“四明狂客”称赞李白为谪仙。他一下笔其敏捷之才思使风雨都为之震惊，所作诗之神妙又几可使鬼神哭泣。自从得贺知章赏识并引荐给皇帝后，声名大振，满朝上下无有出其右者，长期被埋没的才华一下子得以崭露头角。这一部分言李白之诗才倾动朝廷上下。“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对其诗文才能的最高礼赞，成为千古绝唱。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文彩”两句：据《唐书》载，知章言白于玄宗，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帝为调羹，召供奉翰林。据《别集序》载，上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白宿醒未解，援笔赋之，立进《清平调》三章。承殊渥：指供奉翰林。流传：指所作《清平调》三章。棹：船桨，代船。“龙舟”句：据载，玄宗泛白莲池，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翰林院，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是借宋之问故事颂扬李白的文才。据《旧唐书》载，武后令从臣赋诗，东方虬先成，赐以锦袍。宋之问既进诗，尤工，于是夺袍赐之。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李白因其出类拔萃的诗才被召供奉翰林，其所进《清平调》三章精妙绝伦，必流传后世。白莲池之召，高力士扶他上船一事至今被传为佳话。其才更为皇

帝所赞赏，平时也每在玄宗之前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这一部分进一步记述李白诗才杰出，曾一度风光无限。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白日：指受君王重视，如睹白日。青云：指身居高位，亦喻指超俗离尘之文士。乞归优诏许：据《唐书》载，白为高士力所谮，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宿心亲：得偿夙愿，两心相亲。幽栖：隐逸。宠辱身：宠辱不惊之身。剧谈：畅谈。野逸：杜甫自称。梁园：又名兔园，梁孝王之宫苑，在归德府城东。泗水：今山东泗水县，唐时属兖州。这十句的大意是：李白以其出众的诗才深受皇上器重，出入宫禁有许多人追随他。后来高力士进谄言诽谤，他自知不能为皇上的亲近侍从所容，于是来到玄宗之大殿上，言其回归山林之志，皇帝赐金放还。与我在洛阳相遇，情意相投，倍感亲切。言谈间说很庆幸没有辜负自己的隐逸之志，并且这样才可保全自己宠辱不惊之身，不为功名所累。与我畅谈从不锋芒毕露，但又潇洒不拘。生平嗜酒，从中又愈见其单纯率直。我们一起畅游洛阳齐鲁，醉舞放歌，其乐融融。这一部分记述了李白生性淡泊洒脱，不愿在朝廷受拘束及辞归后与作者两相交契，同游名山大川之情景。“白日

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两句意境缥缈朦胧，充满仙气，很好地烘托出了李白气质上的脱俗超凡。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祢衡：三国时平原处士，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原宪：孔子的学生，有才学，而家贫。稻粱：代指生计。薏苡谤：汉马援征交趾，载薏米还，人谤之，以为珍珠。其实薏苡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果实的仁叫薏仁米，可供食用和入药。马援带回一些薏苡种子本来是为了在北方播种，泽被百姓，没想到却因此而得罪于朝廷。五岭：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和越城五岭。五岭一带气候炎热。三危：即三危山，在甘肃，山有三峰。鵬鸟：汉贾谊为长沙太傅时，有恶鸟鵬集于舍隅，遂作《鵬鸟赋》。“独泣”句：据史载，上西狩获麒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这十句诗的大意是：自此以后，李白虽然才高，心志却不得施展，其理想不被理解，找不到知音。纵然有祢衡一样的才学，又像原宪一样贫穷。生计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却又无故遭诽谤而流放夜郎。夜郎地处南荒，如五岭一般炎热，又如三危山一样偏远。到那里以后只能像贾长沙一样郁郁伤悲，或像孔子那样独自涕下，叹息遭难途穷。这一部分写李白才高盖世却遭际坎坷。“文籍虽满腹，不值一囊

钱”，生计困顿；又因才高人愈妒，横遭小人陷害而被流放夜郎。在这几句中诗人对其不幸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愤慨。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苏武：汉人，被匈奴扣押十九年而还。黄公：隐士，避秦末之乱而入商山，与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并称“商山四皓”。辞醴：西汉穆生不饮酒，楚元王十分敬重他，为之设醴（甜米酒）。楚元王死后，其子王戊忘此事，穆生认为失礼而离去。此言李白不受永王李璘之伪官。梁狱上书：汉邹阳见怒于梁王，下狱，遂从狱中上书。江滨：此指李白赦后还浔阳。隔：阻隔。槎：小船、木筏。问津：问讯、慰问。这十句诗的大意是：苏武虽然流落匈奴十九年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大汉朝廷，黄公洁身自爱，宁愿逃入商山，也不作秦民。李白并没有受到永王李璘之倚重，获罪下狱后力辩己冤，可惜当时无与昭雪者。对此他只能月下独沉吟，后遇赦到浔阳。像他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之士却得不到当今圣上及朝廷的重用，反而遭到流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恨自己不能乘船直上天河向玉皇大帝问个明白。这一部分连用四典痛惜李白蒙冤而无处申诉，对其无辜而惨遭流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

整首诗前半部分着力表现李白超凡脱俗的人品，绝

伦超群的诗才及狂放、直率、淡泊名利的个性。后半部分叙写李白的不幸遭遇。全诗熔铸了诗人对李白全部的赞赏、理解和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不公正地对待李白这样一位伟大诗人的不满。诗风沉郁，感情真挚，读来令人一唱三叹，感慨沉吟。

朱立春

恨 别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来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这首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夏天，当时诗人为躲避战乱，寓居成都草堂。诗中写诗人由别而引起对亲人、家乡的怀念，由恨别而引起对战争的痛恨，从而表达出深沉炽烈的爱国情怀。

首联“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直接写恨别的原因，即与家乡父老相隔甚远，分别时间太长。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陷洛阳，诗人与亲人在洛阳一别后辗转四千多里来到了成都，算来离家已经五六年

了。诗人飘泊流离，目睹满目疮痍，寓家国之恨和个人之痛于“四千里”“五六年”之中，在离别之恨中表达了渴望早日平定叛乱的愿望。

颌联“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写诗人流落蜀中的情景。草木年复一年由盛而衰，虽然思乡之情日浓，但战争没有结束，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故常常行吟于锦江河畔，面容已经憔悴衰老了。草木变衰是化用宋玉的“萧瑟兮草木摇而变衰”。这一联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痛恨，正是因为诗人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愤慨之情，所以才愤然疾书，写下了这个饱含沧桑的“绝”字。此句中的“老”字也与首句中的“五六年”相照应，烘托了诗人离家时间之久。

颈联“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写由于思家心切，诗人常常彻夜不眠，徘徊于月光下，想象家乡的种种情景。由于想念亲人，又常常在白天望着空中的白云发呆，倦极而眠。通过夜醒昼眠的对比，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家乡、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步月”，“看云”，构思新颖，“清宵立”、“白日眠”情真意切。这一联以“思”、“忆”开头，直抒胸臆，深刻地表达了背井离乡之痛。

尾联“闻道河阳近来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表达了诗人渴望战乱早日结束的迫切心情。上元元年（760）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夏四月壬

辰，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诗人听到这一消息后，由悲转喜，不禁“漫卷诗书喜欲狂”，希望前方将士乘胜追击，直取叛军老巢，早日平定叛乱。一个“急”字达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战争的痛恨和对国家早日实现和平安宁的期盼。

全诗感情真挚，语言简朴优美，以简短的叙述寓家国破亡之痛于个人离别之恨中，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反映了现实生活。言近旨远，意蕴深邃，引人深思。

杜新刚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其一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乾元三年（760）三月，成都草堂落成。诗人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愉悦，经常外出游玩遣兴。此诗便是诗人路过黄四娘家门口时，见鲜花盛开，春景宜人，于是诗兴大发，欣然挥笔而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此联正面描写黄四娘家鲜花盛开的迷人景致。“黄四娘”是唐代人对妇女的尊称，其丈夫姓黄，排行第四，故以此称之，其本人未必姓黄，也未必排行第四。“蹊”是小路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黄四娘家门前，鲜花夹道盛开；那无数朵鲜艳的花儿把花枝都压弯了。诗中“满”字极言花之多，而“千朵万朵”则形容花开之盛。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从侧面衬托黄四娘家鲜花绽放的迷人景观。“流连”是恋恋不去的意思。“自在”即自由自在。“恰恰”是形容莺啼声和谐动听。大意为：许多蝴蝶在花间嬉戏，它们时而绕花翩翩起舞，时而飞落花蕊，一副恋恋不舍，不忍离去的样子；几只黄莺在树上自由自在地欢唱，那“恰恰”的叫声煞是清脆好听。诗人用词颇为讲究，注意前后照应，因“时时舞”，故曰“留连”，“恰恰啼”方显“自在”。

整首诗语言浅显清新，近似白话，诗风活泼轻快自然，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闹春图。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杜甫

——〔清〕《历代名人画像》

其二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成都。黄师塔，指一位姓黄的和尚死后葬地所在的墓塔，“师”是唐宋时代蜀人对和尚的尊称。为死去的和尚所建的塔称师塔。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诗人以黄师塔起兴。诗人沿锦江东岸游玩，来到黄师塔前。和煦的

春风，温暖的阳光使得诗人浑身懒洋洋的，有些发困，于是便在黄师塔处少憩。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诗人欲倚风少憩，突然惊喜地发现墓前有一簇桃花正在盛开，那娇艳的花瓣很是惹人喜爱，不知是喜欢深红好还是喜欢浅红为好？“一簇”，道出花之寂寞，与诗人当时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无主”指花的主人已长眠地下，不能呵护它，所以只能任人赏玩之意。诗人以花之“无主”喻自己怀才不遇，无人赏识。

《杜诗详注》中评价此诗说：“此至黄师塔前作。春时懒倦，故倚风少憩。师亡无主，则深浅红花，亦任人自赏而已。”看来诗人江畔独步寻花，虽在尽力寻找闲情雅趣，但其落寞寡欢的情绪依然难以掩饰。

夏于全

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戏为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是带有文艺评论性质的六首绝句，这是其中第二首，是评论“初唐

四杰”作品的诗作，诗人作此诗的目的是借“初唐四杰”的杰出创作讽刺当时文坛上盛行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不良风气。戏为：因诗人此组诗中语含嘲讽，故冠之以“戏”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王杨卢骆：指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体：代表了当时的体制风格。唐王朝建立之初，以上官仪为首的御用文人适应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需要，上承齐梁诗歌传统创作了大量的宫廷诗、应制诗，以其浓烈的脂粉气、吹捧气在帝国弥漫一时。“初唐四杰”起而反对，他们继承《诗经》和“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反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朽诗篇。杜甫对他们赞赏有嘉，说他们的诗代表了当时诗人体制风格的变革方向。“轻薄为文”指四杰的诗注重音节的婉媚，字句秀丽，文词华美，许多人对此嘲讽不已，认为过于轻薄。哂：带讥讽鄙视的微笑。未休：不断。两句诗的大意是：王杨卢骆四人的诗代表了当时诗歌体制风格的变革发展方向，那些食古不化之辈却因此讥讽不断，认为他们的诗过于轻薄。

“尔曹身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尔曹：尔等，指那些讥讽嘲笑“四杰”的人，含有诗人的嘲讽之意。身与名俱灭：谓人死了，其文章也不能传世。不

废：无损。“江河”代指四杰。这两句话的大意是：那些食古不化的顽固分子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诗作在世人心目中也已泯灭，而王杨卢骆的作品却像长江、黄河那样万古长流，为人所称颂。诗人把“尔曹”和四杰相对比，清者自清，浊者更浊。

诗人这首评价初唐四杰的诗，虽以“戏”为题，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态度严肃，议论中肯，字字珠玑，反映了诗人“不薄今人”、“别裁为体”、学习“风雅”、“转益多师”的一贯文艺创作主张。

夏于全

蜀 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乾元二年七月（759），诗人仕途受挫，弃官而去，是年十二月，至成都，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成都于次年春游武侯祠时所作。此时，史思明杀死安庆绪，叛乱仍在继续。

诗人首次游武侯祠，并不知武侯祠具体在何处，自然先要打听一番。“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首二句以问句开篇，以旁人作答引出武侯祠，让人感到如同身临其境。丞相祠堂何在？在成都城那高大而茂密的翠柏林中。锦官城：指成都，古时成都以产蜀锦而闻名天下，故称锦官城。柏森森：指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柏森森”三字渲染了武侯祠的庄严肃穆之气，为后文咏叹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作好了铺垫。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人是前来凭吊这位千古名臣的，所以来到武侯祠，尽管祠堂中有映阶的碧草弥漫着春意，他却无心观赏，任其自成春色；尽管黄鹂隔着树叶在唱着悦耳的歌声，可他无心倾听，任其空作好声。他心里一直在想象诸葛亮那高大光辉的形象。是的，是诸葛亮这位千古名臣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诗人。接下来诗人开始叙述诸葛亮一生感人的政治军事生涯。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此两句回顾历史，当年诸葛亮为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出山辅佐刘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秋，不辞烦劳，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死后，他又辅佐后主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竭尽了一片赤胆忠心。频频，指多次烦劳。开，指帮助刘备开基创业。济，指辅佐刘禅度过艰危。此两句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

军政生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却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壮志未酬，遗恨五丈原，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之洒泪叹息。这两句包含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全部的景仰与惋惜之情。诗人用“满”而不用“沾”，烘托了一代名臣壮志未酬的浓烈的历史悲剧气氛。一个“身”字，让人想到诸葛亮一生为国操劳，以身作则，事必躬亲的竭忠尽智精神。

全诗托古伤今。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诗人感叹朝中无忠勇智谋之士挽狂澜于既倒，故而借题发挥，通过凭吊诸葛亮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呼吁朝野上下、满朝文武学习诸葛亮的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早日平定叛乱，重振朝威。

夏于全

《蜀相》杜甫

——〔明〕祝允明

水槛遣心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首诗是上元二年（761）在成都草堂所作。诗人在经历了逃难、陷贼、任左拾遗、贬官华州、弃官远游等遭遇后，知道自己不可能再为朝廷所重用，政治上，多少有点淡泊名利了。在成都草堂寓居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上出现了难得的安定时期，诗人在草堂周围种竹植树，寄情村野，倒也快乐。据《旧唐书》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房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可见其当时生活的暂时安宁。这首诗正是这种安宁生活的写照。

首联“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概括描写了草堂水榭周围的环境：远离都市，草堂廊柱宽敞，因为周围没有村庄，所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郭：城郭，这里指成都。轩楹：指廊柱。全诗以“去”字开头，和题

中的“遣”字相照应，有去国怀乡之意。“无村”反映了草堂周围的幽静。“赊”字起到引领下文的作用，颌联、颈联全都围绕这一“赊”字写极目远眺所见到的景色。

颌联“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写江水漫涨，几乎与江岸齐平，好像看不到岸边。虽然已是晚春季节了，但那幽深的丛林里还有许多花在盛开。前半句写远景，后半句写近景，由远及近，在一片静谧中流露出诗人宁静的心境。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水中的鱼儿在水面翻腾跳跃，吞吐着水泡。轻巧的燕子，倾斜着轻盈的身子在微风细雨中飞翔。《石林诗话》中说：“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之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这一联中用了两个词“出”和“斜”，分别刻画出鱼的活跃及燕的轻盈，这正是诗人此时愉悦心情的拟物化。

“城中十万户”与“此地两三家”在工整的对仗中道破了玄机，城中闹市，车水马龙，是难得有宁静心境的，而此处僻在一隅，人烟稀少，当然可以自得其乐了。

整首诗对仗工整，用词简练，节奏明快。这在杜诗

中是风格较为别致的一首，很有田园乡土风味。“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炙脍人口的写景名句，体现了诗人对描写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把握。

夏于全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春。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终于在成都草堂定居下来，开始了在蜀中的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严武再度镇蜀，杜甫一度任节度使署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虽然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出路，但他并不消沉，时时关心着国事。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诗流露出的主要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这首《春夜喜雨》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了成都春夜降雨后的多姿多彩的景色，表现了诗人在宁静生活中的喜悦心情。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场雨来得正是时

候，它好像很了解时节似的，正当这春天需要雨的时候，它就降临了。诗人开篇以拟人化手法赞颂了这场来得十分及时的雨，是一场“好雨”，之所以是“好雨”，是因为它“知时节”，当春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降临了。首联紧扣诗题，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流露出诗人抑制不住的内心喜悦。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这是一场和风细雨，随着轻风漫漫地在夜间降临大地，如丝如缕，默无声息地滋润着万物。此联对仗工稳，富有诗情画意，“潜入夜”、“细无声”，颇有情味，这雨对春天万物的奉献是无私的，它不想让人知道，因而选择了在夜间降临，而且是无声地降临，它甚至不想惊动它所滋润的万物。此联历来为人称道，清人仇兆

鳌在《杜诗详注》中评论此联说：“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传出了春雨之神。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野径，乡间小路。此句意即：开窗望去，乡间的小路在满天乌云下根本看不清楚，四野漆黑，只有江中船上的微弱灯火依稀可见。此联写雨中的郊外景象，万籁俱寂，漆黑一片。诗人以火衬云，使这雨中夜色更显漆黑，寂静，这不仅在行文上照应了颔联，而且此种景色暗示了这场“好雨”在夜间还将继续下去，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喜悦。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此联是诗人在夜雨中想象天亮以后的城中景色。天亮雨停之后，经过细雨浸润的红花在曙光的映照之下将格外鲜艳夺目，整个锦官城将沉浸在一片鲜花的海洋之中。锦官城，即成都城。城里在雨后是如此的美丽迷人，郊外的山野田间那生机盎然的景象就更可想而知了。

此诗描写细腻，刻画生动，诗人紧紧抓住了春夜细雨绵绵的这一特点，以拟人的手法，精炼的语言，将这场春雨描写得极具情韵。整首诗意境淡雅，意蕴清幽，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读来清心爽目，如春雨般沁人心脾。

夏于全

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时杜甫居成都草堂。是年七八月间，成都、灌口一带发生水灾，而统治集团不思以行之有效的“正道”防洪、泄洪，却劳民伤财大搞迷信活动，杜甫感此而作此诗。石犀：用石刻成的犀牛。秦孝公时蜀郡太守李冰为了使江水不再泛滥，相传他曾刻石犀以镇江水。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

张仪楼。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厌胜法：古代用诅咒来制服他人，称为厌胜法，是一种迷信活动，这里指用一物镇服一物的办法。矜夸：夸耀。张仪楼：据传秦相张仪筑成都城，屡颓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遂得坚立。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灌口：山名，在今四川省灌县西北。这八句诗的大意是：君不见秦时的蜀郡太守李冰曾刻石作五只犀牛立于江边，以镇江水。自古以来虽有一物降一物之说，可是石犀怎能阻止江水东流的自然规律呢？蜀地之人长期以此自夸，认为江水再泛滥也不会淹到张仪楼。但今年灌口一带发生水灾，淹没了不少人家，这件事恐怕会使镇水之神为之感到羞耻吧。这一部分讥讽了厌胜法之谬和蜀人夸耀石犀无比灵验之荒诞，以事实说明洪水非求神所能阻止。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高拥木石：用木石泥土等修筑较高的堤防。当清秋：正当秋天。先王：这里指传说中治水的大禹。正道：顺水势而疏导。参：参与。不经济：这里指无用。缺讹：缺少的和移动了位置的。据载，李冰作石犀五头，后来止二犀可见，但位置已移，其余三头已不存。长川：长河流。元气：阴阳二气。

古代朴素唯物论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皆阴阳二气所为。恣：肆意。凋瘵：这里指制造灾难。凋，衰败；瘵，病。天纲：天地的纲纪。这里实指国家的法纪。这一部分的大意是：我们应该在秋季组织人民修筑堤防，用木石泥土把它建得高高的。大禹治水是顺水势而疏导，这是非常正确的，要防止水患只能依靠人力而不能靠诡诞邪怪之法。因此我感叹那所刻的五头石犀真是无用啊，连那失踪的三只也随着长河的流水永远消逝了。只要阴阳二气调配得好，自然就可以避免因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假若有一个强有力的壮士来掌握天地的纲纪，洪水就不会成灾，石犀也就很快奔亡消失了。此部分言欲扶正道以杜神怪。正道乃筑堤，而修筑在官，调和在朝。

整首诗以灌口水灾为例，批驳了千百年来石犀可以镇水的传说，强调在同水患作斗争中，要依靠“众力”和“人谋”，用正当的方法来治水，唯此才可以免除洪水的灾害。这种反对迷信，注重人力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朱立春

客 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这首诗于上元三年（761）作于成都草堂。此时，诗人生活上出现了难得的安定时期。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崔明府是诗人的舅父，明府是唐时对县令的美称，诗人在安史之乱后的作品大多充满思乡或是忧国情绪，格调悲凉，能见到这样一首风格明丽，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足见客与诗人关系非同一般。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诗人力避平铺直叙，先从草堂环境入手，草堂充满春意，但身在异乡，朋友很少。“群鸥日日来”反衬出平常来客之稀，而今稀客来临，又怎不令人高兴呢。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由于平常很少有客来拜访，所以花间的小道从未打扫过，连柴门一向都是紧闭着的，只因为你今天来了，这才首次打开。这一联表现出因客人的突然造访而使主人喜出望外的情

景。“不曾”和“今始”相互映衬，形成对比，既烘托出平常来客之稀，更烘托出宾主二人感情之深。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稀客来临，高兴之余当然不应忘记款待客人。在颈联中诗人一个劲儿地致歉，说远离市区，无法去市上买些好吃的熟食和好酒，菜很少，只能喝自家酿制的米酒。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朴实真挚的情感。此联对仗工整，话语谦恭。“无”、“只”二字是诗人诚实品性的最好体现，同时也说明诗人当时的处境相当拮据。俗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诗人穷居僻壤，客尚来访，二人友情之亲密可想而知，这就为下联描写饮酒的欢快场面作好了铺垫。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宾主二人举杯共饮，兴致渐增，谈兴更浓，以致诗人征询客人是否可以邀请邻翁前来作陪。客人当然答应，于是诗人隔篱高呼邀请邻居老人过来共尽余欢。这场面氛围是何等的欢悦明快。《唐诗摘抄》中说：“经时无客过，日日有鸥来。语中虽见寂寞，意内愈形高旷。前半见空谷足音之喜，后半见贫家真率之趣。隔篱之邻翁，酒半可呼，是亦鸥鸟之类，而宾主两各忘机，亦可足矣。”尾联场面的欢快描写与颈联菜少酒劣之叙述形成对比，再一次烘托出客人与诗人之间的真挚情谊。这一景象正是杜甫纯朴厚道、一贯平易近人，关心生民疾苦的品德的反映，同时正是这一景象又使本诗增色不少，蒙上了浓郁的乡

土色彩。

杜新刚 夏于全

野 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此诗作于宝应元年（762）。时杜甫居成都草堂。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岭。三城戍：指松、维、堡三城。此三城界于吐蕃，为蜀边要塞。南浦：南郊的水边。清江：指锦江。万里桥：桥名，在成都府中和门外。此二句的大意是：在白雪皑皑的西山上，松、维、堡三城高高耸立，在锦江南郊的水边，横亘着著名的万里桥。这两句承题描写野望中所见之景，一个“戍”字暗寓吐蕃对唐朝边境的威胁。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海内：全国。这两句的大意是：全国上下到处布满了战争的风尘，弟兄们被迫分隔在天涯海角，我一个人到了这遥远

的蜀地，想起此不禁热泪纵横。这两句是诗人思家。

“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涓埃：细流和微尘，这里形容微小的功劳。这两句诗的大意是：现在的我，垂垂老矣，又体弱多病，不能为国家作一点贡献。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极目：放眼望去。这两句的大意是：我骑马来到郊外放眼四望，但生灵涂炭，人事日渐萧条，真让人伤心难过。此两句言作者的忧国之心，“极目”点题中之“望”字。

此诗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诗中所写景物既是自然景物，又带有鲜明的战争烙印，所以能激发诗人的感慨。诗人先感慨自己家庭的离散和对家人的思念，又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后又点题中之“望”字，借所见之景忧虑吐蕃的威胁，为山河的破碎和人民的痛苦而伤心难过。整首诗借景抒情，以情驭景，情景交融，读来感人肺腑。

朱立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胃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本篇写于公元 762 年。杜甫于 759 年到达成都后，在浣花溪畔建立了一座草堂，总算暂时有了一个安身的

地方。哪知 762 年秋的一场大风雨，将茅屋破坏得非常厉害。这首诗就是针对茅屋为秋风所破而写的。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胃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三重：言多层。挂胃：挂结。长林梢：高高的树梢上。塘坳：低洼积水的地方。此部分叙述风狂屋破的情景。大意是：八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却冷不防骤然刮起了一阵狂风，狂风怒号着把我茅屋上的茅草刮走了多层。茅草飞舞着越过江面洒落在江畔，飞得高的挂结在高高的树梢上；飞得低的则飘忽悠转最后沉落到了水洼里。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忍能：忍心这样。竹：竹林。此部分写南村群童恶作剧，抢走了茅草。大意是：南村群童欺负我年老无力，竟忍心这样当面使坏，公然抱着茅草逃进了竹林里，任我呼喊得口干舌燥也无济于事。我回到家中只能独自拄着拐杖唉声叹气。这几句写天灾之后继以“人祸”，使诗人处于尴尬无奈的境地，为下文中描写饱受淋漓寒冷之苦作好了铺垫。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俄顷：一会儿。漠漠：灰蒙蒙的样子。向：将近。布衾：布被。

恶卧：指睡相不好。里：被里。麻：麻线。丧乱：指安史之乱。彻：彻晓、天亮。本部分写秋夜屋漏，大雨侵迫之苦。大意是：不一会儿，风住了，天空乌云滚滚，将近黄昏的时候到处一片灰蒙蒙。盖了多年的布被像铁一样冰冷，娇儿因睡觉不老实把被里都蹬坏了。床头的屋顶不停地漏着雨，整个屋子里没有一处是干的，而大雨还是密密麻麻地下个不停。自从战乱以来我睡觉一直就很少，此时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这漫漫长夜让我如何才能捱到天亮？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安得：怎样才能有。大庇：庇护。俱欢颜：都喜笑颜开。见：通“现”。突兀：形容广厦高耸的样子。此段的大意是：怎样才能拥有千万间广厦来庇护天下的寒士，使他们个个喜笑颜开，任凭风吹雨打都安然不动呢？唉！什么时候我的眼前才能出现这样的高楼大厦？如果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哪怕让我的屋子破残而使我受冻死去我也心满意足呀。在这一部分中，诗人推己及人及全天下，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与后来白居易的“安得布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可谓异曲同工。

综观全篇，诗人叙述了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至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其中

可贵的是诗人能从自己的苦想到全天下寒士的痛苦，希望天下人都能“俱欢颜”，为此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使全诗的主题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朱立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

选自《三希堂画宝》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此诗作于唐代宗宝应元年，时严武迁西川节度使，准备前往赴任，诗人作此诗以话别。奉济驿：地名，在绵州三十里。严公：指严武。

空复情：空又伤情。列郡：指东西两川。讴歌：称颂。惜：依依惜别。三朝：指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出入荣：指严武几次出将入相。这首诗的大意是：远送到奉济驿，终于不得不分手，只留下青山空自伤情。昨夜我们月夜同行，情深意长；今日一别，何时才有重逢共举杯的机会？东西两川的人民都称颂着您的功绩，对您的调离依依不舍。您作为三朝出将入相，对国家有着重要的贡献，而现在被调到偏远又荒凉的地方，只能在那小江村里寂寞地度过您的余生。

这首诗前四句叙送别的情景，后四句叙别后情事。“青山空复情”，言离别易生悲，直觉得青山也含悲，江

河也呜咽。“几时”两句，前一句言后会遥遥无期，后一句回忆旧时情谊。旧欢如昨，而今日一别又不知何日是见期，此种离怀别绪，直让人声嘶喉哽。接着追述当地老百姓的心声，点出严武在此的声望，然后又言其三朝元老的重要身份，表明其乃朝廷重臣。最后两句言其要在川西孤独寂寞地度过残生，与前面两句形成对比，其中的酸楚读来真是摧人肺肝。

朱立春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写于广德元年（763）正月。宝应元年（762）冬，唐王朝军队收复洛阳。广德元年正月，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至此，河南、河北叛乱平定，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诗人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无比激动，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此诗。全诗感

情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诗中的“河南”指黄河以南的洛阳、郑州、开封一带，“河北”指黄河以北的河北东北部一带。

安史之乱延续了八年，如今终于被平定，国家有望重新安定统一，这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首联便切入正题，直抒捷报传来时的喜悦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剑门关外忽然传来官军收复蓟北的消息，听到这一消息，激动的泪水把衣服都湿透了。蓟北是安史叛军的中心，收复此地就意味着安史之乱宣告平息。诗人多年流落他乡，无家可归，皆因安史之乱，诗人多年为社稷江山、百姓疾苦而忧心忡忡，也缘于安史叛乱。整整八年了，这八年之中他多少次亟盼早日平定叛乱，又曾经多少次令他失望，如今突然听到蓟北收复，内心多年的牵挂与忧虑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这一张一弛，让诗人如何控制得了自己的感情，因而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湿透了衣裳。“忽”字用得十分精妙，突出了初闻喜讯时的惊喜，这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最初还有些不敢相信，而确信之后便喜极而泣，忍不住涕泪纵横。诗人用“满”而不用“湿”，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喜悦的程度。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愈狂。”高兴之际，诗人回头看了看与自己多年同甘共苦的妻子，妻子往日脸上的愁容早已不见了。一家人高兴如此，诗人禁不住

手舞足蹈，胡乱地卷起了诗书，高兴得快要发狂了。“漫卷诗书”一句十分符合诗人的身份，这一细节刻画将诗人狂喜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如今叛乱结束，终于可以结束漂泊流离的生活重返家园，诗人的心情很是舒畅，接连几天都显得十分兴奋，时而纵情高歌，时而开怀畅饮。时下万物生发，一片葱翠，欣欣向荣，正好可以趁着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还乡，一路上有良辰美景相伴，那情景是多么令人心醉呀！此联写诗人高兴之余的回家打算，对一路上的情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联写诗人对回家的路线及行程的安排。即乘船顺嘉陵江穿越巴峡，然后经长江穿过巫峡，取道襄阳回洛阳。诗人之所以联想到襄阳是因为诗人先世为襄阳人，他要去那里祭祖。诗人对归程作出如此细致的安排，表明了此时的他已归心似箭。“美不美，乡中水”，毕竟整整八年了，怎能不想早点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呢？

这是一首写得十分奔放热烈的抒情诗。诗人直抒胸臆，用直叙的手法抒写了自己在听到胜利消息后的激动心情。在诗中，诗人的神态、动作、心理显得十分生动形象和逼真，读来深挚感人，全诗在行文上一泻而下，层层抒写，轻快开明，充满激情，在诗风上则一扫一贯

的沉郁苍凉，故而此诗被后人评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

夏于全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是年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州，准备出峡北归。二月听到严武又被任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决定重回成都。在由阆州还成都的途中，写了五首诗寄给严武，这是其中之一。严郑公：即严武。唐代宗广德元年，严武被封为郑国公，所以称为严郑公。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苦：患、虑。风湍：湍急的风浪。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我常常苦于泥沙崩塌损坏药栏，现在多时未回，恐怕药栏也早同水亭一道被卷进风浪中去了。我回家后要重新修整所植林木，让松树长得

又高又大，挺拔参天，砍伐那些杂乱丛生的恶竹，使草堂更加清新宜人。这一部分是作者在途中设想家园的景况，并饶有兴致地盘算回去后如何建设草屋。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生理：生计。凭：依靠。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以阁老相称，严武以黄门侍郎（属门下省）为成都尹，所以杜甫称他为黄阁老。紫金丹：道家烧炼的一种丹药，传说人服后可以益寿延年。三年：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七月，杜甫和严武分别后，避兵乱于梓州、阆州，到这时前后三年。空皮骨：皮包骨头，形容极为瘦弱。行路难：古乐府曲名，这里指时局混乱，世路艰险。这四句诗的大意是：生计问题就全依靠黄阁老了，至于延年益寿，就只有寄望于炼出长生不老丹了。三年以来四处漂泊无定，确实是感到了世路的艰险。这一部分是作者述怀，希望回家后不再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能过几年太平日子，使身心俱得休息。

整首诗表现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喜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虽然也流露出一自伤贫老和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慨叹，但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朱立春

登 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当时吐蕃不时入侵，广德元年入泾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十月长安陷落，随后郭子仪率军收复京师。代宗还京后仍不思进取，宠信宦官，朝政不振，国家面临着新的危机。此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写的。诗人借登楼远眺，抒写对国家安危的忧虑，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客，指诗人自己，因寓居成都，故以客自称。此时正是国家多难之时，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内忧外患交相攻击，诗人登上高楼，看到附近开得正艳的鲜花，心里格外伤痛。国家多难，满目疮痍，而此处繁花似锦，两相对照，这是多么的不和谐，因而使心牵国事的诗人更为伤心。此联道出了危机四伏的国家局势，这也正是诗人见花而伤心

的原因。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诗人在楼上极目远望，看到锦江一带盎然的春色铺天盖地而来，不禁喟然长叹，这古往今来的风云变幻，就像那玉垒山上的浮云一样难以捉摸。玉垒：即玉垒山，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境内，其东南有新保关，为唐代通往吐蕃的要道。此联于写景中暗喻时事，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动乱局势的不安，吐蕃虽然暂时被击退，但边境形势不容乐观，就像玉垒山上的浮云变幻无常一样，吐蕃随时可能发动新一轮的入侵。这两句写得气象雄浑，而又不失意外之意，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北极，指北极星，这里喻指唐王朝。终不改：借北极星在天空位置的固定不变来喻指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西山盗寇：指吐蕃。此联针对郭子仪率军击败吐蕃，收复京师而发，正告吐蕃休要趁人之危。大意即：大唐王朝受命于天，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世代稳固，西山的吐蕃侵略者们休要自不量力，轻举妄动。诗人虽然为国家严峻的局势而忧心忡忡，但对国家的实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希望广大边疆将士像郭子仪那样，履行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击任何来犯之敌，永保疆土平安。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真想不到像刘禅那样的亡国之君死后还有祠庙，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辅佐这样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真是太可怜了。此联照应首联，表达了诗人对朝政的忧虑。刘禅因宠信宦官黄皓而亡国，而今代宗不思力挽狂澜，反而宠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朝政日渐腐败，这种局面实在让人担心。诗人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自肃宗以来，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开始专权，并逼死皇后，吓死肃宗，事实上从代宗朝开始，宦官专权愈演愈烈，以致可以随便废立皇帝。唐王朝正是在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交相攻击下加速走向灭亡的。

此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体现了诗人伤时悯乱、心系国家安危的爱国情怀，同时也表达了反对宦官专权，希望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愿望。全诗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读来忧愤感人。“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一联堪称不朽之佳句，耐人咀嚼、寻味。

夏于全

别房太尉墓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这首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春之阆州。房太尉：即房琯，唐玄宗时被任命为宰相，安史乱起，他率兵收复长安，不料用兵不当，兵败陈陶、青坂，被肃宗革职，代宗广德元年（763）卒于阆州僧舍。房琯死后葬阆州。当时诗人离阆州将赴成都投奔严武，临行前来其墓祭吊。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这句话是说诗人奔走他乡，自阆州复还成都；临行前骑马来到房琯孤坟前，下马告别。阆州、成都都非诗人故乡，故曰“他乡”。而诗人曾于759年12月到过成都，此次再去，所以言“复”。“复行役”言自阆州复还成都。“行役”是行旅，出行之意。房琯葬于他乡，自然是“孤坟”，也体现了这位宰相死后的孤寂。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诗人在孤坟前，回首往事，想起房琯的知遇之恩，不禁泪如泉涌，坟前之土为之湿润，哀伤之极，云为之愁断。“无干土”和“有断云”极言诗人哀伤之巨。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这两句表达诗人与房琯的友谊。诗人引用了两个典故。对棋：晋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夕，任征讨大都督。面对苻坚的百万之众，指挥若定。在苻坚大军已到淝水时，他和客人在别墅下围棋，等到前线传来捷报时，他内心高兴却没有表现在面

容上。“把剑”是引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典故：“季札之初使，北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宝剑，系之徐君冢而去。”诗人引用这两个典故，把房琯比做谢安、徐君，表达了与房琯的生死之谊。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这两句就坟地的景色，即景抒情，通过落花啼鸟，极写坟地的冷落和寂寞凄凉。抒发了作者对友人逝世的悲哀情怀。诗人坟前凭吊，只见坟前的树林里落花落地有声，诗人离开孤坟时，阵阵黄莺在林中凄鸣哀叫。两句借景抒情，十分重视环境气氛的烘托，色调凄厉哀婉，感情非常真挚，读之令人无语凝噎。

杜新刚

宿 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断，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此诗于广德二年（764）作于成都。时诗人为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参谋。任职期间，诗人虽受严武器重，

但受到僚属间的猜忌，感到很不顺心。诗中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不久，诗人就回到他的草堂去了。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诗人开篇点题，照应题目。大意是：清秋的一个夜晚，我独宿于幕府中，此时已是深夜，我倍觉凄凉，仿佛感到一丝寒意从幕府井边的梧桐叶间袭来。望着那将燃尽的蜡烛，久久不能入睡。幕府：古代军队出征，将帅无固定驻所，以帐幕为府署，故称幕府，后遂用作地方军政长官与节度使行署的代称。井梧：指幕府井边的梧桐树。江城：指成都，严武的幕府就在成都，所以说“独宿江城”、“寒”、“残”二字是诗人悲凉心境的写照。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诗人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情的沉重。漫漫长夜，一阵阵角声从军营传来，声音是那么悲凉，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夜半月色虽好，银辉泻地，可哪里有心思去欣赏啊。永夜：即长夜。角：即军中的号角。“悲自语”和“好谁看”烘托出诗人心境的沉郁悲凉、兴致低沉。

“风尘荏苒音书断，关塞萧条行路难。”诗人触景伤情，想起战乱迭起，辗转飘泊，远离家乡，关塞萧条，道路难走，好久没有收到亲人的来信了。诗中“风尘”指战乱，此处照应了“永夜角声”，突出兵荒马乱的岁月。“荏苒”是辗转的意思。“难”字喻指诗人处境艰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伶俜：困苦的样子。一枝安：是诗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句，喻自己寓严武幕府为参谋一事。整句话可理解为：自从安史之乱起，我在飘泊流离的困苦生活中已经整整度过了十年，由于迫于生计的无奈，才勉强在严武幕府中任职，以求暂时的安稳生活。“忍”、“强”二字表明诗人任参谋一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诗中，诗人运用了多个感情色彩鲜明的形容词，如“寒”、“残”、“悲”、“断”、“忍”等，把诗的气氛渲染得十分悲凉。

整首诗虽然是作者自伤身世之作，但从伤时感事中仍然流露出诗人对国事动乱的无限忧虑。

杜新刚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
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
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
内府殷红玛瑙碗，婕妤传诏才人索。
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

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
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
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
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
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
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
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
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
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

此诗作于唐肃宗广德二年（764），时严武再次镇蜀，杜甫遂再归成都草堂。诗人当时流寓蜀地，目睹国势衰微，战乱不已，心里十分伤痛，而曹霸此时也已从皇室宠客沦落民间。杜甫在韦讽家中观看了曹霸的《九马图》后深有感触，故作此诗，以感慨世易时移昔盛今衰。韦讽：阆州录事，居成都。曹将军：即曹霸，唐代著名画家，善画马，官至左武卫将军。画马图：即曹霸的《九马图》。

“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

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国初：此指唐王朝的开国之初。已来：即以来。江都王：名绪，霍王元轨之子。多才艺、善书画，尤擅画鞍马。乘黄：神马名，据传舜时出乘黄之马，状如狐，背有角。这四句欲赞曹将军，故先拿江都王作陪衬，说明曹将军堪与江都王相媲美，然后赞其画马之妙竟至于可以以假乱真。其大意是：自开国以来，要论画马技艺的神妙，江都王可数第一。江都王后，曹将军之画名噪三十多年，从他的画马图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传说中的乘黄神马来到了人间。

“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貌：描绘。照夜白：唐玄宗之名马。龙池：在南内南薰殿北，本是平地，垂拱后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后又引龙首支渠分溉之，遂至方圆数顷而深至数丈，常有云气，或见黄龙出其中，因谓龙池。内府：皇宫中的府库。殷红：深红色。婕妤、才人：内宫女官名称。婕妤九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这里泛指后宫妃嫔。拜舞：古代臣下朝拜皇帝的仪节。轻纨细绮：指精美的丝织品。屏障：屏风。这几句的大意是：曹将军曾画过先帝的照夜白，那气势神韵宛如龙池上云雾升腾，电闪雷鸣而黄龙再现。后宫的妃嫔们纷纷传诏或是派人用宝物以索其画，皇上亲自在宫殿上赐给曹将军玛瑙盘，谢恩以后又

赐其精美的丝绸。当时的贵戚权门豪贵，都以能悬挂曹将军之画于家中屏风前为荣。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在描写曹将军所画先帝所乘骏马照夜白英姿以及后宫权门争索其画时充分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写得极为生动，富有感染力。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拳毛騧：唐太宗六骏之一，平刘黑闥叛乱时所乘之骏马。郭家狮子花：指唐代宗赠给郭子仪的名马狮子花。缟素：白色的画绢。诗人从这一部分才真正开始评析曹霸之《九马图》，这六句是评其中两匹的英姿，即太宗皇帝的拳毛騧和本朝名将郭子仪的狮子花。其大意是：当年太宗的拳毛騧和代宗赏赐给郭子仪的那匹狮子花也出现在《九马图》中，这两匹马尤其形象逼真，令所有曾经见过这两匹马的人为之惊叹不已。这两匹马都是在疆场上作战时以一敌万的良马，看到白画绢上的二马，让人仿佛来到了烽烟滚滚、飞尘走石、杀声震天的战场上。

“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殊绝：与众不同。迥：远。长楸：古人种楸于道，故谓道路为长楸。厮养：饲养马的役卒。可怜：可爱。顾视：昂首而

视。深稳：深沉而稳重。支遁：东晋名僧，善养马。这一部分接着描述《九马图》中其余七匹马的神韵，然后总评九马，并点题，引出韦讽，而且以支遁为陪衬。其大意是：其余的七匹也各与众不同，远看去好像寒空中的彩霞和白雪，白赤相杂，马蹄踏在长楸分布的大道上，势若奔腾，养马官和役卒整齐地排列在大道两边。九匹骏马各各雄健飘逸，昂首而视的样子既清高又沉稳。有谁如此钟爱骏马呢？前有东晋时的高僧支遁后有本朝的韦讽韦录事。

“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新丰宫：即华清宫。翠华：皇帝的仪仗。腾骧：腾跃。磊落：众多的样子。献宝朝河宗：据《穆天子传》载，天子西征至阳纁之山，河伯冯夷之所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沉璧礼焉。此指唐玄宗之西入蜀。射蛟江水中：据史载，元封五年，汉武帝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金粟堆：指唐玄宗之陵墓泰陵，在金粟山。龙媒：《汉·礼乐志》云：天马来，龙之媒。后以龙媒代天马。这一部分就马之盛衰感慨今昔之盛衰。遥想玄宗当年东游骊山时马队何其壮观，及至入蜀至驾崩，良马就不多见了。其大意是：回忆当年玄宗巡幸新丰宫时，车驾仪仗直指云天，浩浩荡荡的马队里飞腾跳跃着数也数不清

的骏马，那些骏马都与《九马图》上的骏马神似。自从玄宗皇帝被迫入蜀后，很快便退了位。及至现在，泰陵的松柏林中，再也难觅良马的影踪了，整天只有鸟儿在风中鸣叫。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重在咏《九马图》，然先以江都王作烘托，其次又言其《人马图》之贵重及受人喜爱，言曹霸之宠遇，然后才详细评价《九马图》之精妙，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可称得上神来之笔。在诗的末段追述玄宗今昔故事，俯仰感慨，发人深思。杜诗每咏一物必及时事，避免了就事论事，故能淋漓酣畅，感于胸而形于言，有很强的思想性、社会性。

朱立春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本诗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时杜甫居成都草堂。诗中赞美了曹霸的画，也赞美了他的人品。丹青：绘画的颜料，此代指绘画。引：诗体名。曹霸：唐代画家，为魏武帝曹操之后。霸在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常奉诏为御马及功臣作画，官至左武卫将军，故称其为曹将军。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庶：庶人，老百姓。明皇末，（曹）霸因得罪，削籍为庶人。清门：寒门。英雄：此代指曹操。文采风流：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善隶书，王羲之曾从其学书。王右军：王羲之，东晋杰出的书法家，曾官右军将军。这八句诗的大意为：曹霸将军是魏武帝的后人，现在却只是一介平民。魏武帝三分天下的时代虽早已过去，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却被曹霸继承下来。曹霸最初学习书法是学卫夫人的风格，只是苦于无法超越王羲之的造诣，于是又舍书工画。他苦苦钻研绘画，不知老之将至，视富贵如浮云，只有绘画才像他的生命一样宝贵。这一部分叙述曹霸的身世及其从书从画的经历。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尘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引见：被皇帝召见。南薰殿：唐长安兴庆殿之内殿。凌烟功臣：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画家画功臣长孙无忌、魏征、杜如晦等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以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少颜色：指画像褪色。开生面：指别开生面，把画像重新描摹后使之面貌一新。进贤冠：原为儒者所戴缙

布冠，唐时为文官之礼帽。大羽箭：指四羽长竿大箭。褒公：指褒国公段志元。鄂公：指鄂国公尉迟敬德。这八句的大意为：开元年间，曹霸曾多次蒙诏上南薰殿面见皇上。因为太宗时在凌烟阁为二十四功臣所画的像已褪色，于是令曹霸重新润饰。经曹将军重新描摹，人物面貌焕然一新。只见良相头上戴着进贤冠，猛将腰间插着大羽箭，十分逼真。画像上褒国公和鄂国公的头发胡须更是栩栩如生，好像在飞动一样，二人英姿飒爽，似乎正要同敌军展开大战似的。这一部分记叙了曹霸为功臣画像重新描摹之事。以褒鄂二公画像之形态表现了曹霸善于写真，人物画像维妙维肖。

“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迴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先帝：此指唐玄宗。玉花骢：骏马名，产于西域。如山：指人数众多。赤墀：即丹墀，宫殿上的平台。迴立：昂首挺立。阊阖：宫门。生长风：形容御马矫健、飘逸的雄姿。拂绢素：在白绢上作画。意匠：匠心，构思布局。惨淡经营：苦心构思描绘。斯须：一会儿，片刻。九重：代指皇宫。凡马：普通的马。屹：屹立。圉人：宫中的养马官。太仆：宫中掌车马的官。惆怅：叹息。这一部分的大意为：先帝曾有一匹叫玉花骢

的骏马，让很多画师为其画像都不符合玄宗皇帝的心意。这天把它牵到殿前，但见玉花骢在宫门外昂首挺立，果然是矫健、飘逸，好像随时都要飞腾似的。皇帝下诏让曹将军在一方白绢上为马画像。经曹将军一番苦心构思和描绘，一会儿，一匹如腾龙一样矫健的御马出现在画绢上，万古以来的那些普通之马无不黯然失色。马的画像挂在皇帝宝座前，与殿前的玉花骢相对屹立，简直难分真假。皇上含笑催促臣下赶紧赏赐曹将军，养马官和车马官见了都面面相觑，叹为观止。这一部分描述了曹霸为御马画像的经过。众多画师都画不像，表明了玉花骢风神的超凡脱俗已到了难以描摹表现的地步，从侧面为曹霸画艺的高超烘托气氛。画像成后，皇帝及圉人和太仆的表现亦属于侧面烘托，有力地表现了曹霸所画之马的传神逼真。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韩干：唐代名画家，善画鞍马、人物，初以曹霸为师，后来自成一家。入室：指得师真传。穷殊相：穷尽各种姿态。画肉：画其外形。画骨：画出其风神。骅骝：代指骏马。气凋丧：失去神气。写真：画像。这六句的大意是：曹将军早年的弟子韩干曾得其真传，也能把马的各种姿态画得栩栩如生，但他画马只注重状其形而不状其神，画出的马虽也形态逼真，却豪无精神，

而曹将军所画的马好就好在能穷尽其精神气韵。有时曹将军碰上形神俱佳的人也为其画像一张。这一部分是诗人对韩干和曹霸绘画风格的评价，他不因其名气大小所累，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赞曹霸，讥韩干。

“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眼白：即白眼，鄙薄。坎壈：穷困。这一部分的大意为：如今曹将军获罪被贬为庶民，在这个乱世里到处漂泊，常常为生活所迫去为一般的俗人画像，在落魄之时遭受着俗人的白眼，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看来从古至今拥有盛名却过着穷困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啊。这一段拿曹霸后来的落魄与上文所述其高超的画技相对比，抒发作者对其遭遇的感伤和不平，其中也夹杂着对自身遭际的感慨。

这首诗主要表现了曹霸精湛的画技和不幸的遭遇，诗人对其画技和人品热情赞美，对其后来的坎坷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韩干的评价乃系一家之言，需要我们辨证地看待。本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人选材得当，通过几件大事来集中反映曹霸画艺的高超，用语精炼，诗中记事、抒情、议论浑然交融，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前人对此诗艺术成就的评价很高，张惕庵说：“此太史公列传也。多少事实，多少议论，多少顿挫，俱在尺幅中。章法跌宕纵横，如神

龙在霄，变化不可方物。”一些词语如“别开生面”、“英姿飒爽”、“惨淡经营”等已被沿用为常用成语。

朱立春

绝 句

其一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这首诗是杜甫客居成都时所作。诗人背井离乡，长期漂泊在外，思乡之情十分浓烈。这首诗就抒发了诗人旅居异乡的感慨。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诗人以江、鸟起兴，先言江、山、花、鸟，然后才引起“思乡”之情。这两句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巴蜀风景画：碧波荡漾的江面上，羽白如雪的鸟儿展翅悄翔；青翠欲滴的山上，红艳如火的花儿到处盛开。诗人以江之碧衬鸟之白，故曰“逾”；山之青，更显花之红，故曰“欲”。此联虽然仅有十字，却囊括了四种景观，四种颜色，两相比较，更显得浓墨重彩，意象鲜明。诗人炼字之精工，令人叹服。

面对巴山蜀水的大好风光，诗人触景伤情，思乡情结油然而生，发出了“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的感叹。“看又过”流露出岁月如梭，连年漂泊，思归情切的心绪。美丽的山水花鸟浑然没有引起诗人的游览兴趣，相反，却勾起了诗人无限的愁思。如同“感时花溅泪”一样，在诗人笔下，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交相辉映，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何日是归年”抒发了诗人目睹战乱局面经年不息，希望朝廷能早日平叛，自己能与远在家乡的亲人早日团聚的愿望。这是一种深切的期望，可这期望要经过多么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呀。

杜新刚

其二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此诗是诗人寓居成都时所作，全诗共四首，此是第三首。此诗写景状物，颇具特色。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此联写近景，起笔不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窗外细柳吐绿，两只黄鹂在上面欢快地追逐，不停地欢叫着，远

处，一群白鹭排成一行飞向湛蓝色的天空。此联对仗工整，“两个”和“一行”相对，“黄鹂”和“白鹭”相对，“鸣”和“上”相对，“翠柳”和“青天”相对，十分工整，在颜色搭配上诗人也颇费苦心，搭配十分得当，正如古人所说，“翠”中方见得“黄”，“青”上方见得“白”。虽然只十四个字，展示的却是一幅内涵丰富，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联写远景。从窗中向外望，看到岷山上千年的积雪，在日光照耀下，恍若银海。远处江面上停泊着来往于东吴的万里行船。诗人在此运用了通感的手法，用感觉代替视觉，因西岭雪景的美妙而忘记了物我之间的距离。“含”字表达了诗人感觉自己仿佛在窗外，而西岭美景在窗内的幻觉。诗人想到叛乱平定，天下太平，自然是万里行船，畅通无阻，而且那船还可以行驶到自家门前来停泊。

全诗仅二十八个字，描述了两个画面，四种景观，八种景物，勾勒出一幅明丽清新、境界开阔的图景。诗中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完美和谐。这明快开朗的景色，充分表现了诗人此时激扬欢畅的心境，这种风格和心境在杜诗中是不多见的。

杜新刚

《绝句》（其二）杜甫

——〔清〕《三希堂画谱》

其三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
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这首诗写于永泰元年（765）。当时党项、吐谷浑不断侵扰陇右及关内一带，难民纷纷入蜀。此诗反映了难民逃难的悲惨情景。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此两句描绘了一个让人伤心断肠的分离场面，气氛悲惨。因为战争，全村人举家逃往四川，有一个人因身体伤残而被迫逃往较近的骆谷避难。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本来就够让人伤心了，而一个“残”字，更让人肝肠痛断。身体受残，行走不便，本需有人照顾，却又怕拖累大家，使大家都逃不掉，故而与亲人分手，忍痛逃往较近的骆谷，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惨。

“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此两句写此人与女子诀别时的悲惨情景。啮臂即以齿咬臂，是古人诀别时的一种习俗，表示忍痛分手。这句话是说亲人难舍难分，离开时一步一回头，哭声震动天地，乌云为之犯愁。

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痛恨，对饱受战乱之苦

的百姓的同情，以及希望朝廷及早平息外患的强烈愿望。

杜新刚

其四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和《绝句》（二十一家同入蜀）相同，都作于永泰元年（765）。面对党项和吐谷浑不断侵扰陇右及关内一带，驻扎在汉水上的官军不是去攻打入侵者，而是趁机不断侵扰残害难民百姓。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写下这首痛斥官军无道的诗。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此联讽刺与痛斥并举，官军虽然骁勇，但不去杀敌，反而暴虐放肆，残害百姓，这与羌浑等侵略者之流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当时代宗任用宦官率禁卫军平乱，所以有“殿前兵马”之说，皇帝的亲军尚且如此，还能指望哪支军队去保境安民呢？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此联具体描述官军的罪行。意思是说官军杀害男子抢掠妇女。《杜诗解》中评价此句说：“殿前兵马即盗贼。‘杀人’，

‘人’字妙。并不杀贼可知。”

短短 28 字蕴含了作者极度的悲愤情绪，诗人虽没有明说，但其所要表达的意图显而易见，正是军队腐败，残害百姓，边防松弛才直接导致外族趁机入侵。

杜新刚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诗是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诗人携家离开成都，乘舟途经渝州、忠州一带时所作。

诗的前四句以微风细草起兴，描写诗人旅夜所见，烘托出一派浩茫雄浑的境界。“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危樯：舟上高高的桅杆。此联言：夜幕之下，微风吹面，细草拂动，诗人独自一人，泛舟江上。首联十字描写六种景物，整句无一动词，却描绘出了一幅风吹草动，泛舟江上的生动画面，把静止的事物一下给写活了。“独”字是诗人此时心情的写照，表达出浓厚的孤

独心绪。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站在船舷上，放眼望去，但见月朗星稀，岸上原野辽阔，江水奔流不息，月光在江面上随波浪晃动，仿佛是从浪底涌出来一样。首联描写近景，颔联描写远物，与上联不同的是，此联运用了两个动词即“垂”和“涌”，各有特色而又各尽其妙。前四句从写景入手，对偶起应，在对景物的精雕细刻中，烘托出诗人的苍茫之感，沉郁之思。

颈联抒写自己的身世处境。严武卒后，诗人失去依托，此时已五十余岁了，多年漂泊流离，寄人篱下，是该好好地总结反省一下了。“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名：即名声。著：即显著、出名。此联言：自己无法使皇上重用自己，没能实现博取功名“致君尧舜上”的愿望和抱负，文章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而今风烛残年，病魔缠身，仕途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名岂文章著”是诗人愤激的反语，意谓文章写得好又有何用，“官应老病休”是诗人自解之语。昔日，诗人为左拾遗时，因上疏救房琯而被罢官，并非因病而休。而今离开成都，也因严武卒而辞官，亦非因病而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诗人以“篇终接浑茫”之笔，用飘泊于茫茫天际间的沙鸥自喻，天地之大竟不能容自己一身，不得不到处流离，寄人篱下，遭人白眼。

全诗前半首写“旅夜”，后半首写“书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形象多姿，意境广阔。清代纪晓岚评论此诗说：“通首神完气足，可当神浑之品。”诗中多用反衬手法，以乐写哀，以广阔衬孤独，婉转曲折，含蓄不尽。

杜新刚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时杜甫居夔州。八阵图：相传为诸葛亮所设的军事工事。八阵即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又东经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

功盖：功劳最大，无出其右者。江流石不转：指八阵图中的积石，数百年来虽历经江流的冲击却屹立不动。赵抃《成都记》中称“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失吞吴：失策于伐吴。诸葛亮一直

主张吴蜀是唇齿之国，要联吴抗魏，不当相图。但刘备欲为关羽报仇，于是不顾劝阻，大举伐吴，结果大败，加快了蜀国灭亡的步伐，使三分功业中道蹉跎，故曰伐吴为失策。这首诗的大意是：诸葛孔明辅佐刘备开创三国鼎立的局面，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之臣，无有出其右者。而诸葛亮的成名则又主要是因其所创设的八阵图工事。如今八阵图中的积石虽历经数百年的冲激而仍然屹立不动，如同诸葛亮的功业永远不会磨灭一样。但让人遗恨终生的是刘备不听诸葛亮等的劝阻而执意伐吴，致使功业蹉跎，壮志难酬啊。

这首诗是作者的一首题古咏怀诗。全诗赞颂了诸葛亮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和赫赫战功，谓其英名和功绩将永垂不朽。对于刘备的草率伐吴致使功业不成、八阵图亦无用武之地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和感慨。全诗就史事发表议论，语言凝炼，气势恢宏。

朱立春

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这首诗是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初至夔州时所作。诗中描写了当地劳动妇女的痛苦生活，对之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常咨嗟。”发半华：头发一半花白。华：同“花”。嫁不售：嫁不出去。咨嗟：悲伤叹息。这四句的大意是：夔州一带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处女，头发都已花白了，却还没有找到夫家。她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因遭受战乱而一生嫁不出去的，大好年华付之东流，只能一辈子悲伤叹息。这一部分写作者伤夔州女子因过时而不得嫁。由于遭受战乱，男子阵亡者众，所以女子多有嫁不出去的。作者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非常痛心疾首。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土风：当

地的风俗习惯。坐男使女立：男子坐而享受，妇女站立侍候。男当门户女出入：男子在家支应门户，妇女出外从事各种劳动，往来奔波。犹：同“有”。应供给：维持一家的生活和缴纳捐税。双鬟：唐代夔州一带未婚女子的发式。筋力登危：竭尽全力攀登高峻的山岭。射利：谋利。兼盐井：还要去背运食盐。这几句的大意是：按当地的风俗，男子只管坐而享受，妇女则要站立侍候，并且男人在家支应门户，而让妇女出外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当地让妇女出去砍柴卖柴，然后用换来的钱来养家和缴纳捐税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有很多未婚女子到老只落得双鬟垂颈，把野花和山叶作为妆饰品和银钗并插。她们竭尽全力地攀登高峻的山岭去砍柴，然后背到集市上出售，拼死拼活地赚钱，并且还得去背运食盐。这一部分详细地描述了当地妇女生活之艰苦。妇女干男人的活，劳苦至极，以至于形容憔悴，精神近乎麻木，让人既同情又痛心。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褊：狭窄。石根：山脚。昭君村：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北，和夔州邻近，美女王昭君出生在此。这四句的大意是：在这些妇女的脸上和妆饰品相杂的只有满面泪痕，衣着单薄，终生困居在狭窄的荒山脚下。如果说这一带的妇女天生长得粗丑，那为何著名的美女王昭君就出生在这附近呢？这一部分以负

薪妇的憔悴和当地多出美女作对比，点出其粗丑的根源是困苦的劳作和极端艰辛的生活。

在这首诗中，诗人首先对安史之乱以来四川军阀混战，造成社会长期动乱不安，致使夔州一带的劳动妇女因男子阵亡而嫁不出去，以至于陷于悲苦的境地作了深刻的揭露。其次对男尊女卑的腐朽道德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具体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同情。结尾两句，诗人以愤激的反诘形式，为那些被损害、被践踏的劳动妇女鸣不平。在唐代诗歌中，以贫苦妇女的生活为题材，反映她们的不幸遭遇的，并不少见，但像本诗这样旗帜鲜明地为妇女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却是不多见的。

朱立春

白 帝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这首诗于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当时西川

军阀混战，烽烟不断，吐蕃也不断入侵蜀地。诗人亲眼目睹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极端痛苦，内心充满了忧虑。于是，站在白帝城上，望着到处流浪的百姓，诗人感慨万千，写下此诗。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诗人以云雨起兴，描写云雨交加的白帝城景观。“城中云出门”和“城下雨翻盆”极言白帝城之高，连云彩都从城门而出，给人一种置身云上的感觉。雨在城下哗哗下个不停。“翻盆”形容雨下得大，好像在一盆一盆地倾泻一样。“高江急峡雷霆斗”写雨中江水暴涨的情形，水急而狭窄，江水冲进峡口拍打峭壁，声若雷霆。“翠木苍藤日月昏”这一句紧承首联中的“雨翻盆”而写雨中的山

景。由于雨下得太大，光线昏暗，山上的翠木苍藤都变得模糊了。颔联对仗工整，“斗”字刻画急流击打石壁的场面，形象生动，“昏”字描绘雨中万事万物，更能给人以强烈的朦胧之感。这两个词用得十分精当。首联和颔联极力渲染雨中白帝城朦胧昏暗的景象，意在形容战乱之惨烈，朝政之昏乱，为下文描写人民因连年战争而饱受困苦作好了铺垫。

按常理如果没有战争，从事耕种的马要不停地在地里劳动，而显得要比戎马疲惫，可如今战争连年不断，使得戎马不停地奔驰疆场，反而不如归马安逸，所以诗人说：“戎马不如归马逸”。戎马和归马的比较，仍是突出战乱之频繁。由于连年战乱，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很多人因此而流离失所，以至于“千家今有百家存”。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厄运太惨烈了。“千”、“百”对照，艺术效果十分明显。“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此二句是说许多丁壮男子战死疆场，家中只剩下一群寡妇，可是官府又肆意搜刮，她们家中的一切已全被搜刮一空，尽管正是秋收季节，原野上却被一片哭声所笼罩，这些凄惨的寡妇真不知秋后何处为家，何以度日。“诛求”是肆意搜刮之意。

全诗节奏由急促而转迂缓，意境也随之参差变化。以大雨象征残酷的军阀混战，所以写雨中白帝城时节奏极为急促，给人的感觉是军阀混战就好像是暴风骤雨在

洗劫一切似的。随后写战乱后满目疮痍的乡村到处弥漫着悲凉气氛的景象，这调子是沉闷的，故而行文节奏就变得迂缓。整首诗高度体现了诗人关注民生疾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杜新刚

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旒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鼉鼉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这首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春。诗人登上白帝城的最高楼，极目远眺，但见群山起伏，高江急峡，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于是触景伤情，写下了此诗。

“城尖径仄旌旒愁，独立缥缈之飞楼。”此联照应题目中“最高”二字，极言城楼之高。白帝城挺拔高耸，山路倾斜而狭窄，地势陡峭而险绝，连城楼上的旌旒都为之发愁；诗人独自一人倚楼四望，好像是置身于虚无缥缈的空中飞楼之中似的。缥缈是指若隐若现的样子。“飞”字极言楼之险，如同飞起来一样。诗人开篇写旌

旆之“愁”，实则是渲泄自己内心之愁，给全诗定下感情基调，为下文抒发感慨作铺垫。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鼉鼉游。”白帝城在瞿塘峡口北岸的白帝山上，站在白帝城最高楼上向南望去，但见峡口断裂，云雾笼罩南岸群山，突兀盘结，奇形怪状，犹如沉睡的龙虎；日光照射下的长江水，波光汹涌，好似鼉鼉在游动。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是传说中东方的神木，指日出之处。“扶桑西枝”指下午接近傍晚时分，和“东影”相对应。“断石”指峡谷，“弱水”是传说中的神水，以其不能浮羽毛，故以弱水名之。“长流”指长江。站在北岸的白帝城最高楼上，向东望去，夕阳正映在峡口断崖上，向西望去，仿佛能看见弱水东流入长江的影子。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杖藜：拄着拐杖。迸空：洒在空中。句意为：是谁在拄着拐杖感叹世道啊？你看他不断摇头叹息痛哭，将血泪洒向了空中。

全诗寓意深刻，托物伤怀，“城尖径仄”喻国家前途坎坷，“云霾龙虎”喻藩镇割据，正因为如此，诗人才借杖藜者“泣血迸空”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忧虑。

杜新刚

秋兴八首

《秋兴》八首于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当时诗人年事已高，颇有“烈士暮年”之慨。这八首诗首尾相连，因景寄情，感叹身世，忧国伤时，抒发国运由盛而衰，不胜今昔之感。《杜诗镜铨》中说：“《秋兴》八首，皆雄浑丰丽，沉着痛快，其有感于长安者，但极言其盛，而所感自寓其中。徐而味之，凡怀乡恋阙之情，慨往伤今之意，与夫戎寇交侵，小人病国，风俗之非旧，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表之表矣。”

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此诗是组诗的第一首，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可以说是这一组诗的序曲。

诗人以秋起兴，起笔便勾画出秋天的萧条悲凉景色，为下文写思乡之情极力渲染气氛。首联“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突出深秋肃杀的凄凉景象，大意为：深秋时节，寒露霜降，枫叶凋落，巫山巫峡气象萧索阴森。“玉露”即白露，指霜。巫山：在四川省巫山县东。巫峡：西起今重庆市巫山县，东至湖北巴东县。萧森：萧索阴森。独在异乡，在凄凉的秋天，眼望着树叶在霜降中纷纷凋落，诗人怎能不伤心呢？

颔联“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景象壮阔飞动，寓意深刻。大意是：巫山巫峡风起水涌，浪涛冲天，大风飞扬，漫天乌云远连塞上，下接地阴，昏暗阴晦，不见天日。这一景象使人感到天上地下，江间关塞，无处不是惊涛骇浪，动荡不安。

首联与颔联浓墨重彩地渲染深秋峡谷的景色，意在象征国家局势的动荡，表达了诗人对国事动荡的不安和对个人落拓失意的不平。

颈联“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因景寄情，直抒思乡愁绪。大意是：离开成都转眼又是两个年头了，仍然独自一人，飘泊他乡，思乡之念萦系心头，感伤流泪日复一日。丛菊两开：诗人自永泰元年（765）秋，离开成都来夔州，至大历元年秋为两秋，已见菊花两开。他日：前日、隔日。孤舟：孤身一人漂泊。“故园心”是诗人思念家乡之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刀尺：意谓妇女们拿起剪刀裁尺，赶制寒衣。砧：捣衣石。两句大意为：深秋时节，家家都在赶制寒衣，傍晚时分站在白帝城高处，倾耳而听，到处都是急促的捣衣声。“催”、“急”二字表达了诗人思归故乡的急切心情。

全诗融情于景，因景寄情，诗风深沉悲壮，气韵雄浑。堪称千古佳作。

夏于全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此诗为《秋兴》八首中第二首。《读杜心解》中评价此诗说：“二章乃八章提缀处。提‘望京华’本旨，以申明‘他日泪’之所由，正所谓‘故园心’也……此章大旨，言留南望北，身远无依，当此高秋，讵堪回首！正为前后筋脉。”整首诗表达了诗人身在夔州而心在长安，情急思归而又思归不得的孤寂心境。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首联直抒思

亲情怀。深秋季节，落日余辉下，诗人常常伫立在夔府孤城上，举目遥望长空，北斗已依稀可见。北斗所临之地就是他日思夜想的长安城所在地。夔府：即夔州。京华：指长安。诗人寓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以城之孤来衬托自己内心之孤，以北斗代长安，引出自己对回归京城的向往。为下文抒情渲染气氛。

“听猿实下三声泪”即“听猿三声实下泪”。诗人本已悲伤至极，听到那一阵阵凄凉的猿声，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禁不住老泪纵横。诗人这句话是化用《水经·江水注》中的渔者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之意。“奉使虚随八月槎”是诗人对往事的回忆。诗人曾以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的朝官身份作严武的参谋，故曰“奉使”。槎，指木筏。八月槎，传说中八月里按期通往天河的船筏。晋张华《博物志》卷十中云：“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后来用“八月槎”喻如期来往的船。又《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至天河。诗人化用这两个典故，以张骞比严武，以至天河喻归长安。杜甫以朝官任严武参谋，原拟能随武还朝，但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暴病而死，诗人还朝的愿望随之破灭，故云“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诗人去蜀以前，仍然对朝廷抱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朝堂，

此时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所以诗人说自己卧病在家实在是有违心意；况且现在笳声隐约可闻，战争尚未停息，好多事往往都是事与愿违。画省：即尚书省。唐代尚书省以胡椒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列士，故别称画省。伏枕：即卧病，不说自己遭肃宗贬斥，而说自己因病不能还朝供职，有怨而不怒，为肃宗避讳之意。山楼：指山上的哨楼，用以监视周围情况和预警。粉堞：即女墙，城上之短墙，饰以白土，故曰粉堞。“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类似笛子的管乐器。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诗人思念长安，伫立良久，忽见月移洲前，藤萝婆娑的躯影映在石上，水边芦荻花上泛着露珠，在月光下晶莹剔透，才知又望到深夜。光阴似箭，真是人生苦短，诗人由首句的“落日”突然转到“藤萝月”、“芦荻花”，反映了诗人心理的变化，在孤寂中追忆往事，幻想有朝一日能还朝供职，又从幻想破灭中突然感到人生的短暂，重新回到孤寂的现实中。

整首诗气象深沉，气韵雄浑，诗风苍凉悲怆。从现实到想象又回到现实，循环往复，给人以一唱三叹之感。

夏于全

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首诗是《秋兴》八首中的第三首，写晨曦映照的夔府。诗人独坐江楼，秋高气爽，看北雁南飞，触目伤怀，不禁忧从中来。整首诗表达了诗人烦忧不安及怀才不遇、事与愿违的感慨。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首联直写诗人置身晨曦映照下的夔州城的初步感受。清晨，朝阳映照下的夔州城分外明媚，千家万户宁静而安详，诗人独坐江楼，周览四周轻淡苍翠的山色，思绪万千。山郭：指夔州城。翠微：形容山色青翠。诗人望着这般景色，不是欣喜，而是哀伤，心里泛起阵阵独处异乡、无依无靠、伤感无限的涟漪。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时令虽是深秋，为了生计，渔人们仍不得不日夜漂浮于江上捕鱼养家糊口。燕子飞来飞去，张罗着寻找过冬的地方。信宿：一夜为一宿，两夜为信宿，此处引申为夜夜。泛

泛：船在水面漂浮。飞飞：往来上下翻飞的样子。诗人以渔人之“还泛泛”，燕子之“故飞飞”来喻自己漂泊不定的处境。“还”字说明时令之晚，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故”是因故之意，燕子尚知觅窝过冬，而自己却仍居无定所，漂泊在外，想到此处，诗人未免感慨伤心。

在首联与颔联景物描写作铺垫的基础上，诗人在颈联开始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叙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匡衡抗疏功名薄”是诗人以匡衡上疏进谏为喻，自谓因上疏救房琯而遭贬斥，并因此而漂泊异乡，报国无门。匡衡在汉元帝、成帝两朝为官，曾多次上疏进谏时政得失。“功名薄”指仕途不得意。“刘向传经心事违”：刘向是汉宣帝时的经学家，曾受命传《谷梁传》。汉成帝时，领校中《五经》秘书，成为当时及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经学家。此处诗人喻自己未能如刘向一样实现传经之志，慨叹自己壮志难酬。心事违：指事与愿违，即有报效朝廷之志而又毫无机会。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同学少年：即少时同年之辈。五陵：汉初五帝的陵寝，在长安、咸阳间，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阳陵、武帝茂陵、景帝平陵，五陵是汉代贵族聚居之地，此处代指豪富居所。马轻肥：轻裘肥马。两句大意是：小时一块读书的人都通达显贵，轻裘肥马，而自己却漂泊流离，居无定

处，真是辛酸呀！

全诗借景抒情，托古伤今，以明快之色调入诗，却以沉郁悲愤之情收笔，诗人落拓不平之心亦以明也。

夏于全

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此是《秋兴》八首之第四首，是诗人有感于政局不稳，长安多难，小人误国而作。

“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诗人开篇直陈其事，道出朝廷政局多变的事实。自唐建立以来，长安历经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武周篡位、太平公主之乱、开元盛世，此后长安城灾难更是不断，一破于安禄山，再乱于朱泚，三陷于吐蕃，如此更迭，确如奕棋一般。诗人想到长安城近百年来发生的盛衰变迁，尤其是现在满目疮痍的长安城，不胜悲哀。首联诗人以奕棋之变化多端来形容长安自建唐以来政局的多变，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颌联和颈联揭示造成长安如此衰败的原因。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此联揭示衰败的内部原因：玄宗、肃宗、代宗皆宠任宦官佞臣，亲小人，远贤臣，许多有才德的人遭受排挤，不少王侯府第为他人所有（如李靖的府第归李林甫，马周的府第归虢国夫人等），朝廷文武百官已非昔日面孔。如此宠信宦官，重用小人，天下又怎能太平呢？异昔时：写出了朝政人事更迭、礼法崩坏之严重。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此联揭示因唐王朝朝纲失统，国力空虚，边防松弛，外族趁机入侵，边疆连连告急，即衰败的外部原因。直北：长安正北方，指陇右、关辅地区。金鼓振：指有战事。羽书：古代军中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金鼓振”、“羽书迟”，极言边塞情况紧急。此联大意即：在长安城以北地区战事十分频繁，时时能听到金鼓齐鸣之声，西征吐蕃的紧急军事公文像雪片似的飞快传来。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诗人以鱼龙来喻自己内心的寂寞。“秋江冷”是寂寞者的感受。目睹满目疮痍的凋败社会景象，诗人开始怀念过去贞观、开元时代的繁华，所以诗人说“故国平居有所思”。“平居”即平日所居。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话，才引出《秋兴》中的后四首对往昔长安城中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等繁华盛景的描写。

从内容上看，本诗在《秋兴》八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

夏于全

其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照朝班。

这首诗紧承上首的“故国平居有所思”，描写诗人所思之蓬莱，表达诗人思长安宫阙之盛，而叹朝宁之久违之意。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此联写蓬宫巍峨高大的远景。蓬莱：汉宫殿名，此处指唐大明宫。承露金茎：指金铜仙人承露盘。金茎，承露盘下的铜柱。首联大意即：蓬莱宫地处终南山以北，非常巍峨壮丽，宫中的承露盘高耸在神明台上，直插云霄。

颌联写蓬莱宫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的优越地理位置，内蕴雄浑之气势。“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瑶池：神话传说昆仑山有西王母，居于瑶池。西王母曾在这里宴请远道而来的周穆王。诗人用瑶池西

望可及来衬托唐朝长安宫阙之巍峨。东来紫气：《关尹内传》：“关令尹喜常登楼，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曰：‘应有圣人经过’。果见老君乘青牛东来。”唐初尊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是李氏王朝的始祖。紫气东来，喻指当时国运昌盛，国力强大。大意为：当时政治清明，海内一统，天下太平，蓬莱宫巍峨雄壮，置身其间可东望函谷关，西眺昆仑山，仿佛人间仙境。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颈联写蓬莱宫早朝情景。早晨，朝霞满天，宫扇像云彩般地展开，阳光照在皇帝的龙袍上，熠熠生辉，在威严的朝见仪式中，诗人曾多次见过皇帝的容颜。雉尾：即雉尾扇，是帝王仪仗中的一种。龙鳞：皇帝衣服上所绣的龙纹。“圣颜”指唐玄宗的容颜。这种追忆带给诗人的享受是美好的，但越是美好的追忆就越容易激起诗人对现实深深的怅惘。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尾联写诗人从追忆中又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一卧沧江：指诗人孤独地卧病夔州。岁：指时间。青琐：汉代未央宫中宫门名，门窗雕刻作连环花纹，用青色涂饰，故称。此指宫门。点：传点。朝班：古时上朝时依官职大小排列班次先后，故曰朝班。杜甫任左拾遗时，曾参与朝班。大意为：值此沧江卧病，岁晚秋山，回忆起昔日参与朝班的情形，更加触动了我的忧国忧民之情。

《杜诗言志》评价此诗曰：“追忆太平宫阙之盛，为孤忠之所爱慕不忘也。……通首博大昌明，铿锵绮丽，举初，盛时朝应制诸篇，一齐尽出其下，真杰作也。”

夏于全

其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朱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诗是《秋兴》八首之第六首，是诗人思曲江之作。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瞿塘峡：长江三峡之一，西起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巫山县大溪镇。曲江：在长安，开元中疏凿为胜境。素秋：即秋天，秋天在五行上属金，方位上属西方，颜色是白色，故曰“素秋”。诗人身在夔州，视通万里，瞿塘、曲江虽相距极远，但有了“万里风烟接素秋”这一句，诗人的思绪便由瞿塘峡飞至曲江头了。万里风烟，指海内动荡不安之严重局势，正是这样，使远在夔州的诗人为朝中之事担忧，想起了昔日曲江之繁华往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花萼：即花萼楼，位于兴庆宫之西南。夹城：两边筑有高墙的通道。《旧唐书·玄宗纪》中记载：开元二十年，从花萼楼筑夹城通向曲江芙蓉园。夹城自大明宫经通化门，以达兴庆宫，再经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故云：“通御气”。芙蓉小苑：即芙蓉园，秦名宜春苑，汉名乐游苑，隋时离宫，在曲江西南。边愁：指安禄山反叛。此联大意是：曲江四通八达，名山胜水，繁华无限。唐玄宗整日游园赏景，疏于朝政，在他尽情游玩时，传来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

“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此联是描写曲江宫舍的华丽以及皇帝出游的情形：曲江池畔宫殿林立，高耸入云，连善于高飞的黄鹄都被困在其中了；江上华美的游船往来不息，惊起一群群白鸥。珠帘绣柱：形容宫殿的华丽。锦缆牙樯：形容天子舟楫之华美。诗人极力描写唐玄宗游历曲江池的繁华场面，意在为下文写“回首可怜歌舞地”作铺垫，如此玩法，岂能不乐极生悲。

尾联“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饱含着诗人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愤恨之情。诗人痛定思痛，指出正是那迷人的清歌慢舞之地，葬送了“自古帝王州”。这一句和“芙蓉小苑入边愁”相照应。歌舞地：指曲江。秦中：即关中。“可怜”指可爱迷人。

全诗最后两句在追忆中怒唐玄宗之不争，看似在算历史旧帐，实则是借此以警肃宗，希望他以此为诫，励精图治，以免重蹈覆辙。诗人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于此亦可见一斑。

夏于全

其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此诗为《秋兴》八首中之第七首，描述诗人印象中的昔日长安昆明池，缅怀当年国力之昌盛，风景之壮丽，物产之丰饶，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切忧虑。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昆明池：在西安南二十里。《汉书》中载：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通身毒国，为昆明所闭。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四十里。诗人借汉喻唐，意在说明汉武帝将南征而穿昆明池以习水战，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早年的唐明皇也颇具雄才大略，曾置船于昆明池，操练水师南征北战四海宾服。

“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织女：曹毗《志怪》中载：昆明池作二石人，东西相望，像牵牛织女。虚月夜：织女月夜不织，故称虚。石鲸：《西京杂记》：“昆明池刻玉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鳍尾皆动。”织女、石鲸都是天下升平的象征。诗人紧承上句中的“在眼中”，通过写织女月夜不织，石鲸在秋风中鳞甲摇动来刻画昆明池景色之壮丽，展示开元全盛时的升平景象。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菰米：多年生草木植物，生长池沼中，其嫩茎可作蔬菜，俗称茭白，果实叫菰米。沉云黑：像云一样黑压压的一片。大意为：昆明池中，菰米莲房众多，却无人来收取，当时物产之丰饶于此可见一斑。真可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此联写诗人从追忆中回到了冷酷的现实。关塞：指秦蜀之间的高关险塞。鸟道：形容极其险峻狭窄的山路。江湖满地：形容到处漂泊。渔翁：诗人自谓。此联大意即：眼前战乱频仍，兵戈阻绝，关塞极天，自己身阻鸟道，思归谈何容易。天下虽大，却无自己容身之地，连年漂泊，和那流落江湖的渔翁又有何两样呢？看来，昆明盛事，再睹无期了。

全诗极力渲染开元时期的盛世景象，意在与满目疮

痕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表达了诗人国事堪忧的伤时情怀。

夏于全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这首诗是《秋兴》八首中最后一首，此诗紧承上文“昆明池”，展示诗人晚年在昆吾、御宿，渼陂春游的诗意豪情。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此联写昆吾、御宿、紫阁峰、渼陂诸名胜远景。昆吾、御宿：都是地名。《名胜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开上林苑，方三百里。”逶迤：绵延迢远的样子。紫阁峰，终南山著名山峰之一，在圭峰东，旭日射之，烂然而紫，其形上耸，如楼阁，故而得名。渼陂：水名。诗人在首联中只轻轻点画，便勾勒出一幅优美秀丽的风景名胜图，你看，昆吾、御宿两地绵延不断，迤迤

相通，紫阁峰的北坡与优美的渼陂水相接。诸名胜荟萃，山青水秀，湖光山色，盈盈春意，怎不令无数游客为之折腰。这就为下文“佳人拾翠”、“仙侣同舟”作了铺垫。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如果没有具有灵性的东西点缀，再好的山水也会变得死气沉沉。所以诗人以香稻、碧梧、鹦鹉、凤凰来点缀湖光山色，那就再好不过了。鹦鹉学舌，能通人性，凤凰又是和谐完美的吉祥动物，稻香而鹦鹉啄馀粒，梧碧而凤凰栖老枝，整个山水顿时随之活了起来。颌联句法错综，主谓倒装，力避平铺直叙，既使行文节奏跌宕起伏，又使鹦鹉啄香稻，凤凰栖碧梧这一意象更加突出。这就为全文增添了几分风雅之趣。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佳人：即美人。拾翠：掇拾翠鸟的翎毛，作为首饰。相问：即相互问候。此联写诗人追忆当年在诸名胜春日郊游的情景：想当时，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许多美丽女子，来到郊外，捡拾翠鸟的翎毛，她们相互问候，欢声笑语，不开心；游客往来，结伴而行，天色虽晚，却游兴未尽，许多人月夜移舟渼陂湖上，情趣盎然，此时此景，如同仙侣一般，好不快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彩笔：《南史》中载：“江淹尝宿冶亭，梦郭璞谓曰：‘吾有彩笔，’

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乃探怀中五色笔以授之。嗣后有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诗人化用这一故事，是说当年自己春日郊游，值此良辰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游春佳作。而如今，自己却有如江郎才尽，无才而不被圣上赏识，报国无门，流落江湖，一身苍老，满头白发，心力交瘁了。

《杜臆》中评价《秋兴》八首曰：“《秋兴》八章，以第一起兴，而后章俱发隐衷，或启下、或承上、或互发、或遥应，总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发兴四句，便影时事，见丧乱凋残景象。后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后七首。而故园心，乃画龙点睛处，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华，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乱。平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于此，止有拳白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总之，《秋兴》八首，虽各有侧重，但都始终围绕着忧念国家兴衰，伤时悯乱这一主题展开抒情笔墨，从现实到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循环往复，在鲜明的今昔对比中抒发治乱兴衰之慨。八首诗气象深沉，气韵雄浑，苍凉慷慨，写景抒情和谐统一。

夏于全

诸将五首

其一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诸将五首》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未息，吐蕃不断侵袭置地，不血刃而入京师，却宫阙，焚帝陵。诗人有感于唐将抗击不力、平庸无能而作组诗以讽。此诗是第一首，写吐蕃内侵一事，责备诸将不能御寇。

诗的前两句是对往事的感叹，诗人借写汉时胡虏入侵讽喻唐时吐蕃进犯。“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汉朝，指唐朝，唐人有以汉喻唐的习惯。陵墓：帝王墓曰陵，公卿墓曰墓。南山：即终南山。此联开篇点题，引出下文，言西汉王朝帝王将相的陵墓大多对着终南山，而胡虏不断入侵关内，毁坏陵墓。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玉鱼：为帝

王陵中之物，即陪葬品。金碗：大臣墓中之物。蒙：冒犯之意。此联叙述帝王将相陵墓惨遭破毁，帝王陵中之玉鱼被胡虏挖出，王公大臣墓中的金碗也在世间出现。诗人以汉喻唐，言汉时陵墓之被毁如在昨日，而唐朝陵寝之被焚，恰在今日。

诗的后两句是诗人对将来的忧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汗马：汗血马，指战马。西戎逼：指吐蕃入侵。北斗：指朝廷。《秋兴》中有“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朱旗：军中将帅大旗。殷：黑红色，此处有震动之意。此联言吐蕃进逼，来势凶猛，敌军将帅大旗招展，朝廷为之震动。“逼”字形容吐蕃入侵来势之凶。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材官：勇武士卒，这里指军中武将。泾渭：即泾水和渭水，代指长安。破愁：毫不忧愁，掉以轻心。永泰元年（765），吐蕃入侵，郭子仪请诸节度使，各出兵屯于要害之地。而诸将犹击球为乐。据此，诗人言：吐蕃入侵，步步进逼，来势凶猛，而我军将领却仍然寻欢作乐，又有多少勇武之士在真正防守长安啊？此句中之“愁”字，连同上句中之“愁”字，是诗人对唐将的告戒。

整首诗托古讽今，对诸将食君之禄而不分君之忧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夏于全

其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此诗是《诸将》组诗中的第二首，写回纥入境之事，责备唐军诸将不能分忧。

首联写初唐名将张仁愿的深谋远虑，与今之诸将鼠目寸光形成鲜明对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此联开门见山指出：当年名将张仁愿屡破突厥，使敌闻风丧胆，还不忘在边境高筑三座牢固的城池，打算以之永久防守突厥入侵。韩公：指张仁愿，他曾于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筑三城：《旧唐书·张仁愿传》中载：神龙三年，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先是于朔方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每入寇，必祷祠，候冰合而入。时默啜西击娑葛，仁愿乘虚夺漠南之北，筑三城，首尾相应……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侵掠。拟：本打算。绝：断绝。天骄：古匈奴人自称天之骄子，这里指突厥。汉旌：指汉军大旗，拔汉旌，代指外族入侵。“本意”二字造成悬念，

引出下文。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岂谓：即岂料。回纥马：即回纥军马，指回纥军队。翻然：反而，反倒。朔方兵：指郭子仪所统领的朔方兵。此句紧承上句，言：当年名将张仁愿，筑城本以御戎，阻止外族兵马入内，岂料国家多难，肃宗反而请回纥兵马入境，借助他们配合郭子仪的朔方军收复长安。据《旧唐书》载：至德二年，香积新店之捷，以回纥复两京。永泰元年，以回纥退吐蕃。郭子仪前后用兵，皆藉回纥助讨之力，诗人故出此言。“岂谓”与上句“本意”相照应，“翻然”与“拟”相照应。颌联谴责肃宗及诸将不审时度势，借回纥兵马解燃眉之急，引回纥兵马入关无异于引狼入室。这与唐初名将张仁愿深谋远虑的御敌之法相去甚远。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安禄山叛乱，潼关失守；后来回纥、吐蕃为仆固怀恩所诱连兵入寇长驱直入。“胡来不觉潼关隘”实兼而言之。龙：指唐代宗。当时潼关失陷后，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出师收复京师，故曰龙起。晋水：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当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建立唐朝。“晋水清”指平定叛乱、兴复唐室。颈联言潼关失守，代宗出师收复京师一事。潼关本是天下要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胡来不觉潼关隘”讽刺唐将之懦弱无能，防守不力。攻城拔

寨本是将帅之事，却要代宗亲自出马收复京师，诸将之无能可见一斑也。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和“龙”相应，仍指代宗。社稷：指国家。收复京师之初，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曾亲至回纥军前犒劳，并希望他们不要到处抢劫惊扰百姓。体现了代宗对回纥兵的隐忧。此句一个“独”字意味深长，意谓京师虽已收复，但国家祸乱局面未根本消除，诸将领居然坐享升平而让皇上一个人独自为国家前途担忧，表达了诗人对食君之禄而不能分君之忧的诸将的极大愤慨。 夏于全

其三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
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
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此诗为《诸将》五首之第三首。诗人目睹战乱之后百姓之困苦，而又见诸将置朝廷屯田制于不行，遂作此诗，以责诸将。

诗的前半部分是对战争的描述。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此联回忆安史叛军攻陷东都洛阳一事。洛阳宫殿于755年一毁于安禄山，759年再毁于史思明，已化为一片灰烬。现在看来，秦地之高山险阻也未必坚不可破。此语是告诫诸将要整军经武，充实防务，不要以为有山川形胜就可以阻挡外族入侵。烽：即烽烟，暗含洛阳宫殿毁于战争之意。“休道”二字是对唐将一味自认为秦关险固之讽刺。百二重：形容秦关险阻之多。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战乱仍未平息，接着诗人描写河北之内患。

“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沧海：指《禹贡》青州之地。蓟门：即蓟门关。尧封：《史记》：“周封尧后于蓟，故曰尧土沧海、尧封，此处指朝廷控制之地。此句言叛军余孽尚未全部肃清，天下并不安宁，诸将不能掉以轻心，应加强武备。

诗的后半部分描写诸将的懒散堕落。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衮职：即三公之职，是国君手下负责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预，出谋划策。军储不自供：唐朝实行屯田之兵制，寓农于兵，军粮皆所自给。今诸将不行屯田，府兵法坏，兵饷多取自馈饷，故曰：“军储不自供”。此句描写朝廷军政之困窘。朝中虽有三公参与出谋划策以图长治久安，而诸将执行府兵制不力，以致军储不能自供。诸将不得不取之于民和克扣朝廷粮饷，这怎么能长久御敌呢？

“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旧唐书》中载：广德二年，王缙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使营事，兼领东京留守，岁余，迁河南副元帅，清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诗人因见王相国能出而为将，且能力行屯田，军储自供，故曰“稍喜”，又因王相国为河南副元帅，对河北不行屯田之诸将而言，是为临边，故曰：“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是说王相国之军队，坚持且耕且战，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松驰防务，做到军储自供，兵源充足，戒备森严，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诗人此诗是言诸将应向王相国学习，为国家的安危分忧担忧。

夏于全

其四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
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
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

此诗为《诸将五首》之第四首。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南诏与吐蕃侵扰不断，而南方边郡也是贡献久稀。朝中诸将一味追求高官，贪图荣华，毫无怀远之心，诗人遂作此诗以讽之。

首联与颌联描写南疆的不稳定局势。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扶桑：岭南温州有扶桑县，此泛指南海一带。铜柱标：国界的标志，东汉时马援所立，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冥冥：阴暗的样子。衬托南疆的局势。氛祲：妖气，此指战争。此联言：南疆兵乱不断，南诏连年侵扰，昔日玄宗兵定南诏时复立的铜标，似已不复存在。“回首”二字，把昔日的兵定南诏和今日南诏的侵扰不断作对比，边疆诸将的无能暴露无遗。

“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越裳：古南海国名，天宝年间改称南海郡，乾元元年变为广州。不曰广州而称越裳，其谋逆之心不言自明。越裳、南海皆指代南方边郡。翡翠、明珠：指代南方各郡的贡物。此句写南方边郡的潜在危机，南方边郡已不再向朝廷奉纳贡品，似有造反之意。

颈联和尾联描写诸将之膺异宠、拥高官。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犹异宠。唐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并正一品，当时中兴诸将中唯郭子仪、李光弼曾进位太尉，所以称为“殊

锡”。总戎：主管一方军事的长官。侍中貂：侍中的华丽穿着。此联是说朝廷对诸将已经恩宠有加了，像平叛有功的郭子仪、李光弼都已位列三公，享受大司马的待遇，地方军政长官皆享受侍中的待遇，而诸将却不思安邦之计，毫无怀远之心。边疆危急，而诸将却置若罔闻，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炎风朔雪：代指天南地北。翊：辅佐。此句言只有精忠良将辅佐朝政，方才保得普天之下皆为王土。《钱注杜诗》中曰：“炎风朔雪，皆天王之地，只当精求忠良，以翊圣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据将帅之重任，自取溃债乎？肃、代间，国势衰弱，不复再振，其根本胥在于此，斯岂非忠规切谏济世之针药乎？”

夏于全

其五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此诗为《诸将》组诗之第五首。时杜鸿渐以三川副元帅兼节度使守蜀，然而其治蜀无方，整日纵酒高会，有负圣恩，诗人追忆昔日严武之将略，感慨万千，遂作此诗。既是对亡友的怀念，也流露出对杜鸿渐的斥责。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大历元年（766）春，诗人自云安至夔州。此联便从云安写起，先言锦江之迷人春色，再言清秋万壑群山中巫峡之凄凉，看似写景，实则意在抒情。由春到秋，由喜转哀，正反映了诗人由忆昔日严武镇蜀有方之喜，至今日见杜鸿渐治蜀不力之哀。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严仆射：即严武，因其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故称之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内廷派出的使者。望乡台：地名，在成都北九里，蜀王秀所筑。此句是诗人对往日在严武幕府任职时的情景的回忆，言自己曾与严仆射一道，在望乡台迎接钦差。《文选注》中说：“天子私使曰中使”。中使亲临蜀地，由此可见皇上对严武的器重，而其才美亦现矣。“正忆”二字与上句“锦江春色”相衔接，而“迎中使”则下启“主恩”。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三持节：《旧唐书》载：“武初以御使中丞出为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再拜成都尹，仍为剑南节度使。所谓先后三持节也。”诗人沉浸在对昔日严武镇蜀时美好时光的回忆

之中，想当年圣上对严武倚重有加，而严武也不负圣恩，军纪严明，治理有方。“三持节”正是“主恩”的表现，而“数举杯”则指因为军令分明，戒备森严，边患无忧，方才安闲自若。“数举杯”三字写出了严武治蜀有方及其儒将风姿。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虽然西川之地号称天下险阻，但是毕竟不能凭地利而高枕无忧呀！安危的根本在于是否有大批才德之士为此奔走效命。

《诸将五首》皆以地名起兴，其结语，皆发人深思。《杜臆》中评价五首诗曰：“五章结语，皆含蓄可思。西戎见逼，诸将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颜。社稷方忧，诸将之罪，第云何以答升平。屯田不举，当此事者失策，第称王相国以形。广南未靖，此抚绥者失宜，第举忠臣翊圣以相劝。崔旰之乱，杜鸿渐不能会讨，独称严武出群，以见继起者之失人。皆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故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可以戒。”

夏于全

寄韩谏议注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
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
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
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风香。
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谏议：即谏议大夫，官名，属门下省。韩谏议：其名及身世不可考，其人大似李泌，盖肃宗尝与密谋，后其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本篇即为杜甫思之而作。诗中对韩谏议的遭际表示惋惜，希望朝廷能重用这样的人才。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岳阳：即岳州巴陵郡，因在岳之阳，故名，此代指韩谏议。美人：《楚辞》中以美人比君子，此指韩谏议。娟娟：美好的样子。“鸿飞”句：指韩谏议的遁世。雨霜：下霜。这六句直陈思念韩谏议之意。“岳阳”、“洞庭”点明韩谏议所居之地，青枫赤叶，点明时

在深秋。这一部分的大意是：现在我郁郁不乐，思念韩公，想要一下飞到岳阳，但却卧病在床。遥想韩公屏居潇湘洞庭，是多么悠然自得，他行踪飘忽，难以寻觅，只见到深秋时节枫叶火红，白霜满地。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群帝：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则有三十二帝，其地位卑于大帝。此指代朝中重臣。北斗：指代君王。麒麟、凤凰：据《集仙录》载，群仙毕集时，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翳：语助词。星宫之君：比近侍沾恩大臣。羽人：飞仙，此指代韩谏议。这一部分明写仙界盛会，实指朝廷盛筵。因诗中韩谏议遁世修仙，故多神仙之语。朝廷盛筵上，大臣毕至，唯独韩公隐去。这六句的大意是：君臣群集都城，车骑仪仗华丽，旌旗飘忽如云霞，其声势倾动潇湘。大臣们纵情畅饮美酒，只不见韩谏议的影子。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赤松子：《列仙传》载，赤松子，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烧。《张良传》有“愿去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句。韩张良：张良，字子房，其祖先是韩人，故称韩张良。“帷幄”句：指张良奇谋仍在但功成后归隐。色难：据《神仙传》载，壶公数试费长房，继令啖粪

尿，长房色难之。腥腐：指淫靡的生活。枫香：枫叶有脂而香，道家以之和药。这一部分申明韩谏议去官之故。诗人把他与仙人赤松子及功成身退的张良作比，言其忧国之心虽在，但因厌弃浊世而思洁，故遁世。这六句诗的大意是：我想起了远古时的赤松子，还有汉代的张良。张良当初跟随刘邦平定西京，建立西汉，但功成名就后就黯然引退。如同他们一样，韩公也非常牵挂国事，只是因难容于世而不得不修道遁世罢了。

“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周南留滞：据《史记》载，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时，太史公因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周南，即今洛阳。南极老人：即老人星。世治则出现，主寿昌。玉堂：即玉堂宫，唐时设于翰林院。这一部分言诗人惋惜韩公空有治国之谋略而出世，希望他能回朝廷来济世匡君。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当初太史公因留周南而失去封官的机会，一直为人们所惋惜，现在韩公为何却弃官不做呢？怎样才能使韩公重回朝廷，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使人们能见到标志着寿昌的老人星重新出现在天空呢？

本诗多云仙写神，诗风含蓄婉转，词藻瑰丽，用典也较多，可直追屈、宋；又如《诗》之“蒹葭”、“秋水”篇，初不知其何指，而往复低徊，则又玩味不已，有一种曲折朦胧之美。

朱立春

古柏行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閼宫。
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
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这首诗于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是诗人晚年之作。诗人一生仕途多难，飘泊流离。诗人站在夔州孔明庙的古柏前，怀古思今，想到自己才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以“材大难为用”作结，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和胸中抑郁不平的感慨。

全诗分两大部分，“大厦”之前意在怀古，“大厦”之后意在伤今，两部分相辅相成。诗人以古柏起兴，开头几句极力描写古柏之高，皮之白、之滑，根之牢。首句“孔明庙前有老柏”交待古柏所在地，以及它给人的初步印象。次句“柯如青铜根如石”承首句的“老”字，描写古柏的根枝：枝的颜色像青铜色，而根也因年代久远，和石头颜色差不多了。此两句突出了古柏年代的久远。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大意即：树皮苍白，如同表面铺了一层霜，树皮光滑，如同刚下了一场雨；青黑色的枝干直入云天，高不可仰，“二千尺”是虚指，言树之高。

接下来“君臣已与时际会”是写诗人睹物思人，由孔明庙古柏树而想到刘备、孔明君臣相知，携手共建功业，人民爱戴诸葛亮，所以至今热爱庙前的树木，故诗人说“树木犹为人爱惜”。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巫峡在夔州之下，巫峡之云来而古柏所拂之气与之相接；雪山在夔州之西，雪山之月出来而古柏所拂之寒气与之相通。此两句继续烘托古柏之高大，不惜重墨刻画树之高，树愈高而材更大，这就为后文抒发大而难用的感慨作了铺垫。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帝武侯同阆宫。”照应“君臣

已与时际会”一句，诗人在夔州孔明庙前又联想到以前在成都所看到的武侯祠。成都的武侯祠和先祖庙在同一地方，孔明生前不仅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死了以后还能与刘备同处阍宫，而自己却怀才不遇，两相对比，诗人不免有些落寞伤感。

“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言古柏树虽高，材虽大，但只能独立于郊原，不能进入庙宇，致使幽深彩绘的殿宇显得格外空虚。

“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古柏虽根深蒂固，但独立郊原，烈风袭之不断。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此两句承上言古柏之所以不为烈风吹拔，似有神灵呵护。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意为大厦将倾，亟需栋梁之材，可是古柏根深，地处荒原，重如山岳，万头牛也拖不动。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说古柏不自炫枝叶之美，世人已经为之惊叹了，他不避砍伐，甘愿献身，可是又有谁能送他去充当栋梁呢？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古柏心苦难免为蝼蚁所伤，但其叶香而为鸾凤所栖宿。诗人以“容蝼蚁”、“宿鸾凤”相对比，弦外之音是志士幽人多败于小人之手。诗人念及自己因小人当道，怀才不遇，故而有此感慨。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大材难为用”一句看似诗人对志士幽人的劝告，实则是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古以来材大难用，这几乎是定论，志士幽人们又何必去埋怨嗟叹呢！

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古柏起兴，托物言志，从各个角度来描写古柏，意在说明其材之大，而愈是材大，就愈是难用。诗人以古柏自喻的同时，又由古柏而联想到孔明，自己才似孔明，而孔明能与刘备生前相知，死同阆宫，自己却“无人问津”，悲伤抑郁之情，不言自明。

杜新刚

咏怀古迹五首

这组诗作于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是杜甫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归州时沿途所作。当时诗人漂泊流离，境遇凄苦，但仍忧心国事，壮怀激烈。五首诗借咏赞五个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怀抱，其共同点是一方面对五个历史人物的文章学问、品德、功勋等表示赞颂和崇敬，一方面对其凄凉身世、壮志未酬等表示深切同情，并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感。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这首诗借庾信来抒写自己飘泊西南、慨叹的事的深沉乡关之思。庾信宅在江陵，诗人写此诗时正想出峡到江陵，所以首先想到与自己身世有相似之处的庾信。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支离：流离。东北风尘：指中原地区的战乱。自蜀地而言，中原在东北。支离东北风尘际：指安史之乱后，杜甫从长安逃难到鄜州，只身向灵武奔赴，中途被叛军所俘押至长安。又由长安逃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收复后，又贬官华州，旋即弃官到泰州，经同谷入蜀。漂泊西南天地间：指杜甫入蜀后，先后辗转漂泊成都、梓州、阆州、云安及夔州等地。楼台：指西阁。淹日月：久留。五溪：指巫溪、武溪、沅溪、酉溪、辰溪。在此夹溪居住着五溪蛮。据《后汉书·南蛮传》载：“武陵五溪蛮，好五彩衣服。”这

四句诗的大意是：我先是因中原地区的战乱而流离失所，入蜀后，又到处辗转漂泊。我已在夔州一带居住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里与五溪蛮混杂相处。这四句诗叙述了诗人漂泊的经历。为避战乱，一路从东北漂泊到西南。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羯胡：指安禄山、史思明等。无赖：狡诈、不可靠。词客哀时且未还：词客指庾信，又暗喻自己。庾信遭侯景之乱，杜甫遇安史之乱；庾信不得回建康，杜甫不得回长安。庾信在梁亡后，曾滞留北朝二十七年之久，心境萧瑟。动江关：指惊动海内。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安禄山之流终究忘恩背主，发动了叛乱。我如同当年庾信流落于北朝整整二十七年不得归于建康一样，已经很长时间不能回到长安了。庾信一生最为凄凉，晚年所写的诗赋真是感天动地，让人动容。这一部分是诗人的漂泊感怀。诗人和庾信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拿庾信作比，通过对庾信的萧瑟境遇及晚年诗歌的悲壮的描述，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并立志要像庾信那样写出传颂千古的文章。

此诗为咏怀古迹第一首，这里的古迹，是指庾信旧宅。庾信旧宅在江陵，此时杜甫将赴江陵，故遥想庾信宅而先言之。

朱立春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首诗从凭吊宋玉故宅追怀宋玉，勾起自己的身世遭遇之感。既是悲宋玉，也是悲自己。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摇落：语出宋玉《九辩》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战国末年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辞赋家，相传为屈原的学生。风流儒雅：风流，言其标格，儒雅，言其文学。千秋：千年。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我深深理解宋玉悲秋的情怀，他的风流儒雅真使我敬慕，真值得我学习啊。我满怀惆怅地遥想千年前的情形，不禁洒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与他也有着同样伤悲的心情和感受，只是年代不同，时间不同而已。这一部分是作者怀宋玉并自伤。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江山故宅：这里指宋玉在三

峡归州的故居。空文藻：指人歿宅毁、惟留文藻。云雨荒台：宋玉《高唐赋》云：“昔先王常游高唐，梦见一妇人，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荒台，这里指阳台，在今重庆巫山上。岂梦思：难道只是说梦吗？楚宫：在巫山县西二百步阳台古城内，即楚襄王所游之地。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宋玉在归州的故居已人歿宅毁，惟留文藻，他在《高唐赋》里描述的云雨荒台的故事难道只是在说梦吗？尽管当年的楚宫同宋玉宅一样早已消失了，但今天的船夫路过此地时，还是要指指点点，对暮雨朝云之说心存怀疑。这一部分言宋玉之故宅已亡，其文采却传留后世。楚宫和宋玉故宅虽消失，但由于宋玉的文藻足以感动后人，不管楚王有没有做过云雨之梦，故事却是深入人心了。

这首诗前四句表达作者对宋玉的怀念，后四句是对宋玉文采的赞颂。作者与宋玉有着同样的才情和感受，以之自比，是希望自己的诗文也能和宋玉的辞赋一样名垂千古。

朱立春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是“咏怀古迹”之三。诗人通过有关王昭君的历史记载和传闻，写下了这首诗，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和有家难归的感慨。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荆门：山名，在今湖北省枝城市西北。明妃：即王昭君。晋文帝讳昭，晋人改为明君，因称明妃。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言愿媾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嫱妃之，生一子，昭君号宁胡阏氏。公元前31年，呼韩邪死。其长子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汉成帝时昭君请归汉，不许，遂死大漠。紫台：即天子所居宫殿。连：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意思。朔漠：北方大漠。青冢：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因“其上草色常青”，故名之。这四句大意为：千山万壑向荆门奔涌而去，绝代佳人王昭君就出生在此地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离开汉宫被远嫁到一望无际的大漠后，就再也不曾回来过，到最后只能留下一座青冢孤立在黄昏中。这一部分记叙昭君遗事。首联描绘昭君故乡的自然环境，一个“赴”字写出丛聚在三峡一带的山岭，势若

奔驰的生动姿态，很有气势。两句言钟灵毓秀而出佳人，语含几许珍惜。颔联概括了昭君的一生，竭力渲染昭君生前及死后的凄凉，含几多悲愤和惋惜。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画图：《西京杂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昭君自恃其貌，独不与。乃恶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穷按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省识：略识。春风面：指女子的美貌。环佩：古代妇女所佩之饰物。作：弹奏。胡语：胡人的曲调。这四句诗的大意是：通过画图是看不到真正的美貌的，因此造成昭君的遗恨，空使她怀念故土，永不得归，只有死后的魂魄才能在月夜归来。昭君虽死，其遗恨之音传之千载，怨恨之情在琵琶乐曲中很分明地表现了出来。颈联一方面揭露了元帝的昏庸，另一方面写昭君不忘故土，魂魄夜归，表达了对昭君不幸遭遇的同情。尾联以琵琶乐曲将昭君的怨恨传之千载，从侧面加强了对汉元帝的批判。

这首诗所咏古迹为昭君故里，所抒之怀为伤吊之意。王昭君空有绝色而不被赏识，生于名邦终至殁身塞外，最终只能月夜魂归，借琵琶写意，千载留恨而已。昭君的遭遇是值得伤怀的，杜甫在此亦隐隐含有对自己

郁郁不得志的一种忧愤。此诗含蓄委婉，深沉而耐人寻味，是杜诗中写得极有韵致的一篇。

朱立春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蜀主：指刘备。窥吴：指章武元年刘备为替关羽报仇，率军伐吴。幸：临幸。指皇帝到某处去。崩：死，专指帝王之死。永安宫：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223年，刘备伐吴兵败后死于此处。翠华：皇帝的行仗。野寺：此指卧龙寺。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当年蜀主刘备为伐吴到达三峡一带，伐吴兵败后死在这永安宫。如今这里只有空山野寺，当年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富丽堂皇的宫殿只能在想象中出现了。这四句叙写史实及永安遗迹。杜甫是以蜀汉为正统的，故在叙述史实时运用了《春秋》笔法，谓“幸”、谓“崩”、

谓“翠华”、谓“玉殿”。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巢水鹤：水鹤在此筑巢。伏腊：古代祭祀之日，伏为六月祭，腊为十二月祭。武侯：指诸葛亮。他曾被封为武乡侯。武侯祠与先主庙相邻。一体君臣：指君臣同心同德。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如今的卧龙寺里已长满苍老的松树杉树，水鹤在上面筑起了巢，但一到每年的伏腊祭日就会有许多老人来此祭奠。武侯祠与先主庙邻近，君臣二人生前同心同德，死后共享人间烟火。这一部分是言庙中景事。“杉松巢水鹤”，可见庙之久；“走村翁”，可见祭之勤；君臣同祭，可见余泽未泯。

这首诗所咏古迹为先主庙。诗中既追怀史实又云古迹之景事，而所抒之怀则主要在最后一句“君臣一体祭祀同”。先主武侯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生前一个白帝托孤、肝胆相照；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亦能同享人间之祭。杜甫感此，不禁思绪良多。自己一生忧国忧民，心系朝廷，“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此诗是通过咏诸葛亮而抒怀的，被誉为“章法之变，直横绝古今”（《杜诗镜铨》）的诗篇。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宗臣：重臣，为人所景仰的大臣。三分割据：诸葛亮建议并协助刘备占据荆、益，与孙、曹三分天下，形成魏、蜀、吴三分割据的局面。纡筹策：曲折规划策略。云霄一羽毛：形容诸葛亮之才品如鸾凤高翔，独步云霄，无与为匹。这四句的大意是：诸葛孔明的鼎鼎大名永垂天下，作为一代重臣，从他的遗像中恭肃清高的样子可以想见其当年在军中羽扇纶巾、指挥若定的气度。他于诸侯纷争的形势下费尽心机为刘备出谋划策，终于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他的才品真可谓是如鸾凤独步云霄高翔，无与匹敌也。这一部分称颂诸葛亮的大名与功绩。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伯仲：兄弟，此处引申为难分彼此。伊吕：指伊尹、吕尚。伊尹辅佐商汤，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皆建盖世之功业。指挥若定：策划、

安排胸有成竹、轻松自如。失萧曹：使萧何、曹参为之失色。萧何、曹参皆为汉高祖的谋臣。祚：帝位。身殫：鞠躬尽瘁之意。这四句的大意是：诸葛亮与伊尹、吕尚那些著名的贤臣在伯仲之间，可有一比，都辅佐帝王建立功业，其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足以使萧何、曹参之辈相形见绌。无奈国运转移，汉朝的帝位终难恢复，纵使匡复汉室之志再坚决，南征北战，操持军务事无巨细及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奈何不了天意啊。这一部分是惜其大功之不成，对诸葛亮的才能和品德高度肯定，把失败归于天命。

这首诗所咏古迹为武侯祠，所抒之怀为对诸葛亮的景仰和凭吊，“先表其才之挺出，后惜其志之不践，武侯平生出处，直以五十六字论定。”杜甫寓居蜀中时，写过不少赞美诸葛亮的诗篇，唯此诗对其评价最高，认为 he 可以和伊尹、吕尚比美而超过汉代的萧何、曹参。全诗绝大部分篇幅是议论，感情色彩强烈，读来感人至深。

朱立春

偶 题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
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
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永怀江左逸，多谢邺中奇。
騄骥皆良马，骐驎带好儿。
四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
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
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
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
尘沙傍蜂蛰，江峡绕蛟螭。
萧瑟唐虞远，联翩楚汉危。
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
郁郁星辰剑，苍苍云雨池。
两都开幕府，万宇插军麾。
南海残铜柱，东风避月支。
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羆。
稼穡分诗兴，柴荆学土宜。
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

这是一篇诗体形式的随感录，故以《偶题》名之。本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秋。上年五月，杜甫从成都东下，途经戎州（今宜宾市）、渝州（今重庆市）、忠州（今忠县）、云安（今云阳县），于是年春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此诗即作于其居夔州时。

本诗因为是随感，所以其思想感情较为复杂，行文节奏上也稍显散乱。全诗大体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以“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两句为界。诗的前一部分谈论诗学，论述自己对诗学发展的一些看法和创作上的一些体会，并流露出对自己诗之不传的一丝惋惜，议论概括而深刻；后一部分感叹国运身世，抒发自己四处漂泊的各种人生感慨，详尽而缠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意是：文章是要流传千古的，因此写文章时一定要等闲视之，那创作之中的每一点优劣得失，作者都应该了然于胸。启首两句直接展开对文学创作的论述，从大处着笔，语意概括而简练。

“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皆不见，汉道盛于斯。”殊列：指不同的风格流派。殊，差别。列，行列。浪垂：随便流传。骚人：指《楚辞》的作者们。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称《楚辞》体为“骚体”，其作者为“骚人”。汉道：指汉代开始出现的

五七言诗。斯：指当代。几句大意是：古代的作者们有不同的风格流派，然各有千秋，他们的诗词文章之所以流传，那可不是浪得虚名。我感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作者们早已作古，骚体在今天已不多采用，然而在汉代开始出现的五七言诗却在当今大行其道。这四句论述诗风的演变，指出有许多文学流派和文学样式已逐渐消亡的事实。

“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飞腾：形容气势盛大。绮丽：华美。为：语气助词。两句大意是：每一种文学形式在初兴阶段，作者大都气势恢宏地投入创作，但最后往往由盛而衰，洪流变成余波，气势不再，转而只注重形式的华美。这两句阐述了一些风格流派逐渐消亡的原因。

“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后贤：后代的作者。清规：原指佛教规定的僧尼必须遵守的规则，此指文法、章法。两句大意是：后代的作者继承并吸收了旧时创作的长处，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历代各自不同的文法和章法。这两句论述了文学应该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道理。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弱岁：指二十岁，又叫弱冠。古时男子二十行冠礼，以示成人，又因其体犹未壮，故称。两句大意是：我创作诗文所遵循的法则，取之于儒家的文学观点。从少年时代，我便不停地进行

思考和创作活动，兀兀穷年，非常勤勉。“法自”句说明儒家自孔丘、孟轲以下论诗解诗的意见对杜甫的文学观点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永怀江左逸，多谢邺中奇。”江左逸：指东晋、南朝时的诗人，如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多谢：指远不如。邺中奇：指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等人。两句大意是：对前代江东那些隐士逸才，我永远心怀敬仰，对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派我亦远愧不如。这两句写诗人对于前代名家的推崇，为下面的抒发感叹作好了铺垫。

“𥬞𥬞皆良马，骐驎带好儿。四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𥬞𥬞：良马名，此代指优秀的诗人。𥬞，即𥬞耳。驎，千里马。骐驎：骏马名，此亦指代优秀的诗人。“四轮”句：化用“轮扁斫轮”的寓言。据《庄子·天道》载，轮扁（名扁，以制车轮为业的人）告诉齐桓公道：我斫木头做轮子，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这快慢之度的把握是人的一种实际体验，这些没法传给我的儿子。后人以此典故来比喻艺术创作的体验不易为人所体会。堂构：指屋基和屋架。《书经·大诰》里有个比喻：父亲做房屋，儿子连屋基都不肯筑，哪肯去树屋架？后人便以“堂构”代指子承父业。这四句的大意是：前代不乏优秀的诗人，有的诗人还言传身教，使自己的儿子也在此方面颇有建树，如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

曹丕、曹植都成为被后人景仰的著名诗人。可惜的是，我一生苦吟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我的儿子宗文、宗武都不能继承我的诗学，就如同我斫了一辈子车轮，到头来屋基屋架仍然未能树起。这几句引用典故，委婉地抒发了对自己诗学之不继的失望。

“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漫：随便。潜夫论：隐士的议论。东汉王符隐居著书，发表对时局的评论，由于不想出名，就把这部书称作《潜夫论》。幼妇碑：指《曹娥碑》的碑文。东汉蔡邕读了《曹娥碑》的碑文后，在后面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个字。“黄绢”，即“色丝”，合起来是“绝”；“幼妇”即“少女”，合起来是“妙”；“外孙”即“女子”，合起来是“好”；“臼”中放“齏”（捣碎了的姜、蒜、韭等辛辣食物），即是“受辛”，合起来是“辠”（“辞”的别体）。原来蔡邕是赞美这篇《曹娥碑》乃一篇“绝妙好辞”。这两句的大意是：我的许多诗篇中都透露出对时局的关心和自己独特的观点，但由于不被采用，也不过是潜夫之论罢了；我的一些诗篇被世人称赞和传颂，而家门继业无人，也不过是博个虚名而已。这两句是诗人的自谦之语，但其中也蕴含着怀才不遇、家门后继无人的感叹，感情深沉。

“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缘情：语出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句，此代指赋诗。屡迁移：指

其一生颠沛流离。两句大意是：我这大半生漂泊不定，拖着疲病的身体四处迁移，唯有以赋诗来抒发其中的感受，安慰自己愁苦的心情。

“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经济：经世济民。长策：良策。假：借。两句大意是：我惭愧自己缺乏经世济民的良策，不能为朝廷所用，所以只好像一只鸟一样到处借枝而栖。这两句表现了其人生的失意和落魄，语似自嘲，但也蕴含着一丝牢骚和不满。“飞栖假一枝”此代指其入蜀投奔严武之事。

“尘沙傍蜂虿，江峡绕蛟螭。萧瑟唐虞远，连翩楚汉危。”虿：蝎子。蛟螭：传说中的两种龙。唐虞：代指太平盛世。传说唐为尧所建，虞为舜所建。连翩：本指鸟并飞的样子，这里形容局势的危急多变。楚汉：指楚汉之争时，是著名的乱世。几句大意是：我所寓居的夔州一带战乱不息，灾祸连天，人民生活困弊，一片萧条，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局面难以再现，到处是割据政权，局势相当危急。这四句是对战后蜀中局势的描述和评论，“尘沙”二句采用的是比喻的手法，原意是说夔州一带毒蜂、毒蝎、恶龙等毒虫猛兽遍地横行，环境险恶；后二句则用“唐虞”、“楚汉”与现实局势作比较。

“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圣朝：即唐朝。盗贼：指安史余党及各地叛乱分子。异俗：不同的人情风

俗和地理环境。喧卑：嘈杂低俗。两句大意是：身处圣朝，但盗贼蜂起，不得安宁，而且我对这一带的人情风俗和地理环境又不适应，生活十分艰难。

“郁郁星辰剑，苍苍云雨池。”星辰剑：指传说中剑气可直冲星辰的宝剑。云雨池：藏龙之池。龙非池中物，得云雨则飞腾。两句大意是：我漂泊夔州，就如同宝剑被埋于地下，蛟龙被困于池中，难以发光和腾飞。这两句用比喻说理，抒发自己在夔州怀才不遇的郁闷和悲凉。

“两都开幕府，万宇插军麾。南海残桐柱，东风避月支。”两都：指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幕府：将帅在外临时设置的作为府署的营帐。万宇：指到处。军麾：军旗。桐柱：东汉马援曾在西南的交趾立铜柱以表汉界。月支：即月氏，汉时西域国名。此代指吐蕃。东风：指代唐朝。唐居吐蕃东，故云。几句大意是：由于战乱未平，长安和洛阳都还设有临时搭建的军事指挥部，全国到处战争不断。在南方，南诏背唐与吐蕃联结，南部边境很不平静，想来那马援所立的铜柱也早已残破不堪了，失去了当初的意义。面对西边吐蕃的多次入侵，朝廷又时常屈辱避让。这四句写“安史之乱”后全国仍战乱不息的现状以及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可谓远忧近患交相攻击，国势岌岌可危。

“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羆。”乌鹊：鸟名，古时人

们认为乌鹊叫是有喜事。熊羆：两种野兽。羆，马熊。两句大意是：流寓在外，渴望收到老家亲人的来信，听到报喜的乌鹊的叫声，结果仍无信来，不觉恼恨乌鹊的无灵；居住在荒僻的郊外，本就心境凄凉，再听到熊羆凄厉的号叫，更觉恼怒。这两句移情于物，细腻委婉地表达出其寂寞思乡和抑郁烦闷的心情。

“稼穡分诗兴，柴荆学土宜。”稼穡：泛指从事农业劳动。种谷叫稼，收谷叫穡。柴荆：茅屋。土宜：当地的风土习俗。两句大意是：我在夔州亲自从事农业劳动，以致分散了作诗的兴致，我旅居于此，不得不去努力习惯这里的风土习俗。

“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白阁：地名，在终南山上。黄陂：地名，即黄子陂，在长安南。要：求。几句大意是：客居异乡，我经常沉醉于从前终南山上白阁屹立的熟悉景物中，也经常忆起黄陂那盈盈的秋水。每当乡愁袭来，我便赋诗以抒发心中的别离之苦，但又不敢去过多地追求好句子，生怕使乡愁更浓。结尾几句表现其漂泊于乱世的怀乡之情，写得委婉缠绵，感情深沉。

这首五言排律由于是随感而写，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脉络并不是很清晰。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因此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诗中对于诗学的评论见解高深，对于时局的看法也颇有见地，

对个人身世的感叹则复杂而沧桑。

五言排律是唐代诗人常用的一种诗体。由于它的音律是用固定的平仄反复相间相重，同时，句法除一头一尾之外，都要对偶，比较难于处理，故后人写的不多。从本诗的创作上可见杜甫在这一方面的杰出造诣。

朱立春

阁 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这首诗于大历元年（766）冬作于夔州西阁。这年春天，诗人自云安至夔州，秋寓西阁。当时西川军阀混战，烽烟不断，吐蕃也不断侵袭蜀地。诗人的好友一个个相继去世，而诗人也是流落他乡，疾病缠身。诗人寓居西阁，夜不能寐，想到这些，不禁感慨万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阴阳：指日月。短景：夜长昼短叫短景。首联大意即：日月不停地

运转，转眼就到了夜长昼短的冬季了。远离家乡的夔州霜雪初停，晚上十分寒冷，诗人夜不能寐，思绪万端。此联极写岁末寒冬之夜的寒冷，为全诗渲染了凄冷悲凉的气氛。“岁暮”二字，点明时间，流露出时不我待之意，“催”字衬托出岁月的无情。“短景”二字更蕴含了人生短暂的慨叹。友人一个个离去，国势一天天堪忧，自己一天天衰老，而且自丧乱以来至今仍飘泊天涯，这情境是多么令人辛酸。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此时已是五更时分，悲壮的号角声回荡在夜空，三峡上空中的星星和银河的投影在江水中摇曳不定。颔联写出了诗人在深夜中的听觉及视觉感受，语言奇丽，形象生动，含有时代动荡的影子。“五更”二字，突出夜已经很深了，而诗人仍然不能入睡，可见诗人内心的苦痛之巨。“悲壮”则直接烘托诗人内心的痛苦感受。“动摇”喻指大唐江山的动荡不安，这也正是诗人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的主要原因。此联境界悲壮雄浑，堪称千古佳联，苏轼称之为“七言之伟丽者”。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隆冬的寒夜，野外的千村万落隐隐约约传来了凄惨的啼哭声，战乱还在继续进行。城外的山上和江上的渔船中响起了几声凄楚辛酸的夷歌。家家夜哭，夷歌寥落，生动而具体地揭示了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以致连

僻静的乡野都笼罩在恐怖的战争氛围中。此联和颔联一道深刻地反映了蜀中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卧龙，即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徐庶对刘备称赞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先生岂愿见之乎？”“跃马”，指西汉末年割据蜀中的公孙述，左思《蜀都赋》有“公孙跃马而称帝”之句。夔州有诸葛亮、公孙述的祠庙，故诗人以此二人喻指人事。此联大意：像诸葛亮、公孙述这种有雄才大略的世之豪杰，尚且无法改变时局，挽狂澜于既倒，最终都遗憾地离开人世，回归黄土，像我这样碌碌无为之辈，又何必为时局而忧心烦恼呢？此联看似颓唐，其实是感情激越的反语，是诗人对艰难的时局痛心疾首之至。安史之乱延续了八年，他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满以为国家可以安宁了，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自己可以结束漂泊生涯，没想到继之而起的又是藩镇割据、互相攻伐，战乱之剧、破坏之大更甚于安史之乱，而朝政日非，宦官专权，党人纷争更愈演愈烈，真可谓破屋又遭连夜雨。作为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而又位卑言轻，不足为统治者挂齿的现实主义诗人，纵然愁肠百转，忧思如焚，又能于时局有何补呢？尾联这种无可如何的自我安慰，更深切地表现了诗人的抑郁悲怆。

这首诗通过描写寒冬霜雪之夜的所见所闻，抒发了对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愤激忧伤之情，也流露出诗人对自己飘零无依，亲朋无一字的感慨。诗人的这种情怀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局势和人民的灾难，更希望一展抱负，但现实状况又让他十分失望和痛心，不仅抱负难展，而且注定要在漂泊流离中了此余生，因而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极其悲愤深沉，读来凄怆感人。全诗语句工丽，气韵沉雄，包容无限，深受历代诗评家推崇。明代胡应麟称赞此诗说：“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诗薮·内编》）

夏于全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于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诗中写诗人登高所见所感，境界开阔，深沉地展示了诗人伤时感

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登高，即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登山远望。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渚，水中的小洲。首联大意即：深秋时节，风急天高，巫峡两岸猿声悲啼不断，江中的小岛在清澈的江水映衬下分外寂静，小鸟在上空盘旋。诗人开篇气势不凡，首句在七字之中写出了三种景色：秋风、高天、猿啸，有声有色，苍茫寥廓。次句又置配三景：江水、白沙、飞鸟，静动结合，相互映衬。此二句一仰一俯，所见景物明丽清晰，高爽壮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无际的枯叶在秋风吹拂下，纷纷飘落，一望无际的长江水从天边铺天盖地地滚滚而来。颔联写巫山落木、峡中江流的苍凉壮阔景象。诗人由落叶而生悲，落叶之后写不尽之长江，悲壮中更见阔大。此联用字极为讲究，“无边”二字写出了云雾缭绕的巫峡地带的千山林木之态；“不尽”二字传出峡中浩浩长江湍流不息之神。“萧萧”拟落叶之声，“滚滚”图长江之貌，极具听觉和视觉表达效果，读来让人顿感气象沉雄，境界壮阔磅礴。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连年来万里漂泊，每每为流落异乡而悲秋，而今年老多病孤独无依，在这重阳节里只能独自登高眺望。此联抒写诗人悲秋伤己的情怀，含义丰富，堪称微言大义，宋人罗大经

分析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鹤林玉露》）诗人精湛的言艺术到了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的地步。包万象于片言只语中，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手笔。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世事艰难，有志难伸，不知不觉地已是满头白头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遗憾；此前尚可以借酒排遣这些不快，但现在身患重病，酒杯停饮已有好一段时间了。尾联直抒诗人艰难、潦倒之情，盘旋顿挫，沉郁悲凉，读来感人至深。自“安史之乱”以来，诗人颠沛流离，穷愁潦倒，抱负难展，壮志不酬，其身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但痛苦无法自持时，尚可以借酒宽慰消愁，而如今贫病交加，连以酒暂麻醉自己都不可得了，苦痛如此，其情何堪。

此诗通篇妙笔，历来为人传诵，前人甚至誉之为“古今七律第一”。前四句写景，气象苍凉，雄浑，壮阔，后四句抒情，将身世飘零之恨与国运艰难相交织，写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整首诗通篇对仗，句句工稳，字字妥贴，句法错落有致，语意连贯而紧密，写景不仅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而且融情于景，浑然天成，有着强烈的思想感染力和艺术震撼力。

夏于全



風急天高猿鳴哀
沙白鳥起迴無邊
蒼木蕭蕭下寒雲
長江猿聲萬里悲
多病獨登臺
悲難苦恨
繁霜鬢
憐惻新停酒
酒
全月寫杜詩句
印

《登高》杜甫

——〔清〕马骥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况有弟子传芬芳。
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湮动昏王室。
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这首诗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的“感时抚事”之作。当时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矛盾加剧。杜甫一方面感叹国势日衰，一方面哀伤自己身世飘零，所以在看到李十二娘的《剑器》舞以后，不胜今昔之感而写下此诗。

诗序交待了写作此诗的背景。大历二年：大历是唐代宗年号，大历二年即公元767年。别驾：官名，州刺史的佐吏。剑器：古代健舞（舞蹈分健舞、软舞两类）名，表演时舞伎着戎装，手持旗剑。蔚跂：雄浑多姿。开元五载：即公元715年。浑脱：健舞名，由胡舞演变而来。浏漓顿挫：形容舞姿飘逸流畅而富有节奏感。独出：出类拔萃。冠时：为一时之冠。高头：即前头。内人：此指宜春、梨园二伎坊的歌舞伎。洎：及。外供奉：在教坊以外的男女伎人。圣文神武皇帝：唐玄宗的尊号。盛颜：年轻时的容貌。辨：弄清。波澜莫二：意

即一脉相承。抚事：追忆往事。西河剑器：舞曲名。感激：生动奋发。这一部分的大意是：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我在夔府别驾元持的家里，观看了临颖人李十二娘舞剑器，深为其雄浑的舞姿所感动。问她是跟谁学的，她说：“我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啊。”此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开元五年，当我还是小孩子时，记得曾在郾城观看公孙氏表演浑脱剑器舞，其舞姿飘逸流畅并富有节奏感，在当时可算是出类拔萃天下第一。从宜春、梨园两教坊里的歌舞伎至教坊以外的男女伎人，会表演这个舞曲的，在玄宗初年，只有公孙氏一人罢了。公孙大娘当年的年轻美貌和华丽衣饰已不复存在，到现在只剩下满头白发，她的弟子们也不再是当年的青春容颜。弄清楚了她的由来以后，我才知道她与公孙氏的舞技是一脉相承的。追忆往事，心中不胜感慨，于是写下了这首《剑器行》以抒发感情。当年吴地有个叫张旭的人，擅长草书，常常到邺县观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从此受到启发，书法大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知当年公孙大娘舞蹈的雄浑多姿、豪逸奔放了。此序言交待了写作此诗的缘故及其对公孙大娘舞技的赞赏，并从侧面对其进行了渲染，为诗的正文烘托气氛。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动四方：

震惊天下。如山：形容人多。色沮丧：失色。耀：光芒四射的样子。群帝：众天神。骖龙翔：驾龙飞翔。这一部分的大意是：当年有位绝代佳人公孙氏，其剑器舞之绝妙震惊天下。每当她表演剑器舞时，观众人山人海，人人都为之目眩口呆、如醉如痴，天地万物都仿佛被其感染似的。其剑光四射，宛如被后羿射中的九个太阳一齐落下，其身姿矫健，宛如众天神正驾龙飞翔。那气势犹如雷霆震怒过后的绵绵轰鸣，那色彩又好像浩瀚的江海泛出的寒光。这一部分用通感、比喻、夸张及侧面烘托的手法生动表现了公孙氏舞技之精湛及其强烈的感染力。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绛唇：代指美貌。珠袖：代指舞蹈。临颖美人：指李十二娘。白帝：白帝城。惋伤：惋惜、悲伤。这几句的大意是：当年公孙大娘超凡脱俗的青春美貌和锦绣服饰俱已寂寞，幸好有弟子把其舞技传承下来。李十二娘在白帝城把此西河剑器舞表演得出神入化，令人叫绝。她与我一问一答，谈了好多关于公孙大娘的话题，不禁让我在感慨时局、追念往事中多添了一分惋惜和悲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湮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

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初第一：本第一。五十年：自开元五年至大历二年共五十多年。似反掌：比喻光阴易逝。湏洞：漫无边际的样子。余姿：即“亦匪盛颜”。金粟堆：指金粟山唐玄宗的陵墓。木已拱：树木已长得两手合抱那样粗了。瞿塘石城：指白帝城。玳筵：指华美的筵席。急管：急促的管乐声。老夫：杜甫自称。足茧：足生茧，指走路多。这一部分的大意是：当年玄宗皇帝有八千侍女，其中公孙氏的剑器舞数名列第一。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战乱的烽烟到处弥漫，王朝转向衰微。当年那些梨园弟子早已四散如云，那些伎女也早已青春不再。玄宗皇帝墓前的树已有两手合抱之粗了，白帝城里草木一片萧瑟。盛筵上急促的管乐一曲又一曲，欢乐终了哀愁上来，不觉已是月出东山。我百感交集失其所往，在荒山里直转得两脚生茧，心里满是忧愁苦闷。

此诗为诗人暮年所作。诗人因为看到了李十二娘舞剑器，唤起了对公孙氏年轻时的美貌及精湛舞技的回忆。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公孙氏早已是满头白发，沉寂无闻了，诗人也已垂垂老矣，想到昔时的繁华和今日的萧条，不禁让他心生流年似水、物是人非之感慨。同时，诗人又从自身多年的漂泊生活中，深切体会到唐王朝已今非昔比，加上个人生计日窘，北归不能，因此，

从李十二娘的沦落联系到自己目前的遭遇，发出了“不知其所往”的喟叹，增强了五十年治乱的苍凉之感。这种思绪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朱立春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秋，此时杜甫已在夔州寓居二年，他的亲戚吴郎从忠州来夔州作司法参军，诗人把他在瀼西的一所草堂让给吴郎暂住。草堂前有枣树，吴郎为防人打枣，便在堂前筑起篱笆。邻居老太太向杜甫诉说此事，杜甫便写下此诗，开导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前来打枣。

诗人先从以前自己怎样对待邻居老太太打枣一事说起：“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因连年战争，老太太家破人亡，孤苦伶仃，无儿无食，所以诗人对扑枣一事以前从不阻止。首联既是开导吴郎，又表达

了诗人对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的深切同情。

邻居寡妇因不满吴郎的做法而向杜甫诉说此事，诗人怕吴郎对老妇人产生误会，所以耐心地开导吴郎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给老太太带来贫穷困苦，她又怎么会这样做呢，其实即使是这样做，她心里也免不了怀着恐惧情绪。战乱已经给她带来恐惧，我们不能再给她增添新的恐惧感。所以对于她来扑枣一事，不仅不要阻止，而且还应该对她亲热一点。

诗人在颈联又进一步开导吴郎同老太太搞好邻里关系，善待老太太。“即防远客虽多事”是说老妇因见你远道而来，对你并不了解，对你未免看上去好像有点多心，但这是正常的。“便插疏篱却甚真”，可一旦你在草堂周围筑起篱笆阻止她来扑枣，那恐怕她对你就真会多起心来。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诗人用心良苦，惟恐吴郎还转不过弯来，所以在尾联进一步用老太太的凄惨境况开导吴郎。老太太本来已经因为贪官的横征暴敛而一贫如洗，现在又碰上这兵荒马乱，想到这些她常常整天以泪洗面，她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还怎能忍心阻止她来扑枣呢？

全诗娓娓道来，节奏舒缓，虽是如话家常，字里行间却隐藏着深沉的悲痛，反映了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

的痛苦生活。

夏于全

《又呈吴郎》杜甫

——〔清〕马骥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写于大历三年（768）。这年春，诗人携家眷从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出峡，准备北归洛阳，因兵乱而飘泊于江陵、公安、岳州、衡州一带。这年冬，诗人从公安到了岳阳，在登游岳阳楼时，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登岳阳楼》诗。诗中描写登楼所见的壮丽景色，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从前早就听说过洞庭湖水浩淼无边，今天终于有幸登上了这岳阳城楼。诗人开篇直抒以前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向往，并表达此时登临的欣喜之情，似乎为全诗定下了欢快的基调，其实不然，这不过是欲抑先扬而已。时局如此动荡，连年飘泊流离，一向忧国忧民的诗人哪有闲心去观光赏景，这表面的欢乐之中，蕴含着更为深沉的痛苦，一“今”一“昔”两个字便是窥破诗人此种心境的玄机。既然早就

听说洞庭湖的美名，为什么早年不来，其实很简单，早年为功名而奔波，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求索，却仕途不顺，寄人篱下，困居长安十年，直至四十四岁才勉强得到了一个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如此失魂落魄，哪里又有心情去千里迢迢登岳阳、游洞庭。安史之乱爆发，诗人一路迁徙流转，飘泊不定，因躲避战乱而不得已流落至此登上了岳阳楼，却以“有幸”口吻言之，这表面的轻松下隐藏着多么巨大的沉痛，所谓“有幸”即是天大的不幸。诗人之所以以如此轻描淡写的口吻道出来，实则因为饱经痛苦煎熬的人对这种痛苦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已觉得没有说痛苦的必要了。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坼：裂开。乾坤：指天地。此联大意即：洞庭湖把吴楚两国划分开来，东面为古吴国，南面为楚国。湖水浩淼无际，整个天地和日月星辰都像是漂浮在湖水中一样。此联气象雄浑，意蕴深远，既写洞庭湖包容万象的广阔襟怀，又寄寓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坼”、“浮”二字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一一对照，顿给人以不安之感。安史之乱刚刚平息，而藩镇割据继之而起，大小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江山社稷有被“坼”之危险。“乾坤”喻指国家形势，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天灾人祸的交相攻击下，“乾坤日夜浮”事实上喻指的是岌岌可危的国家形势。“一切景语皆情语”，此联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对

国事的万分忧虑。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长年飘泊，亲朋好友音信全无，自己老弱多病，一路上流落江湖，只能以孤舟为家。此联写诗人孤独的漂泊生涯。反映了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持续不断的动乱岁月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创伤，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孤舟”二字紧承“老病”，形象地刻画出诗人贫病交加的处境。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北边关山战火至今还未停息，靠着窗轩，想到这动乱的岁月还将继续下去，禁不住泪涌如流。按：代宗大历三年（768）八月，吐蕃不时侵扰灵武、邠州等地，代宗命郭子仪统兵五万屯奉天防卫。边疆告急，诗人有心杀敌，无奈已老病孤身、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以眼泪来寄托自己对时局的伤痛。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的优秀诗篇。前半段写景，寓情于景，通过分吴裂楚、吞吐日月的气象，突出了洞庭湖的浩瀚壮阔，但烟波浩淼的气象中却蕴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焦虑。后半段抒情，抒写自己的身世之感，在身世之感中表达了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将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安危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爱国主义这一诗歌主题。全诗对仗工整，用韵谨严，前后映衬，浑然一体，正如黄白山评论此诗说：“前半写景如此阔大，五六自叙如此落寞，诗界阔狭顿异，结语凑泊极难。转出‘戎

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夏于全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
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
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
且脱佩剑休徘徊！西得诸侯棹锦水，
欲向何门趿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
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时杜甫客居荆州。“短歌行”是乐府的一种，歌声较短。“郎”是对青年男子的称呼。司直：官名，主要职责是纠劾官吏。王司直将赴四川，在江陵和杜甫相遇。杜甫为他送行并赠诗。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飞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且脱佩剑休徘徊！”斫地：砍地，是舞剑的动作之一。拔尔：帮助你，开导你。抑塞：被压抑而心中郁闷。磊落：英伟不平凡。豫章：乔木名，这里指大树。跋浪：在浪中奔驰。沧溟：指大海。徘徊：指舞终缓步沉吟。这五句的

大意是：王郎饮酒至兴处，拔剑起舞，慷慨悲歌。王郎你且莫如此伤怀，我能帮助你排遣内心的压抑和郁闷，重现你英伟不凡的才能。只要有奇才，定会像大树随风舞动那样搅动日光，又会像鲸鱼在大海中飞驶一样冲波斩浪，充分得以施展。现在你且收起你的剑不要再惆怅沉吟。这一部分是作者对王司直的安慰之词，劝他不必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英雄总有用武之地。

“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跼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西得诸侯：指得到西蜀大官的聘任。锦水：即锦江，岷江支流。棹锦水，此处指受器重，如在锦水中扬帆行驶。跼珠履：拖着饰有珍珠的鞋。据史载，战国时春申君的上等门客皆跼珠履。仲宣楼：楼名，在江陵，杜甫在此送别王司直。三国时著名诗人王粲字仲宣，曾在荆州登楼作赋，江陵属荆州，所以有以仲宣命名的楼。青眼：指器重的目光。吾子：对对方尊重和亲近的称呼。眼中之人：为作者呼唤王郎之语。这五句诗的大意是：你此次入蜀是得逢令主，必将被委以重任，怎么还徘徊歧路慨叹英明之主难逢呢？眼看着正是春意盎然之时，我以欣赏和器重的眼光望着你，我老了，但你风华正茂，前途是很光明的呀。这一部分表达了作者对王司直的送别之意和期望之情。为他指明了方向，并勉励他趁着少壮有为之年，及时努力，作出一番成就。

全诗十句，每五句为一段。诗歌语言诚挚恳切，对年轻的王郎既有劝慰又有勉励，充满了老年杜甫对晚辈的关切之情。

朱立春

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此诗是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冬杜甫流寓岳州时所作。当时西湖一带大小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权门奸商乘机私铸恶钱，残酷盘剥人民，广大人民背井离乡，卖儿鬻女。诗人有感于时事和人民的苦难而

即景抒怀，写下了此诗。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云：语气助词、无义。罟：网。莫徭：楚地之少数民族，因其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名莫徭。桑弓：桑木制成的弓。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时值岁末，常常是北风呼啸，潇水、湘水及洞庭湖都被白雪覆盖。渔父在寒冷的天气里捕鱼，渔网都被冻住了，莫徭人的桑弓拉得嗡嗡作响，在射杀天上的大雁。这四句描写了渔民和猎户们的痛苦生活：天寒地冻，却仍要捕鱼打猎。

“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厌：饱、腻。杼柚：织布机。茅茨：茅屋。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去年米价高，军粮供应不足，今年米价低，农民种田毫无收益。那些高官显贵们吃腻了酒肉，而农民们的织机上、茅屋里早已被搜刮一空。这一部分描述了靠耕织为生的农民们的痛苦生活。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楚人重鱼不重鸟：据《风俗通》载：“吴楚之人，嗜鱼盐，不重禽兽之肉。”鬻：出卖。租庸：按唐时的租庸调制，每丁岁纳租粟两石或稻三斛，叫租；每丁岁役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不能应役纳绫绢絁每日三尺，叫庸；每户年纳绢二匹，絁绫各

二丈，棉三两，叫调。这四句诗的大意是：楚地之人喜爱吃鱼而不喜欢吃禽肉，你不要再枉自射杀那南飞的大雁了。而且听说贫苦农民为了还租庸，不得不忍痛割爱，纷纷卖掉自己的孩子。这四句诗表现了唐代赋敛之重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私铸：私铸假币。刻泥：用陶泥刻成钱模子。好恶：指好钱和恶钱。蒙：蒙混、蒙骗。这四句诗的大意是：往日严厉捕捉私铸钱币者，现在允许用铅铁的假币混杂在青铜中牟取暴利。更有甚者用陶泥刻成钱模子来造假币，好钱及恶钱混在一起相互蒙骗。这一部分揭示了当时度量衡制度的混乱，一些非法商人私铸钱币来牟取暴利，使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万国：天下。画角：一种军队乐器。这两句的大意是：全国的城头上到处都有士兵在吹画角，曲声凄凉、哀怨，绵绵不绝。诗人借用士兵城头吹画角来结尾，用乐曲的凄凉、哀怨来表现人民生活的悲惨和诗人内心的悲痛，富有感染力，流露出诗人对时局的忧虑。

全诗以朴素明快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所闻所见，着重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劳动的艰辛和统治阶级的剥削之重：一方面是达官贵人骄奢淫逸，巧取豪夺；一方面是广大人民妻离子散。写得极为概括和深刻。通过两个

阶级生活的对比，对腐朽的高官显贵作了有力的揭露，对广大人民的不幸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朱立春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杜甫亦于这年去世，因此此诗被后人视作杜甫创作的最后一首七绝。诗中描写了旧友重逢的情景，抒发了诗人无比沉痛的家国兴亡之感和身世飘零之悲。李龟年：唐玄宗时有名的歌唱家，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载：“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之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为人歌数阕，座中人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夔州准备北归洛阳，遇兵乱而流落两湖一带。大历五年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与李龟年相遇，穷途相见，他乡遇故知，对两位当世奇才来讲，亦是一大幸事，于是抚今追昔写下了这首千古脍炙人口

的七绝。

“岐王宅里寻常见”，岐王：即唐玄宗之弟李范，爱好文学，善结纳文士。这句是说当年在高朋满座的岐王宅第里经常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歌声。岐王是玄宗之弟，声势显赫，等闲人物岂能入他府第，而李龟年却经常成为他府第上的坐上客，成为众宾云集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名气、才艺和人品之受人推崇之至由此可见一斑，此句写当年诗人亲眼所见的名噪一时的李龟年。

“崔九堂前几度闻”，崔九：指中书令崔湜之弟崔涤，与唐玄宗关系甚为密切，被唐玄宗任命为秘书监，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此句是说在崔九豪华的高堂大厦里也好几次听到你超群绝伦的演唱。崔九是朝中的又一显赫人物，是文武百官的代表，李龟年受如此众多显赫人物的青睐，其声名之盛、恩遇之隆也就不言而喻了。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如今正是江南风光美好之时，真庆幸在这落花时节还能与你这样的知音相遇。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更何况是阔别几十年的知己。两人见面自然是喜从天降，但喜极悲来，遗憾也自然流露出来，虽是故友重逢，但喜过之后，看着彼此孤苦伶仃、穷愁潦倒、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怎么能不心生感慨呢？“好风景”极言知己相逢之喜，

而“落花时节”又大煞风景，烘托出二人处境之悲。诗人不愧是大手笔，将这一喜一悲之情全都隐藏在了这字里行间的最隐微处，让人乍一读来根本无法发现。

短短四句诗反映了时代的沧桑，人生的巨变，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诗的上联写开元之际李龟年声誉之隆，经常出入于皇亲贵戚、达官贵人家演奏歌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元盛世的兴隆气象，使人回想起当年笙歌竟日、曼舞终宵的欢乐升平的情景。下联实写眼前相遇情景。风景虽好，而人事已殊，飘泊流离，形同落花，今昔对比真是不堪回首，诗人将全部的感慨都寄托在了这景物描写之中。“落花时节”象征着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及诗人与友人飘泊流离的生活，极为含蓄蕴藉，前人评论此诗说：“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托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于正声，直不屑耳。”看来清人邵子湘说的“子美七绝，此为压卷”不无道理。

夏于全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时杜甫滞留潭州，距其逝世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夔州，准备回老家洛阳，但因时局动荡，亲朋离散，北归的时间无望，只好以舟为家，先后在湖北以及湖南的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漂泊，并终老舟中。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佳辰：即小寒食，寒食节的次日。此日亦禁火寒食。强饮：勉强饮酒。隐几：靠着桌几。鹖冠：用鹖鸟毛为装饰的帽子，多为隐者所戴，此指其穷困、衣衫褴褛。“春水”两句：言诗人于春来水涨之际，在船上如同浮在天上云间。这四句先写诗人当时的境遇，次写其身居舟中的感受，从中可反映出诗人的穷困、潦倒及老迈多病。这四句的大意是：适逢寒食节，我强打起精神来饮酒，但酒力仍抵不住饮食的寒冷，靠在桌几旁边戴着鹖冠，衣衫褴褛又面容憔悴，瑟瑟发抖。春水初涨，感觉船好像飘浮在天上云间似的，晃晃悠悠令人眩晕；老眼昏花，岸上的花木看上去就如

同在雾里，难辨其真相。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娟娟：美丽的样子。幔：船上所张的帷幔。直北：即正北。这四句言作者在船上所见及所思。前两句一近一远两个场景，是美丽、令人愉悦的画面，后两句却由眼前景转入心中思，由喜转愁，与开头四句相照应，但作者并不止于自伤，其担忧的仍是国家的安危。这四句诗的大意是：船上很寂静，布幔闲卷，偶尔会有一两只飞舞嬉戏的蝴蝶从此经过；在那江水急流之处，一群群轻盈的江鸥在上下翻飞。青山苍茫，白云悠悠，四顾辽阔无垠，往正北长安的方向望去，不禁牵动起我的万千愁绪，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这首诗写诗人以舟为家、四处漂泊时之所见所思和所感。此时其穷愁潦倒，寂寞苦闷，而且年迈多病，即使偶尔苦中作乐，愁苦亦挥之不去。但字里行间却依然流露出了对长安对时局的关心，仍不辍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永远盘桓于诗人心中，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这首诗在对自然的描绘中更显深沉蕴藉，在对穷困的叙述中又不失其坚定的信念，充分显示出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朱立春